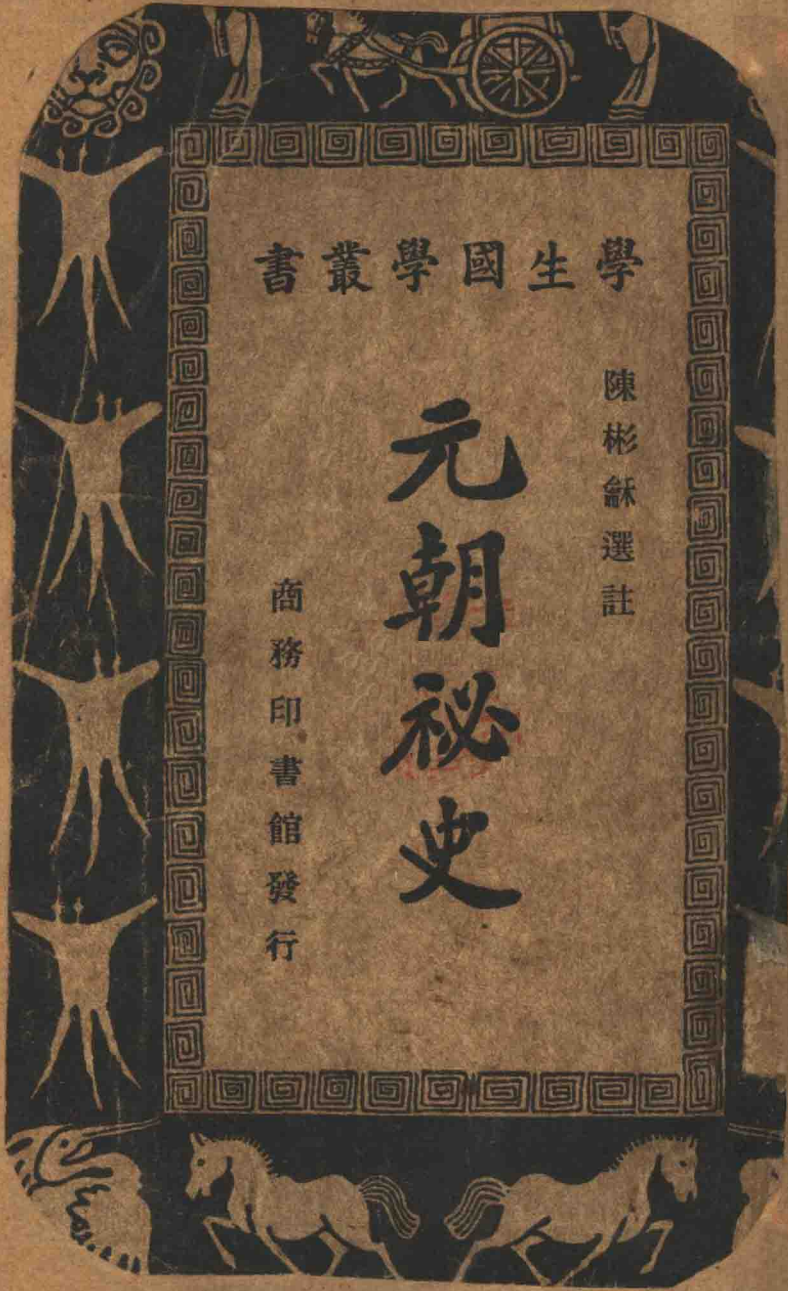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陳彬猷選註

元朝秘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

元

朝

秘

史

編輯主幹

王雲五
朱經農

選註者
陳彬龢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序

(一) 本書的命名

元祕史，又叫做元朝祕史。丁謙甫說：

「張氏名種字石州平定人清乾隆時人以前，皆稱元祕史，並無朝字，至連筠篔本，錢大昕從

永樂大典「元」字讀寫出後經張穆借仁和韓氏影鈔本與原本校對而刊入叢書者謂之連筠篔本始曰元朝祕史，恐非原文。」

見地理考證凡例

這本書從明清以來，研究的人，煞是不少。有的是注重地輿方位，有的是注重繹名繙音，有的是注重氏族支派，文字事實等攷證，興高采烈，當時竟成了一種風氣，他們在這一書裏所費去的精力，真值得紀念呢！但這本書是從蒙文

譯出來的，因為研究的人，多數不諳習蒙文，關於攷證方面，不能直接和原文對照，又不能通英、日等文，以致也無從旁證，這卻是研究本書者的一大缺憾。不說別樣，單就本書的原名說，它本來是叫做「忙豁侖紐察脫察安」，他們看了，卻不明白，累他們費了不少的疑猜。這八個字，原在卷首的標題下，分注作兩行，右爲「忙豁侖紐察」五字，左爲「脫察安」三字。錢大昕的鈔本，大概是爲了不懂，所以索性也刪去了。顧廣圻于里於影元槧本祕史之首，見此八字，跋云：

『必是撰書人所署名銜，而少詹

錢大昕

本無之，當以此補正。』

見顧氏思適齋文集

元朝祕史跋

葉德輝也說道：

『此本乃從元人舊鈔本影寫，故與楊刻迥然不同，卷首標題下，分注二行，左「忙豁侖紐察」五字，右爲「脫察安」三字，猶存撰書人名銜，楊

刻全脫，則不知書爲何人所撰矣。」葉德輝元朝祕史序

這全是估猜。李文田雖有人說他精於漢、蒙、滿三合音之例，沈惟賢跋元祕史注但只也知道三合音，他的注解是：

『按「忙豁侖」卽蒙古氏也。「紐察」其名，或與脫察安同撰此史；或紐察，乃脫察安祖父之名。脫察安，蒙以爲氏。』見李文田元朝祕史注卷首

也是估猜；不過比較進一步罷了。他自己很相信估猜的不差，所以還說錢大昕本無撰人名氏呢；其實都是隔靴搔癢，何嘗搔著痛癢處？丁謙對於這八個字，也曾下了一番研究，說道：

『余觀通行本元朝祕史，均無撰人名氏，惟顧千里思適齋文集有跋，言於廬州張太守處，見影寫元槧本卷首標題下，有分注兩行，右曰「忙豁侖紐察」五字，左曰「脫察安」三字，謂必是撰書人名，此說極確。案「忙豁」爲蒙古轉音；「忙豁侖」卽祕史蒙文所云「忙豁勒」也。西域史稱爲「蒙

兀勒，波斯人稱爲「蒙兀里」，均其轉音。「紐察」其氏。祕史人名，每有連氏呼之者，如阿勒壇合察兒卽其例。如是，則「脫察安」非撰書人名而何？余因知元史所謂「脫卜赤顏」者，卽「脫察安」亦卽指脫察安所撰之祕史。攷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付諸史館。」又虞集傳：「文宗命修經世大典，集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斯哈雅等曰：『脫卜赤顏，事關祕禁，非可令外人傳寫，從之。』」觀此，可知脫必赤顏，書名，亦人名也。以其書初本無名，故以撰書人名名之。」

史作者
人名考

元
諡

這可算比較的精確了，但終未能得其真面目。「忙豁侖紐察脫察安」這八個字應譯做「蒙古祕史」，而不應譯做「元」或「元朝」的；後來不知怎麼用了今名，我覺得很不妥當。蓋所謂「元」或「元朝」只能包括從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到順帝脫脫的時代，而元祕史中的記事，是專述元朝

沒有入中國之前，太祖、太宗的事跡。從太祖位成吉斯汗在二十七年到世祖，還要經過太宗位阿闐台在十七年、定宗位曩由在五年、憲宗位蒙哥在九年。這幾朝，共計差不多有五六十年，直到至元八年十一月，才定國號爲元。太祖、太宗的時候，那裏可以稱做元朝？

爲什麼叫做祕史呢？原來這書是記錄太祖以來的實事，毫無避諱的。就本書的內容論，其中確有許多所謂干名犯義及不名譽坍塌的等等事情；例如開首第一段，就說狼和鹿傳種，道件事居寄在他的蒙兀兒史記中以爲是翻譯之誤蓋未開化的民族大都以獸命名，如古代中國的夔龍禹舜近代人民的虎鳳鸞燕都是本道種觀念而來蒙古語謂「蒼狼」爲「孛兒帖赤那」(Birtechino)謂「白鹿」爲「豁埃馬蘭勒」(Gomara)男子名，狼取其雄武，女子名鹿取其柔馴，初翻譯祕史的人誤以人之名狼名，鹿者以爲是真狼真鹿，很不合事實，蓋翻譯者的程度很不行，所以攪差了寡婦生兒子，收嫂爲妻，殺弟報怨，太祖父也該被人毒死，太祖母係奪的人家有夫之婦，太祖妻曾被蔑耳乞(Merkeit)人辱污，才生了朮赤(Tuchai)太子等等事，不一而足，這就是叫做「祕史」的惟一原因。

(二) 本書的原文

這本書在永樂大典中，是漢文與蒙文對照本，錢大昕從永樂大典中所抄出的，也是漢蒙對照本，張穆抄本，是單行的漢文本，已經沒有蒙文，此後所刻，便只有漢文了。現在雖只有蒙古語，漢字音譯之本，而原文當是用蒙古國書之委兀兒 (Orghun) 字所寫。蒙古初無文字，及太祖鐵木滅乃蠻 (Zaimans) 時，始用委兀兒字記蒙古語。委兀兒就是唐之回紇，或即回鶻高昌爲其古地名或譯作輝和兒畏吾兒畏兀等受捏思脫離派傳教師 (Nestorian Missionaries) 之教化，早用文字。元太祖四年，西紀一三〇三 委兀兒國主降於蒙古，從此以後，委兀兒的名士，仕於蒙古而爲文臣的很多。於是委兀兒字，便成了蒙古的國書。照這樣看來，元祕史必是用委兀兒字所寫無疑。至於作者，當亦係委兀兒人呢。見本書的

日人那珂通世，謂蒙古語爲阿爾泰 (Altaic) 語系，其文法與日本語相近。又謂蒙古起於窮荒大漠，故其語爲一種原始純樸之處女語，可謂無外來之影響。因蒙古在原始時代，獨處在窮荒大漠之中，和外國交通，一定很少，蒙古

語，所以自然爲獨成體系的言語。但這可僅限於未交通前，及言語方面，後來交通了，不但文字是借高昌書以行詔令，言語也就很受了外界的影響。單就中國說，從漢語音轉而成的，就很少。這種新字，是從印度語和西藏語假借而來，是原始蒙古語所沒有的。所以蒙古文字，可以列成一個方程式如下：

蒙古文 = 蒙古語 + 兒語 + 印度文 + 西藏文

這純係一種混合體的文字。原始蒙古語，不受外來影響；至此，則所受的影響，可就大了。現在我們要問這部元祕史的原文，後來曾否用這種混合體的新文字來轉寫？據新元史世祖本紀說：

『六年，西紀一二月乙丑，頒新製蒙古字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書，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也。我國家創業朔方，政尙簡古，未遑製作，凡文書皆用漢字及畏兀字，以達本朝之言。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方闕，其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事達言

而已。自今以後，凡璽書頒發，並用蒙古新字，仍以漢字副之，其餘公式文書，仍咸其舊。」

世祖六年，是西紀一二六九年，才頒布了這種新文字，而元祕史是成於鼠兒

年七月，鼠兒年，是屬子，

元祕史地理考證作戊子日人那理通世成吉思汗實錄緒言作庚子李文田注元祕史亦作庚子詳載本書

的作者在節中其時在太宗十二年，宋理宗嘉熙四年西紀一二四〇年那時候所寫的元祕史，自然是

純粹畏吾兒文。但世祖既造了新字，元祕史又是國家的脫必赤顏，自然要把它轉寫成新字的本子，那是無可疑的；不過那珂通世說：

「借高昌書以製蒙古字云者，借委兀兒字，稍加增損而已，非別作蒙古字也。故元史不稱蒙古字，而稱畏吾字。又畏吾得直稱爲國書者，因畏吾字

即蒙古字也。」成吉思汗實錄緒言

此說畏吾字，似乎即蒙古字；然既說借委兀兒字稍加增損，那已不可說是純粹的畏吾字，所以我疑惑初滅乃蠻時的元祕史，是純用委兀兒字著的，到元

世祖頒了新文字，一定要用新文字轉寫一下；新文字和委兀字不同處甚多，因爲它曾假借了西藏、印度的字體不少；否則太祖時，已採用了委兀字，世祖現在又何必命國師重造？又何必曰頒布？一定是變更得很多了。那珂通世又說道：

『世祖時，命西蕃聖僧八思巴作蒙古新字，頒行天下；但新字不便，未能通行，故此書指元祕史之原字，當不至於改成新字。』

照這樣看來，元祕史，從前是由太祖初滅乃蠻時，由委兀兒人用委兀兒文所做的，只有一種，到了後來，有了蒙古新字的本子。至於蒙古語的本子，也許是先有蒙古語的片段記錄，不過不完善，或者可說簡直不成個東西，後來卻另有人修正了一種純蒙古語的本子，因爲當初他們既有了語言，必定也有一種雛形的文字，去記寫它們的語言。徐霆云：

『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

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卽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只有二十一個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國者，只有漢字。』

上邊所說的回回字，就是畏吾兒文字。差十馬，刻十刻，可說是他們本國文字的雛形，就和中國古代的結繩、書契，差不多，後來漸漸進化，也許有些微的事蹟記載罷。彭大雅黑韃事略云：

『其事書之以木杖，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這是我的推測，蓋當時像元秘史那種類於神話的事實，傳說的一定很廣，自然有些人把他簡單的記下來，到滅了乃蠻之後，才用委兀兒文，著了一本詳細的秘史。蒙古語的本子，恐怕就是這書的後身或前身，草莽於畏吾字本子以前，而完成於畏吾字本子以後，這許是理想中應有的事呢。

以上這幾種，都可說是原始本的原文。蒙古語的本子最早最不完善，或是等滅了乃蠻之後，加過修正，才成了正式的本子。畏兀兒字的本子，是滅了乃蠻後做的。蒙古文的本子，用八思巴所製的新字寫的最遲。這三種，都可說是原文，後來翻譯的書，大概都是根據這三種原文。

(二) 本書的原始本與修正本

在本書的原文節中，曾說及本書在蒙古有三種原文，但其內容是否一樣，這卻很難知道，現在暫且不管。不過這一部元祕史，卻是東西各國研究元史的原料，那是大家公認的。東方根據的是元祕史、親征錄等書；西方根據的是拉斯特和多桑的譯本。東方是根據脫必赤顏，即脫察安或脫卜察安 (Tobchiyan) 西方是根據波斯伊兒汗國的黃金史 (Altan Depter)。黃金史譯名叫「阿勒壇迭卜帖兒」，也是出於脫必赤顏，所以東西距離雖遠，名稱雖不同，而所根據的，卻是同出一源。

就我們所知道與元祕史體例、內容、有點相似的一類書，在中國方面有聖武親征錄、聖武開天記、蒙古源流；在日本有成吉思汗實錄；在西洋方面有拉斯特 (Rashid) 的蒙古全史、希米持 (Schmidt) 的蒙古源流、德 (俄人譯) 文以漢譯為帕拉的烏斯 (Palladius) 的元祕史、俄 (俄人譯) 文以漢譯為據 等書。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元祕史與親征錄、開天記、蒙古源流、黃金史，這幾種書的相關之點和它們的異同，並尋出它們的淵源來。

蒙古的國史，叫做脫必赤顏；即元祕史是親征錄、開天記的來源，也就是黃金史。又譯做的來源。且讓我分開來慢慢的證明。

黃金史 (Altan Depter) 是十三世紀波斯人火者拉斯特哀丁 (Khoja Rashid Eddin) 火者清作和卓美號不是名所根據的一部書。他生於一二一

四七年，曾歷事合贊、合兒班答諸汗，後來因罪被殺。他曾做了一部札米伍特

台白克力克 (Djamiut Jewarikh)。札米伍特意為金字台白他這書係參考

皇室祕密紀錄之所謂黃金史者而成。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註說：

『拉施特，自謂親見本朝譜牒史冊，依據成書；今以元史親征錄、元祕史較之，則尤與親征錄爲近，用知親征錄實由脫必赤顏譯出。當時金匱副本，必然頒及宗藩，否則夷夏異文，東西異地，何以不謀合若此？』

日人那珂通世在成吉思汗實錄的導言中說：

『波斯之阿勒壇迭卜帖兒，猶言黃金史，最寶貴，有大臣守護之，拉施特亦得閱，蓋卽中國之親征錄。』

所謂譜牒，卽指金冊，而金匱副本，卽脫必赤顏之所寫。所以脫必赤顏，就是金冊；也就是祕史。原來「紐察脫察安」是書的實名，「阿勒壇迭卜帖兒」是書的稱號，好像春秋是實名，稱號作麟經，詩經是實名，葩經是稱號。照這樣看來，拉施特的全史，是根據黃金史，而黃金史，就是親征錄。親征錄呢？係由脫必赤顏譯出，都是名異實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的東西。

親征錄這書，按四庫全書提要的雜史類存目，是這樣說：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史記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書疑即當時人所撰上者。』

若說他是出於脫必赤顏，那也很有趣。它們以為元祕史末條載明大聚會著，鼠兒年寫畢。鼠兒年，屬戊子，或作庚子，詳後。太祖歿於丁亥，次年大會諸王公，議立新君；該書就是這年做成。可知做書的人，猶及事太祖，凡就記載，大半出於親見親聞，故確實可信。若親征錄，開首即稱「烈祖神元皇帝」，曾太祖。父萬不律這諡號，到世祖至元三年，才加的；又稱拖雷世祖父，為太上皇，這書必定是在世祖以後所作，否則那裏會曉得這些諡號呢？

那珂通世說：

「拉斯特著蒙古全史，即札米伍特台白兒力克一書，其詳備雖非親征錄可比，然其

中敘事，亦有與親征錄符合之處。親征錄之敘事，與拉斯特全史相類處尤多。又此二書之敘事，皆似本於蒙古祕史之處不少，然則二書皆爲閱過祕史之人所作，而親征錄決不如提要所言，爲時人所撰上者無疑。

錢大昕氏考太祖「聖武」之謚，乃至元三年所上，「烈祖神元皇帝」也是世祖至元三年所加。假若親征是中統年間所上，在中統四年，怎麼會曉得這些謚名呢？可見親征錄並不是中統年間所上，蓋當時雖訪問太祖事跡，不見得立時就有人撰上。親征錄是出於脫必赤顏，後邊還有說明，不過在此處，要先解答上面幾個疑問。親征錄語意專主頌揚，稱「烈祖神元皇帝」稱拖雷爲太上皇，這自然是譯者加上的尊稱。譯者是察罕，親征錄就是開察罕天記理由見後在仁宗時代，那許多謚法，爲尊君起見，自然要把他加上去；我們不能因爲稱號不同，就說親征錄不是出於脫必赤顏。

按元史虞集傳云：

『明宗在位，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書其事於脫必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蓋脫必赤顏，本來是紐察脫必赤顏的略稱，後來卻仍有脫必赤顏，是元代歷朝的國史；不過親征錄的記述，是元祕史中的事跡，自然不能疑惑他是後代的所謂脫必赤顏。但前代既有脫必赤顏，元祕史後代修脫必赤顏的，必定要和前代的事實聯貫，做成一樣的體例；親征錄所根據的，也許是後人修改的一種脫必赤顏呢？可惜仁宗時代，前後的脫必赤顏，都不傳於世，否則至少也可一比較其行文體例呢。總之。我雖說這一番話，而親征錄，無論是根據前代或後代，原本或修正本，他總歸是譯於脫必赤顏，確不是當時人重新編訂。

何秋濤自序其校勘經過云：

『方隅之顛倒，名氏之舛誤，年月之差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

此可知今本親征錄，實何氏拼湊而成。又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未若今日

之有年表，有世界年表，有中西回史日歷等書，可使著述者的檢查。秋濤述文字僞誤，校勘困難之原因曰：

『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雜，重譯未通，官號改更，巧歷不算，遂使本一事而前後複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

從這樣看來，這本書已非昔日之真面目了。我們讀親征錄的人，斷不能因為這幾個「疑問」，就說親征錄不是出於脫必赤顏。要知道，這正是察罕譯此書的困難，或後來何秋濤等人校訂此書的變通辦法呀。據此種種，親征錄準是出於脫必赤顏，而比較拉斯特的全史譯出要來得遲。

從祕史譯出的開天記，今已絕無所聞，而親征錄又不知何時所出，並且親征錄的名字，也不見於元代書籍內，故從親征錄之內容，似以祕史為藍本的一點看起來，親征錄恐怕就是開天記，或開天記就是親征錄的前身。開天

記之所以變做親征錄，大概是傳寫時把標題誤改了。那珂通世也是這樣的主張。所以開天記或親征錄，是同出於脫必赤顏；不過因為親征錄天或記開乃拉斯特全史所根據的是兩種刪改不同的元祕史，拉斯特所根據的，刪改較少，故其內容比親征錄詳備。親征錄因為出來較遲，所根據的刪去已多。

按拉斯特全史，係根據黃金史，照這樣看來，黃金史那一定是修正本了。我們只要將拉斯特的全史，親征錄，和現在的元祕史原本，一比較其異同，就知道黃金史刪去了一些什麼事跡。

錯異之處以末卷爲最多，我們從這方面推想，可以曉得全史和親征錄，必非原始本的祕史，一定另有其他的修正本；黃金史就是其一。照這樣看來，現在的原本元祕史，是原始本；黃金史是修正本了。爲什麼要修正呢？細看全史、親征錄和祕史不同的地方，也就可以明白。

也速該被毒死之事，係因諱而刪。母子貧乏之狀，殺弟之事，被囚虜之事，

妻被奪之事，都因為是太祖的恥辱而刪。父事王罕，與札木合結爲兄弟，得二人之援等事，因其有以仇敵當恩人之嫌而刪。至於太祖十三翼之戰，改敗爲勝，其理不言而喻。翰難林的宴會，太祖自鬪，因不合於帝主的身分而改。增加詰責王罕之辭，無非是要加重他的罪名。省略札木合之末路，因其牽涉幼時親交的問答。親征錄證注中，曾一一論及，也不必多說了。

在刪改時的心理，無非是要抬高太祖的身分，然結果反把大英雄的真面目埋沒了，累得我們費去了不少的精神去疑猜。

有人問：「親征錄既然是開天記，那末，開天記是在元仁宗時蒙古人譯出的，比較祕史的譯出，要早六七十年，祕史是在明洪武十五年左右譯出何以明朝譯出的祕史，筆墨要比元人譯出的親征錄文字要俚俗得多，像個初譯本呢？」要回答這問題也不難，我們要曉得，明初修元史的情形了。明初修元史，因爲明人不懂蒙古語，那時很靠着蒙古和色目人的助力。顧炎武的日知錄和鄭曉的吾學

編四夷考，都說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和編修馬懿亦黑等用華言解釋蒙古語言，編成華夷譯語一書；火原潔馬懿亦黑，都是色目人。

馬懿亦黑是色目中

的，回回至火原潔則不知是色目中的何種人。而其時恰在洪武十五年，今祕史之繙譯，也在洪武年

間，詳本書的譯本節中的所以元祕史的繙譯，既沒有人懂蒙古語，自然要請蒙古人或色

目人去做這工作，說不定就是這些色目人所做，也許是合理的估猜罷！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元祕史筆墨的俚俗，自然是應有之事，這是不必奇異的。至於親征錄呢？雖然是出於元仁宗時，又出於蒙古人察罕之手，筆墨反而要來得好，就要曉得元朝入關後，很摹效中國的文化，仁宗是注重中國儒學的，察罕又精漢文，同時又有虞集那些好手，居翰苑文學之職，繙譯時，自必經過他們的潤飾；因此所以親征錄雖先出，而譯筆很清順，祕史後出，就反而俚俗了。

總起來說，元祕史和黃金史，都是脫必赤顏，前者是原始本，後者是修正本，親征錄就是開天記，這書和拉斯特全史，都是根據於脫必赤顏的修正本。

所以體例、內容，都很相近。但修正本也不僅一種，所以全史和親征錄雖同是根據於修正的脫必赤顏，而也有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本節的大意。

(四) 本書的作者

這部書，在中國方面的讀者，他們幾乎都誤把「紐察脫察安」這五個字，當爲作者的姓名；像顧廣圻、葉德輝、李文田、丁謙等人，都是這樣說的。「紐察脫察安」既然是書名，不是人名，那麼，做書的人，又是誰呢？這問題，可就難答覆了。

在此地，我且先考證作書和成書的年月。據元祕史末段的原文，有這麼一段記載：

『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刺勒朶羅安索勒
答合失勒斤扯之間，幹耳朶思』

今本無以上十七字原本亦無丁謙說是照元槧本校補文廷式於李注祕史亦有此按

語按其漢字音譯本有此數字此爲 地面處下時，寫畢了。』

他的漢字音譯及漢字意譯是：

『也客(大)忽鄰勒塔(聚會)忽里周(聚着)忽髓合納(鼠兒)只勒(年)忽蘭撒刺荅(七日行)客魯冽(河名)訥(的)闊迭額阿刺(地名)命(的)朶羅安(七)孛勒荅合(孤山行)失勒斤扯克(地名)豁身兒(兩)札兀刺(間)斡兒朶思(宦)保兀周(下著)不灰突兒(有時)必赤周(寫著)倒兀思罷(畢了)』

可見譯文太簡略，原文本有那十七個字的意思。阿刺勒意，即河中島。闊迭額爲洲名。朶羅安索勒荅合是島名；可譯做「七孤島」。斡耳朶思，本義爲亭，或帳殿；又爲宮衛之名；猶漢語行宮也。斡耳朶，乃太祖四行宮或稱四斡耳朶之大者。蒙古的國會，或大聚會，及新君卽位，都在此地。草木子曰：

『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斡耳朶，及崩，卽架閣起，新君立，

復自作斡耳朶。』

見李注
史眉批
秘

這一節原文的大意，就是說：

『鼠年七月，大聚會時，在魯客漣河闊迭額洲七孤島與失勒斤扯兩地間的行宮中寫畢。』

在蒙古文漢字音譯中，實尋不出「此書」二字的意義；原文爲「此書大聚會著」，當係意譯；但「忽里里」是「聚」字的意思，「周」字，是語助詞；例如「那都兀勒周」著教築「者惕古周」著當「必赤周」著寫卻不能譯作「著述」的「著」字。本節原文末尾，既譯有「寫畢了」，起首不應再有「著」之一字，很容易令人誤會；好像是說，此書係「大聚會時」戊子年太宗即位前一年起始著，至鼠兒年太宗十二年方寫畢。要知道，這是作者自己述明成書的年月和地點，我國人外國人作文作書，都常有此例，並不是像丁謙說是「忘卻更改的。」丁謙的注解說：

『至祕史寫畢，即在鼠年七月，是此卷所紀太宗事實，必成書後始附入』

之，而「寫畢了」三字，遂忘卻更改耳。」

這一節話，看來卻不甚明白，上文雖多，又與此無關，他的附論元初漠北大勢一文中，還有兩句話：

『觀第十五卷末一條，有此書於太宗卽位前一年七月寫畢語，則其人逮事太祖可知。』

他的人名考又說：

『案秘史末條，明言大聚會著，鼠兒年寫畢，鼠兒年，戊子也。元太祖歿於丁亥，次年大會諸王公，議立新君，書卽成於是年。可知作秘史者，逮事太祖，凡所記載，大半出於親見親聞，故確實可信。』

我看了這才明白，他老是弄錯了；把語助詞「著」字，當做「著作」的「著」字看了。真是大錯特錯；我且來一一的辨正他。

大聚會年，就是鼠兒年，庚子西紀一四〇太宗十二年。會期，原文雖未載明，然若

照丁謙說是戊子的鼠兒年七月已寫畢，則假定會期就是正月間，籠統只有半年功夫；要知那時人的作文技能，不見得像近人這樣快，並且又沒有參考書籍，事跡複雜，作者又是外國人，作者是畏兀兒人詳見下恐怕不能於此短時間內，就能脫稿。而且那時太宗還未即位，即位年方太宗當國的事，怎麼也記載在內？雖可以說是後來加入，但此時原文，究竟是止於何處，卻很難處置。丁氏、李氏的祕史，都分作十五卷，那是後人的隨意分割，詳本書的卷數考節的毋庸議及。鼠兒年的記事，卻在續集卷二當中，第十頁是不能中斷的，也不能說鼠兒年後，計四頁是後人所續。太宗即位，在牛兒年，已丑八月離開鼠兒年有一年多，後面且有「兔兒年」卯辛的紀年，要照文體說，果真是戊子年寫畢，這鼠兒年寫畢的一節話，自應把他寫在續集二卷第十四頁間；然熟讀十四頁十五頁等處，實沒有可以作個結束的地方；並且前面已有了辛卯的紀年，後面怎麼可以再加上鼠兒年的紀事？這是很不可通的。縱然照丁謙說是「於成書後，太宗命人附入。」那麼，

附入的人，也應把紀年改一改，不應如此不通；或者儘可把太宗的事，寫在鼠兒年一節的後面，也未嘗不可，何必硬行插入，不顧紀年的不通？總之，此書大聚會著，根本把個「著」字讀錯，因之誤庚子年爲戊子年。

並且他把「大聚會」太看重，以爲只有太祖崩後議立新君的大聚會，而不知別時也有大聚會也。按輟耕錄云：

「元朝每宴諸大臣，謂之大聚會。」

據此，則此所謂大聚會，安知不是太宗時的大聚會呢？元秘史本文也有句云：

「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每於百姓處科斂，不便當。」

這可知聚會是常有的事，可說年年都有，沒有甚麼奇特。要照丁謙說是太宗卽位前的大聚會，一定要太祖、太宗兩代，只有那麼一次大聚會，別時都未聚會過，方妥洽；若別時也有大聚會，則大聚會不能成爲專門名詞，指定他是太宗卽位前一年的大聚會。

到此或有人問：「大聚會雖未指定是太宗前一年，照你說當時太宗崩的前一年了。但那時曾否有過大聚會呢？」我說，大聚會是常常開的，本不算什麼一回事，前面已說及。但曾否有過大聚會，親征錄無記載，不能作爲旁證，否則不成問題了。親征錄的末節是：

『丙申，入和林城宮。冬十二月，曲出闊端等，克西川。丁酉夏四月，築掃鄰城。秋八月，仿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十一月，犬獵。初七日，還至地名月惑哥忽蘭，與太宗紀之錄病。次日崩。壽五十六，在位一十三年。』

這地方很有毛病，前記己丑卽位，至丁酉十一月初八日卽崩，才搭頭十年，那裏好說是在位一十三年呢？太宗四十三歲卽位，五十六歲死在位十三年。而且丁酉是雞兒年，離開

鼠兒年還有三年，太宗是牛兒年崩，辛丑這可知親征錄是差了；但不是原來的差。因爲這書的本身，曾經散佚過，這書是重拼合起來的。參閱本書的原始本與修正本節所引何

秋濤親征錄校正自序及張稷序何校親征錄的兩段話其中從丁酉以後，脫略了己亥、庚子、辛丑的紀年

和紀事，可知所脫略的事跡必不少，又安知沒有鼠兒年的大聚會在內呢？總之，元秘史是可信的，所紀的鼠兒年七月，就是太宗崩的前一年。

至於續集二卷的下半卷，計四十餘頁我不知道何以要附入在內？脫必赤顏，

本來是歷代的國史，要是如那珂通世所云：一篇末載有太宗數語，必太宗直命使臣所書。見成吉思汗實錄緒論那儘可書在後面，或另成專書，何必插入呢？

「寫畢了」三年，丁謙說是忘卻更改，不知何意？殆以爲太宗卽位前一年已寫畢，此應刪改；但我覺得卽照他的解釋，亦無刪改之必要。且此三字，爲本節之主要說明語，無「寫」字，則連閱上下文，不知鼠年大聚會在某某地，係作何事；爲文意明爽計，「畢」字亦不可去，丁謙此說，殊令人納悶也。

他爲要證明元秘史作者和親征錄作者，其實編譯者是是不同時，故說著作作者曾事太祖，所記事實，均親見親聞；其實他也太拘泥了。若說作者是太宗時人，書也成於太宗時代，其間相距不過十三四年，作者未必就不能逮事太祖呀！

總之這部秘史，下筆的年月是無文獻可考，我們只好闕疑，似不必勉強代他造出個出處來；惟就情理上推測，這書的編成，決不是一二年的事，或在太祖末，太宗初便下筆，亦未可知也。這書的寫畢，已明白寫在書末，不再說了。據我們所曉得的，蒙古起初沒有文字的，就是到了太祖的時代，雖已有語言，文字的雛形，或正在發育著，然決未完全。一直到太祖滅了乃蠻（Zungar man）時，才用委兀兒（Orghur）字，記蒙古語，據元史塔塔阿統傳云：

「塔塔阿統，畏兀人，精於其國之文字，見重於乃蠻之太陽罕，令掌金印錢穀。乃蠻滅時，塔塔阿統懷印潛逃，卒被擒。太祖詰之曰：「太陽之人民疆土，悉已歸我，汝攜印將何往？」答曰：「守印，臣之職，將求故主而授之耳。」太祖曰：「此忠孝人也。」遂問之曰：「此印何用？」答曰：「出納錢穀，任用人材，皆以此爲信驗。」太祖竟留此人於左右。此後發勅，始用印章，仍命此人掌之。又問曰：「汝深知本國之文字乎？」塔塔阿統悉以其所知對，稱旨，

遂命教授太子諸王。

本文係由成吉思汗實錄緒論中譯出

從這部書看來，蒙古人用委兀兒字以寫蒙古語，當始自此時。又按顧氏日知錄之餘卷四，華夷譯語謂：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語。』

高昌就是委兀兒的古地名。所謂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者，大概是把委兀兒字稍加增損，與蒙古的文字雛形混合起來，所以元史不稱蒙古字，而稱畏吾字；畏吾字可直稱爲國書，蓋畏吾字就是蒙古字，蒙古字就是畏吾字是差不多的。所以元祕史的原文，是用委兀兒字寫的，是用不着懷疑的。至作者呢？我想當也是委兀兒人，據那珂通世說：「自從元太祖四年，西紀一委兀兒國主降蒙古後，委兀兒之名士仕於蒙古而爲文臣者甚多。」因此，所以委兀之字，纔成了蒙古的國書。雖然，太祖曾命塔塔阿統將委兀兒字教授太子諸王，然

不見得就能精通，可以著書，所以這書的作者，仍以歸之委兀人，較爲妥當。有人說：「這書是成於太宗十二年，自此回溯到太祖四年，差不多將近二十年，委兀兒的文字，教育，似可普及，初不必說只有委兀兒人能寫此書。」但教授委兀兒字，太祖時，只限於太子諸王，普遍的實施此種文字，還不知始於何時。太子諸王，未必能擔任這些伏案寫書的事體罷。而且這書，雖係太宗十二年方寫畢，然其下筆時，決不是在太宗十二年前的一二年，比較還要早。據丁謙一般人說，作者曾親事太祖，所以紀太祖的事能如此詳細，從這方面看來，自教授委兀兒文字起，到著元祕史止，其中施行時間，實在還未久，一定尙未能成熟。所以我要說這書定是委兀兒人的手筆，並且這委兀兒人，還是元初的官吏，因爲這書的末尾，是明明寫着在斡耳朵中寫畢的，斡耳朵，是帝王的行宮，所以再證之於「委兀兒名士之仕於蒙古而爲文臣者甚多。」這句話，頗有些映帶。我這估猜的，雖缺乏直接的證據，然從這些旁證和理論上說起來，也許

離事實並不甚遠呢。

(五) 本書的譯本

說到譯本，當以國界文字爲經以譯者爲緯；因爲這一部發祥於窮荒大漠的著作，卻對於史學上有極大的貢獻，所以很引起了世界上一般史學家的注意。他的原始本，在東西各國，可算是大半已有了譯本，譯者之多，也就可想見了。我且來大概的說一說。

(甲) 中國譯本

中國譯本，據丁謙何秋濤，那珂通世等說，元秘史一直到明初洪武年間，才把他譯成漢文。但顧廣圻在他的思適齋文集元朝秘史跋中說：

『元朝秘史載永樂大典中，錢竹汀少詹家所有，即從此出，凡首尾十五卷。少詹聞桐鄉金主事德輿有殘元槧本，分卷不同，囑彼記出，據以着錄於元史藝文志者是也。殘本主事嘗攜至吳門，余首見之，率率未得寫就，近不

知歸何許，頗用爲憾。去年授徒廬州府晉江張太守處，見影元槧舊鈔本，通體完善，今年至揚州，遂慫恿古餘先生，借來覆影此部，仍命校勘，乃知異於錢少詹本，不特分元朝祕史十卷續集二卷一事也。」

看這一節記載，明明是說殘元已有了槧本，並且還有影元槧的舊鈔本。元時既有了槧本，元時必已有了譯本。

這以上的兩方面說話，誰是誰非，真不易評斷，不過從理論上，事實上，去設想，去推考，脫必赤顏既是元朝祕密的國史，在元朝一定是不能公開的。仁宗時察罕雖曾翻譯了一本開天記，征即錄觀但已把許多事跡避諱了不少；我們在虞集傳上有這麼一段記載：

「明宗時，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實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實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必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

必赤顏，非可令外人見者。」遂皆已。」

可見當時的脫必赤顏，連外人也看不到，不要說翻譯出版了。從此地，我們可以推想在元朝勢力之下，那狼和鹿傳種等等的一類說話的書，決不能發現在民間，而有所謂殘元槧本，殘元足本，影元槧鈔本。那時的流傳，當只有察罕等翻譯的一般聖武開天記，聖武親征錄，帶頌揚色彩的書籍罷。

我們再從本書的名稱來研究罷。這書假定是元代已有了通行的譯本，他的名稱，至少要帶些尊崇元室的色彩，加上「皇元」或「大元」類如黃金史這類的美名稱，不應很直率而倨傲的，叫他爲「元朝秘史」。雖然可以說這名稱是後人改的，然他本來的名稱，又叫甚麼呢？所以這都是叫我們不能相信，明代以前已有了元秘史的譯本的理論。

丁謙在秘史的凡例中曾有一段說：

「然明初修史諸公，不見此書，則亦有故，以此書至洪武十五年，始由內

府發出，命人翻譯，知前此尙無傳本也。

不過既是十五年已由秘府發出，而修元史實在洪武二十三年，修史諸公，似可看見此書了。並且顧炎武的日知錄，鄭曉的吾學編，四夷考，都有一種類似的記載，大概說：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懿亦黑等編類華夷譯語，帝以前元無文字，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行天下，乃命火原潔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備。復取元祕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布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此時已取了元祕史做參考，是不是已譯成漢文？又是一問題，但修史諸公，至少也應該曉得有此書了。在此地，我們只好引那珂通世的一段說話了；那珂通世說：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宋濂、王禕等奉勅修元祕史，時所謂金匱之書，悉入於祕府，而元代所謂法不得傳於外，三十三朝實錄，亦皆從北京祕府而移於南京祕府。則原本祕史，修正祕史，及歷朝續修之祕史，應皆入於明人之手。然而當時史臣，無解委兀兒字、蒙古語者，故修史之際，不能用蒙古文書作參考。』

這些話，卻是有見地的，蓋華夷譯語是先編，其所謂參考元祕史，蓋尙係未曾譯爲漢文的原本。因蒙古書籍無多，元祕史是本老書，天文地理的名詞很多，所以把他做個根據。有人說，這時祕史或已稍稍翻譯，但以理測之，雖少有翻譯，亦很簡陋，因爲火原潔等的目的，在考類蒙古語言，而不在研究蒙古史，所以我們拿今譯本的元祕史來看，計譯成三項：一項是蒙古的字音，用大字印。二項是每一個名詞的漢字譯意，用小字印在漢字音譯的旁邊。其三項方是總譯。把一段的大意，總譯成漢文，也是用小字印的。我們單讀音譯，固然

莫明其妙，就是讀字講還是不能明白他的意思；一定要讀第三項的總譯，方能明白。說到此地，我們還要作進一步的疑問，就是爲甚麼音譯倒特別注重，要用大字印，其餘字譯、總譯，反用了小字？可知此書的翻譯，其目的不在研究元史；其目的在研究蒙古古語音和語意；並且他那漢字音譯的旁邊，還註着「中」舌「合」等字。其餘還有些譯音，如「勒」「黑」等字，有時都是偏寫，這都是注重切音的明證。假若他目的是在研究蒙古史，又何必這樣考究去譯音？現在譯外國書的，幾曾見將外國文的讀音，也詳細譯出來呢？這就和中國從前學英文的漢字音譯英文書一般無二。再者，我這裏還有可以證明的事實；今漢文譯本，對於人名、地名、部落名的重複者，其總譯只舉其一，其他只用「等」字去代替，又或用「幾人」「幾部」的字樣去省略人名、地名、等的複寫。我們在本書末尾的總譯和音譯略一比較，就可看出來了。請參閱本書的作者節

所以說譯這書的目的，只在研究蒙古古語音語意，是很有可能性的。並且那個

第三項的總譯，也許在洪武二十三年後，方始加入，因為當時只注目在華夷譯語，自不必總譯其大意。那麼明初修史諸公，當時或已見此書，而因不諳委兀文，又因編訂元史，時間匆促，未暇參考此書，也是合理的估猜罷。

好了，關於譯者和譯者時間，我們可以就此作個結論了。元祕史是明初洪武十五年着手譯的，其後始加以補訂，加上了一個總譯，至本書的譯者呢？初着手的，自然是這些懂得蒙古文的色目人；像火原潔和馬懿亦黑這班人，至於總譯呢？也脫不了這些人，但時間要略遲些，起碼要在洪武二十二年之後。

至於聖武開天記是察罕在元仁宗時譯的。太祖實錄是元成宗大德七年翰林國史院奏進的。皇元聖武親征錄有人疑他是元世祖中統四年，因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乃當時人所撰上的；其實這書就是開天記，在本書原始本與修正本節中，已詳細說過了。蒙古源流是蒙

古人撒囊撒辰台吉台吉本係太師太右意爲太師所著，係清乾隆時勅譯的。以上的幾種書大抵都是脫胎或根據於元祕史的修正本的，體例都很相近。因爲我們這節是研究元祕史原本的譯本，也不必詳說了。

(乙) 外國的譯本

在俄國方面，有帕刺的兀思的譯本。僧正刺的兀思 (Palladius) 他曾居住在北京好久，曾把長春真人西遊記譯成俄文，這書是和元祕史很有關係的。他起初譯的元祕史是根據連筠蓀本，在譯本的前面，還加了一篇序論，書中還加有註釋。又做了一篇成吉思汗家族系統圖，譯名叫做「成吉斯汗之古蒙古故事」，在西紀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揭露在北京之俄國傳道使命之報告第四卷中。後來他在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又得了一部蒙古古文漢字音譯十五卷的明槧寫本，方知道從前所翻譯的漢文本，係從此蒙古文本摘譯而出。所謂十五卷的明槧寫本，就是和阮元所說「依舊鈔影寫」的同係一本，這一

部譯本，沒有標題，脫誤的也很多，沒有十二卷的好；但帕刺的兀思，深通漢文與蒙古語，不難按照蒙古原文，一一校正十五卷之誤，使復其舊。大抵清代研究元祕史者，都說十二卷本是元槧本，就是錢大昕氏那樣的有研究，也還不知原譯本與今譯本的分別呢。所以他疑十二卷本爲脫必赤顏，而入於藝文志中；不過帕刺的兀思早已曉得他是明譯明槧，所以這本十二卷的元祕史原譯本，現在還藏在珀帖兒不兒古大學的圖書館內呢。頗自捏也富 (Pondneyev) 氏，精於蒙古語學，他計劃將此書之原來形狀，即以漢字寫蒙古音譯之形狀加以俄文的註釋出版，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年已將序文及本文用石印印出，先發給學生，現在當早已完成他的事業，可惜我不懂俄文，不能拿俄文書籍來參考，也許他們已有了很多的研究呢。

我們再說波斯人的譯本罷。在十三世紀下半葉，波斯哈馬丹 (Hamadan) 有一位學者，叫做火者拉斯特哀丁 (Khoja Rashid Eddin) 火者清作和哀美號非名也

丁爲信奉
教理之人

他生於一二四七年，曾歷充合贊

阿魯
子魯

合爾班答

合贊
之弟

諸汗，後來

因爲有罪，被殺了。他曾做了一部札米伍特台白兒力克

(*Djami ut Tewa-*

ikh)的書。

譯意爲
全史

他這書，是參考皇室祕密紀錄，所謂黃金史(*Altan Depter*)

者而成。書用波斯文字。所謂黃金史，即脫必赤顏，不過他所根據的，是修正本的脫必赤顏，所以有許多的事蹟不詳，我在本書的原始本與修正本節中，已詳細的說過了。他這書內容，是記述蒙古先世的來源，開拓的形勢，及太祖一生的事蹟。他對於定宗，憲宗以後還有紀述，不過很簡略。因爲他是合贊諸汗的官吏，所以對伊兒汗國從旭烈兀太祖之孫到合贊的紀事，倒很詳細。所以這書的全部，不都是譯自脫必赤顏；但其紀述蒙古先世，及太祖事蹟，確是根據脫必赤顏元秘史的。所以這書的一部份，一般元史學學者，都承認他是元秘史西在方最早的譯本。其餘西方各國所著的蒙古史也很多，如法人哥比爾(Gaubil)所著的成吉思汗及蒙古諸王朝史 (*Histoire de Gentschiscan et*

les royaume des Mongols) 和多桑 (D'Ohsson) 的蒙古史 (Histoire des Mongols) 英人霍渥兒特 (Henry H. Howorth) 的蒙古史 (History of the Mongols) 奧人華爾甫 (Wolf) 的蒙古史 (History of the Mongols) 這類的書，雖都和元秘史接近；但他都不是秘史的譯本，所以也不必多事證引了。

在日本方面，那珂通世曾有一本成吉思汗實錄，係在明治四十年

緒清光三

一十三年西紀
一九零七年

出版的，他的內容是和元秘史一樣；不過他比較要詳細些，有數

處和元秘史原譯本不大同，不知他是根據什麼本子所譯；但據他自己說：

『成吉思汗實錄爲我翻譯之元初舊史，其原本，即藏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之元朝秘史寫本也。』

又說：

『明治三十二年，文廷式關崇來遊時，鹿角之內籐湖南在東京，請廷式歸

國後，以蒙文秘史，寫寄一部，余亦望切。廷式歸未久，拳匪亂起，音信久絕，三

十四年之末，忽託人寄到哀然六大冊之寫本於大阪湖南家，湖南即僱鈔胥抄寫一部送東京，即今之高等師範學校之藏本也。」

可知他們譯本，是根據中國的譯本，不過我們知道，那珂通世對於蒙文是很有研究的，他的成吉思汗實錄，所以要比中國的譯本詳贍些，當是他照蒙文漢字音譯，把他校補了一番；因為我前面曾說過中國的譯本，第三項的總譯，是有許多簡略的地方，用「等」字「幾人」「幾部」這些字樣的，那珂通世都照漢字音譯，校補進去了。所以他這部實錄，雖不是直接從蒙古文譯來，但他曾在蒙古漢字音譯上下了番工夫，也可以代表在日本的譯本了。

(六) 本書的式樣

元秘史的蒙文原本，所謂脫必赤顏，我們沒有看見過，在現代蒙古本部，是不是還有此種收藏，他的方式是怎樣，我們也不得而知。我現在要敘述的，就是在中國的譯本式樣。

這本書既是明初譯出，那麼，永樂大典所收的本子，自然是明本；但當時所傳刻的，恐也甚多，所以發現卷數不同的兩樣傳刻，一種是正集十卷，續集二卷。一種是十五卷。而永樂大典所收的，爲十五卷的本子。說者大抵以爲正集十卷，續集二卷，是部最古的本子；而十五卷的本子，是重刊本，以意分併。這些話，恐也不盡然，我當在本書的版本與卷數中，詳細討論，本節中，我僅述明本書的式樣。我現在就把這兩種的本子分開來說一說：

十五卷的本子，只有譯文，第三項的總譯而沒有漢字譯音和漢字譯意。據李文田自己說：

『永樂大典本，凡十五卷，殘元槧本分卷不同；今據連筠、篠本爲主，即錢少詹所授從大典出者也。陽城張敦仁本，從元槧足本影出，作十卷，又續二卷；今以錢校本爲主，而記其異同於題目之下。』

所以他的刻本，是分作十五卷的。他曾加了註釋、考證、分節插入，在書眉上，還

附印着小字眉批，是從他本搜羅而得，與本文可以作爲互證的。正文每行二十一字，頂格寫，註釋、考證，每行二十字，均低一格寫。每半頁十行。其卷首一二兩頁，和卷一的首頁，在頁縫間，印着「漸西村舍」四字，卷首兩頁，是附錄的四庫全書總目蒙古源流提要一首，阮元續提要一首，又顧廣圻秘史跋一首，這是十五卷本子大略的式樣。上海文瑞堂石影本，就是把這書影印的。丁謙的地理考證，松江袁氏等的刊本，也沒有漢字譯音。有漢字譯音的本子，現在只有東方圖書館的光緒戊申九月葉氏觀古堂據影抄元足本的本子了。據葉德輝的原序說：

『此本，每段由原有語言，譯成文字，再由文字，譯成文句。以全書考之，楊刻於譯成之文，雖無節刪改竄，而無原譯之語言，未免失之簡略，殆大典本如此，咎固不在楊也。其實語言文字，相輔而成，草創潤色，義各有當，就史裁論，但得譯成文義，即可供編撰之資；以譯書論，不得原譯語言，安知譯成之

文句，不有出入增消乎？故此本之貴，又不僅在分卷不同，及有撰人姓名已也。原本每行長今工部營造尺七寸六七分至八寸弱不等，寬五寸八分。今據縮刻，於行款無所改易，書中原有線橫記，一仍其舊，其原硃線，則刻爲雙行白線，以示分別。硃線者，人名也。墨線橫記者，字音之長短斷續也。皆較楊刻爲詳。世不乏通重譯之人，或據原譯，推得其原音，其糾正元史之誤謬者，當不僅錢氏大昕考異所載數事而已。

他記述這書的式樣和說明漢字譯音的重要，深中肯綮；我現在再把這本子的首節抄在下面，做一個榜樣。

元朝秘史卷一

忙魯命紐
察脫察安

名 皇帝的 根源

成吉思合罕訥忽札兀兒

上天處 命有的 生子的 蒼色 狼有

迭額列騰格理額扯 札身阿禿 脫列克先孛兒帖赤那阿主兀

舌 舌 舌 舌

妻他的 慘白色鹿 有來 水名 渡着來了

格兒該亦訥 豁埃馬蘭勒阿只埃 騰汲思客禿勒周亦列罷

中 舌

河名河的 源行 山名 行 營盤做着

翰難沐漣訥帖里兀捏 不喃罕哈勒敦納 嫩禿黑刺周

舌 舌

生子的 人名 有來

脫列克先 巴塔赤罕阿主兀

舌

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於艱難

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

着。產生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

這書的行款，沒有一定，大字漢字音譯每半頁五行，小字總譯每半頁十行，而每行的下面空白處甚多。

(七) 本書的版本與卷數

祕史是沒有元槧本的，前面已說過；但所謂殘元槧本，影元寫本，至少也可以代表明初的一種刊本。我們在現代遇着這許多不同的版本，我們就可想到明代以來傳刻之多了。那本是真正的原刊本，那本是假的刊本，這卻不易分辨。

明永樂年間所纂輯的永樂大典，網羅古今書籍，所以祕史也收錄在十

二「先」之「元」字韻中；在永樂大典中是有漢字音譯的，錢大昕從永樂大典中所抄出的，也是有漢字譯音的；到了張穆的本子，就只單有總譯了，這是爲簡省鈔寫及篇幅的關係。本來漢字音譯，是爲研究蒙古語文的；參閱本若研究蒙古史者，只須讀總譯就夠了。我們殊不必因此而說他是誰真誰假，在這上面是尋不出分辨來的。

永樂大典現在是很難看着了，不過錢少詹的本子，是出於大典，張穆的本子也是出於大典。曾借仁和本子校過韓氏我們從這兩本，可以曉得大典所收的是十五卷的本子，沒有譯名。忙豁命紐察脫察安八字他爲什麼是十五卷的呢？據那珂通世說：

『此書紙類頗多，故收錄之際，因便而加以分割耳。』

明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中，收有元秘史十二卷；明文淵閣的書目的「字」字號中，也說「元秘史一部五冊，又一部同」；又說「秘史續稿一部

一册，又一部同。」這是東方圖書館的藏本了。但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謂，千頃堂文淵閣之秘史，并爲闕佚之本，可知阮元只見十五卷的本子，沒有看見十二卷的本子。蓋元秘史在明初雖曾大行。到了明末便很少流傳了；直到清初又風起雲湧起來，看清孫承澤著的元朝典故編年考卷九的秘史譯文小序，就可知道他說：

『元有秘史十卷，續秘史二卷。前卷載沙漠始起之事，續卷載下燕京滅金之事。蓋其國人所編記。書藏禁中。明之文淵閣不傳，偶從故家見之。續錄卷末，以補史所不載。』

四庫全書提要評之曰：

『考其所引，並載永樂大典元字韻中。互相檢勘，一一相同，疑本元時秘冊。明初修書者或嘗錄副以出，流傳在外，故承澤得而見之耳。所記大都瑣屑細事，且間涉荒誕；蓋傳聞之辭，輾轉失真，未足盡以爲據。然究屬元代舊

文，世所罕覩。自永樂大典以外，惟見於此書。與正史頗有異同，存之亦足以資參訂也。」

據此，似乎阮元所見的只有這兩部十五卷的本子，但他又在提要裏說：

『元秘史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其紀年，以鼠兒，兔兒，年等，不以干支。

蓋卽國人所錄云云。此依舊鈔影寫，國語旁譯。』

既然說是十五卷，似卽爲大典本；然又云係依舊鈔本影寫，不說是取自大典，或孫承澤的本子。則大典承澤本之外，還有個十五卷的本子呢。總之，他未得着十二卷的本子。直到了元和顧廣圻，他纔得着了十二卷的本子。

錢少詹從大典錄出的自然是十五卷，金主事的本子，分卷不同，和顧廣圻所覆影的雖不是同一本子，其分卷當相同；蓋自有譯本以來，本只有兩種分卷不同的版本也。這一類的本子，市面上頗不易得，後來葉德輝的刊本，大抵就是從顧廣圻的刊本而出，十二卷的刊本，賴之以傳於世。惟統觀現在刊

本，仍以十二卷本爲少，其原因爲十二卷本無註釋，且漢字音譯，漢字意譯，非讀者所必需，李氏本，丁氏本，及其他刊本，類皆有註解，且止有總譯，便於閱讀。故通行於坊間，並不因十二卷本爲古本，難於搜求的緣故。

我現在且把所有版本，列舉在下面：

永樂大典本

十五卷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所收

連筠簪刻本

張穆所收有譯文無蒙文

錢大昕抄本

顧廣圻校勘本

李文田鈔本

文廷式鈔本

葉氏觀古堂據影鈔元足本刊本

十卷續二卷東方圖書館藏

千頃堂書目所收本

十二卷明黃虞稷所收

明文淵閣書目所收本

五册續稿一册

其書目字字號云「元秘史一部五册又一部同」又云「秘史續稿一部一册又一部同」並闕佚之本此依舊鈔影寫國語旁譯

殘元槧本

十卷續二卷乾隆中金德與藏

影元槧舊鈔本

五册十卷續等一册二卷廬州知府張氏所藏

上海復古書局石印本

李文田注刻本

舊鈔影寫本

五十卷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上海文瑞堂石印本

光緒癸卯夏刻原本在徐家匯圖書館

丁謙元秘史考證

浙江圖書館叢書本

松江袁氏刻本

高寶鑾撰李註補證

十二卷續補一卷

沈曾植鈔本

俄羅斯文譯註本帕刺的兀思 (Palladius) 譯註

日本高等師範學校鈔本

成吉斯汗實錄

日本那珂通世日文譯本

日本早稻田大學鈔本

內籐湖南鈔本

宗室盛昱藏本

帕刺的兀思影明契舊鈔本

十五卷 無標題 今藏於俄京大學圖書館

頗自捏也富 (Pozdneyoff) 俄文譯注漢字原書刻本

光緒癸卯六景拜竹氏題簽石印本

靈石楊氏刊本

道光二十七年秋刊 無註據速筠叢書本

張穆校小本

錢大昕跋小本

山川地名考

十二卷
光緒丁酉仲夏
徐自敘鄭學廬刊成

統計不下三十左右種，真是多極了。

現在我要研究他的卷數了，就上列的版本看來，大概所謂元本，影元槧本，等版本，都是十二卷的，正集十卷，續二卷，分訂成六冊，正集五冊，續集一冊。至於十五卷的刊本，丁謙的地理考證本是分訂着三冊，末後一冊本文只有十四頁，餘爲丁氏所著的作者人名考，及錢大昕秘史跋四頁，丁著大事記十一頁，論元初漠北大勢四頁，凡例四頁，附錄顧廣圻跋一頁，阮元四庫提要一頁，附考四篇，計十四頁，附辨一篇四頁，丁氏自跋一篇三頁，合訂成一冊。所以他的刊本只有兩冊多點。李文田注的刊本分訂成四冊，其分卷起訖與十五卷本完全不同。

這兩種本子何以分卷不同，卻是一個疑問。那珂通世以爲「十二卷本是真本，十五卷本是後來因十二卷本紙書太多，故永樂大典收錄之際，因便

利而加以分割。」這話卻可成立。但阮元的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又說：

『元秘史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此依舊鈔影寫，國語旁譯。』

既說十五卷，似即爲大典本。而又說是依鈔影寫，不說是取自大典，當是大典之外，別有十五卷的本子了。難道這鈔本是從大典鈔出的嗎，抑是大典以前就有分卷不同的兩種板本呢？

我的判斷，以爲十二卷本是對的，因爲在起訖上看來，是十二卷分的比較妥當；十五卷的分卷，確有些欠妥，明明一件事還沒有完結，他卻把他分開了。我也不必舉例，讀者可以自己去把李氏刊本拿來一看。然其所以要這樣分割的，就是因便分割這一句話也足覈回答了。

既然十二卷本靠得住，但爲什麼又要來個續集呢？難道原來只有正集十卷嗎？他至少總有他所以續的理由。這一個問題，我在「本書的作者」節，已說明這書不是一二年所做成。我有幾種推想：

一、作者不是一人，正集十卷，是另一人做。因為述太祖的事還沒有完結，所以有人代他續成，再附加點太宗的事在裏面。

二、「脫必赤顏」是蒙古歷代歷汗的史記，元祕史僅是太祖太宗兩朝的事，作者本有繼續下去，然因他故，只做好了正集十卷，沒有做完。那時想已刊布，後來又想繼續做下去，為欲區別於前十卷，所以把後做的續集又續集對於太宗的事，頗為簡略。當是作者續時年齡已大，只好草草終篇，或是已有散失。

三、草創時代的著作，體例不精，對於後寫時沒有相當名稱，所以隨隨便便叫他做續集。

四、「脫必赤顏」是歷代歷汗的史記，他們的規定，或許是以十卷為一部，太宗十二年後，定宗憲宗等朝，自然還有「脫必赤顏」和他一同訂在一起。不過這書的刊本，是以作者為單位，所以把第二部中的二卷，提出

來和前一部印起單行本來，而後面的只有二卷，所以只好叫他爲續集。五、依照上面所述，歷代的史記，第二部以後已經散失，所以當時只有第一部前十卷流行，到後來又尋着第二部的一些殘稿，所以把他合印來，叫他爲續集。

以上的五種的推想，或有一種是對的，我因得不着正式的根據，不敢說誰是誰非，所以只好列舉出來，以待於研究祕史的大家了。

(八) 本書的註疏家

元祕史從明初譯出之後，當時雖很風行，而永樂之後，坊間很少發現，故當時是否已有註疏者，在今日已爲不可測度的問題。有清代與因研究元史者崛起，元祕史遂復見重於世。惟道咸以前，以之作參考者雖多，而從事註疏者，尙無其人。道咸以後，同光間，研究元史之風益甚；若洪鈞、文廷式、沈曾植、子培諸人，均爲有功考證之人，不過他們——包含張穆、何秋濤以前

的一般人。——的主觀，是在研究元史，而順便注目和解決元祕史上的疑難，故他們都不能說是本書的註疏家。其以主觀眼光而直接註疏元祕史者，只有洪鈞等同時的李文田氏。李氏係廣東順德人，曾爲京官，和洪鈞、沈曾植、文廷式他們，都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李氏的大著，作元祕史注，他們曾予以很多的幫助，而其功尤以沈曾植爲多。元祕史註與元祕史的總譯，合印成十五冊。他的註釋，分散在原文一段或一節一句之間。把關於書中的地理、年代、史實、廣徵博引，考證得十分詳細。不過他也是個不懂蒙文的，所以也誤會紐察脫察安「五字，是本書著者的姓名；這也不能怪他。他其餘的考證，能有那樣詳細，真不能不佩服他用力之勤。在他注文中可以看出他引用書籍之多，計約正史十一種，宋代史七種，金人著述一種，元代史料七種，明代史料十種，清代史料十七種，元人碑碣文字十餘種；我且作個大概的統計如下：

(一) 正史

漢書 後漢書 北史 魏書 舊唐書 五代史 遼史 金史 舊元史 通典 通鑑輯覽

(二)宋代史料

葉隆禮契丹國志 孟洪蒙韃備錄 黃震古今紀要逸編 洪皓松漠紀聞 程大昌北邊備對 徐夢莘北盟會編 謝采伯密齋筆記

(三)金人著述一種

王寂遼東行郡志

(四)元代史料七種

陶宗儀輟耕錄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歐滿原功高昌偃氏家傳 劉郁西使記 邱處機西遊記 聖武親征錄 潘昂霄金石例

(五)明代史料十種

大明一統志 葉向高四夷考 王瓊北鹵事蹟 金幼孜北征錄 鄭曉

四夷考 艾儒略職方外紀 王圻稗史內編 蕭大亨夷俗記 陳仁錫

明世法錄 陳誠使西域記

(六) 清代史料十七種

敕譯蒙古源流 欽定滿洲源流考 錢大昕元史考異 黑龍江外紀

錢大昕遼金元史拾遺 徐松西域水道記 邵遠平元史彙編 圖理琛

異域錄 何秋濤朔方備乘 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 方式濟龍沙紀

略 齊召南水道提綱 方觀承松漠草詩註 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

錄 吳棖臣寧古塔紀略 四夷編年表 顧祖禹方輿紀要

(七) 元人碑碣文字

馬祖常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碑 閻復太師廣平王玉昔碑 馬祖常月

合乃神道碑 閻復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碑 張士觀駙馬昌王阿失碑

元明善忠憲王安童碑 耶律楚材神道碑 以上七種均見元文類 姚燧平章忙兀

△博羅羅碑 黃潛拜住神道碑 黃潛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真碑 虞集

句容郡王世績碑

所以他這部元秘史注，確是個卓然不朽的工作。他注這書的方法，完全是用漢學家的精神。用漢學方法以治經，在乾嘉以來之諸師，翕然同風；而用漢學方法以治史者，卻要算是他的開創呢。所以他在治史方法上，同時也值得人們的推尙呢。

其餘還有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勢考，阮惟和的元秘史地理今釋，及丁謙的元秘史地理考證和成吉思汗編年大事記前三書偏於地理方面；後一書，是關於時代先後的一篇年表。

在外國方面的註疏家，自然要算日人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俄國的帕刺的兀思的元秘史譯註本了。拉斯特的蒙古全史，其一部份係譯的脫必赤顏，所以註疏蒙古全史的，也可算是元秘史的註疏家呢。法人嘉特梅耳

(Guatremère) 他曾把拉斯特的書譯爲法文，且加了註釋；但沒有譯完，僅譯到旭烈兀而止。在一八三六年，載在東方叢書 (Collection Orientale) 中，他的書名叫做波斯之蒙古汗國史 (Histoire des Mongols de la Perse)。俄人貝勒生 (Prof. I. N. Berezin) 是聖彼得堡大學的教授，譯拉斯特的書六冊，但也沒有完，僅成了太祖本紀、蒙古部族考等篇，他的名字叫做拉斯特史記譯 (Translation of Rashid Eddin's History)，可知也曾下了番註疏的工夫的。

(九) 本書的價值

這部書的譯名，是叫做元祕史，雖類似最近坊間所謂清宮祕史、洪憲祕史等書，但這部元祕史，卻與他們迥然不同。這部書在表面上說，日、俄、法、英、波斯等國，都已有譯本，在實際上說，研究元初史學的，誰可以忽略了這一部書？所以讀者決不可因爲他的命名，就以爲他是一種茶餘酒後的消遣品，無聊

小說纔好呢！

我們要曉得這部書的真價值，我們只要看兩個人的說話：一是沈維賢的元祕史注跋，一是錢大昕的元祕史跋，其餘的也就不必繁引了。我且把這兩位的介紹在下面：

沈維賢說：『昔太祖成吉斯汗崛起幹難土兀刺河間，奮其雄略，以鞭笞諸部。北併欽察，西抵富浪，南薄忻都，皆禹跡之所未經，漢唐之所不征。惜哉！武義宏矣，而文辭闕如。翰林集賢，都鈔實錄，而私家所著，若偃氏家傳，玉堂加話，輟耕錄諸書，麓舉厓略，罕得其詳，以移刺晉卿，躬贊王業，軍書旁午，於開創方略，未暇手草鴻篇，昭茲來禋，致金華義烏諸子，撻埴素塗，窘於饌述，乃取聖武親征錄以爲本紀，顛倒荒略，固其宜也。願嘗竊怪洪武時編類華夷譯語，既取祕史以紐合蒙古字，而不聞稽合同異，訂景濂，子充之闕，坐使鴻烈憂然，而祕史亦以不顯，以今觀有元開創之蹟，首尾完具，無逾是編。』

錢大昕說：『元太祖，創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他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爲泰赤烏氏；卽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刺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老溫之父；史旣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刺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篋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求救於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興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

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搠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於「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責，案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郡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刺歸札木合部，與朵魯班亦乞刺思，哈荅斤，火魯刺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隗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於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卽

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顛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

據他們兩位的話，可以知道足以糾正宋、王等元史之誤，足以使後人猶得知元初的故事；他叫做黃金史，他的價值，在研究元史者看來，真是金光璀璨的黃金呀！但他的價值，猶不止此，請畢吾說。

蒙古本身，雖爲一無文化的民族，然成吉思汗崛起漠北，幾十年來，幾混一東半球，版圖之廣，爲從來所未有，所以他的馬蹄所及，在無意中，對於東西文化上給了不少的影響。其主要的效果，就在溝通中西的交通，傳播東西各國的文明。

成吉思汗既打通了東西的阻隔，東西各國的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就在

那裏一天一天的起了對換作用。農產工藝品傳入歐洲；回教，天文歷法，傳入中國。宗教方面有聶思脫里教派 (Nestorians) 傳入中國；而中國的印刷術，羅盤指南針 (Mariner's Compass)，火藥 (Gunpowder)，紙幣 (Paper money)，算盤 (Shan-pan or Arithmetical machine)，紙牌 (Playing cards) 從此就傳到西方去了。所以成吉思汗的立國，在東西各國歷史上，文化上，物質上，都引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們對於引起變化的始祖，其興起情形，怎麼可以不知道？但要知道他興起的真實情形，這五百餘年傳下來的一部元祕史，他都可以告訴你；他告訴你之後，你就曉得他的價值之大了。

十六，五，六日陳彬蘇序於南京。

元朝秘史

目次

- 成吉思合罕的根源從蒼狼白鹿到也速該巴阿禿死……………一
- 從帖木真的幼時到篋兒乞惕之難……………二四
- 從帖木真求救到成吉思合罕即位之初……………四三
- 從札木合結怨到鎖兒罕失刺者別來屬……………六一
- 從秦亦赤兀惕的誅滅到客喇亦惕的軍議洩漏……………七六
- 從成吉思東走到客喇亦惕的王罕的敗滅……………九一
- 從塔孩勇士的恩賞到征伐篋兒乞的……………一〇七
- 從篋兒乞的的敗滅到主兒扯歹的恩賞……………一二二
- 從忽必來受賞到頒布宿衛等服務的勤方……………一三三

從老宿衛大散班等的美稱到蒙力克父子的氣勢消滅……………	一四六
征伐金國……………	一五九
從唐兀惕最後的征伐到太宗十二年的大會……………	一七二

元朝秘史

成吉思合罕的根原從蒼狼白鹿到也速該巴阿秃死

鹿的元祖

當初元朝①人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②的狼，與一個慘白色③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④名字的水，來到於斡難⑤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⑥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⑦。

①朝代名，本蒙古國，姓卻特氏。（舊作奇渥溫氏）宋寧宗二年（一二〇六）帖木真稱帝於斡難河上，號成吉思汗。世祖改國號叫做元。滅了宋，建都燕京。那時疆域東到日本海，南到安南，北到西伯利亞，西盡亞洲，西北跨到歐洲，是歷朝最廣大的境域。入中國後，凡由蒙古（一二七

七——一三六七）爲明所滅。①深青的顏色。②淡白的顏色。③是海，或是大納湖，即裏海。

④今鄂嫩河。⑤今大肯特山。⑥就是蒼色狼和白鹿交感所生的。二十五世生帖木真是稱

大蒙古，稱皇帝。帖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居中國稱帝。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塔馬察生的子，名豁里察兒。篋兒干的子，名豁里

察兒。篋兒干生的子，名阿兀站孛羅溫。阿兀站孛羅溫生的子，名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生的子，名擲鎖赤。擲鎖赤生的子，名合兒出。

⑦蒙古語，是善射的意思。

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吉。⑧歹篋兒干。孛兒只吉歹篋兒干的妻，名忙

豁勒真豁阿。他生的子名脫羅豁勒真伯顏。脫羅豁勒真的妻，名孛羅黑臣豁

阿。他有一箇家奴後生，名孛羅勒歹速牙勒必。又有兩箇好驢馬，⑨一箇答驛

兒馬，一箇孛羅馬。脫羅豁勒真生二子，一箇名都蛙鎖豁兒，一箇名朵奔篋兒

從巴塔赤罕到合兒出是八世

從合兒出到他的曾孫

都蛙微髻
兒的獨眼

下兒罕山
上的遠望

車前的美
女

阿蘭豁阿
的美

干。③

①是元朝的國姓。 ②割去勢的馬，騾音扇。 ③是元太祖的十一世祖。

都蛙鎖豁兒 ①獨額中生一隻眼，望見三程 ②遠地的勢物。 ③

①都蛙，是探路的兵，在馬上能測數里外有無泥水。鎖豁兒，蒙古語，是一隻眼。因他印堂裏有一隻眼，能看遠的地方，就得了這個名。 ②就是三站。 ③就是事物。

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朶奔篋兒干上不兒罕山上去。都蛙鎖豁兒自那山上望見統格黎 ①名字的河邊，有一叢百姓順水行 ②將來。

①就是騰吉思水。見元祕史地理考證。 ②是近。

都蛙鎖豁兒說：『那一叢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個黑車子，前頭有一個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會嫁人呵，索與弟朶奔篋兒干爲妻。』就教朶奔篋兒干去看了。

朶奔篋兒干到那一叢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蘭豁阿，①果然生得

好，也不會嫁人。

○是美女的意思。

那叢百姓，是豁里刺兒台篋兒干一家。當初闊勒巴兒忽真○地面○的主人，名巴爾忽歹篋兒干，有一個女兒，名巴兒忽真豁阿，嫁與豁里秃馬敦○部落的官人，名豁里刺兒台篋兒干爲妻。在阿里黑兀孫地面，○生了這阿蘭豁阿名字的女兒。

○闊勒，蒙古語是河，巴兒忽真，河名。卽巴爾古精河。蒙文多倒裝句，所以把闊勒放在河名的上面。

○是巴兒忽真河旁邊的地方。

○豁里和秃馬敦是兩個部落的名。當是兩部合居，所以牽連

說著。○就是如今俄屬阿連夏河旁地。在巴爾古精東，約二百餘里。

豁里刺兒台篋兒干起來的緣故，爲豁里秃馬敦地面貂鼠青鼠○野物，被自火裏○禁約，不得打捕的上頭，煩惱了。聽得不兒罕山野物廣有，全家起來，投奔不兒罕山的主人，名晒赤伯顏，因此就做了豁里刺兒姓，朵奔篋兒干

豁里刺兒
姓的起原

豁里刺兒
台篋兒干
的女兒

朵奔篤兒
千的兩個

都蛙鎖豁
兒的四個

朵奔篤兒
千向兀良
哈人索得
鹿的燒肉

取了阿闌豁阿爲妻的緣故，是這般。

阿闌豁阿朵奔篤兒干取了爲妻的後頭，生二子：一個名不古訥台，^①一個名別勒古訥台^②。

①灰鼠。②就是自家同伴互相禁約的意思。③據下文當是弟。④據下文當是兄。

朵奔篤兒干的哥哥，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間，都蛙鎖豁兒死了。他的四箇孩兒，將叔叔朵奔篤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去了。做了朵兒邊姓。①

①朵兒邊有四個，因爲四個兄弟的緣故，所以分做四姓。

在後一日，朵奔篤兒干往脫豁察黑溫都兒^①名字的山上捕獸去。於樹林內遇著兀良哈^②部落的人在那裏，將殺了一箇三歲鹿的肋肩肚臟燒著。朵奔篤兒干問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將鹿取下頭，皮帶肺子自要了，其餘的肉，都與了朵奔篤兒干。

換兒牙
兒子的
肉和伯
牙的實

無夫的
爾豁阿
生了三
個兒子
個兒子
他母親
行爲的

○山名。今鄂嫩河南有託索克卡倫，「託索克」和「脫豁察黑」音合，溫都兒山，譯言高山。○種族名。就是晒赤伯顏姓的兀魯孩。

朵奔篋兒干將得的鹿肉，馱^①著回去，路間遇著一個窮乏的人，引著一個兒子行來。

朵奔篋兒干問他：「你是什麼人？」其人說：「我是馬阿里黑^②伯牙兀歹人氏，我而今窮乏。你那鹿肉將與我，^③我把這兒子與你去。」

朵奔篋兒干將鹿一隻後腿的肉與了，將那人的兒子換去家裏做使喚的了。

○背上負物叫馱。音駝。○是朵奔篋兒干的連襟。○是掣給我。

朵奔篋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闌豁阿又生了三個孩兒，○一個名不忽合塔吉，一個名不合禿撒勒只，一個名孛端察兒。

朵奔篋兒干在時，生的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個兒子背處共說：「俺

○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箇兒子。家內獨有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麼？道說間，他母親知覺了。

○朵奔篋兒干死後，阿蘭豁阿每夜夢一奇偉男子和她共寢，天將明就去；這樣經了好久，遂生三子。見蒙古源流。○北方人稱我們叫俺，俺乃去。○丈夫的兄弟。

春間一日，他母親阿蘭豁阿責著臘羊，○將五個兒子喚來跟前，○列坐著，每人與一隻箭箚，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箚束在一處，教折折呵，五人輪著，都折不折。

○冬天鹽漬的羊叫臘羊。○是面前的意思。○上面的折是拗；下面的折是斷。

因那般，他母親阿蘭豁阿說：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個兒子，疑惑我這三個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

『您不知道，每夜有黃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黃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

③說。這般看來，顯④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⑤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

①是進來。②是摩擦，音磨沙。③輕率冒昧的意思。④是明明。⑤平常的人。

訓和合的教

阿蘭豁阿就教訓著說：『您五個兒子，都是我一箇肚皮裏生的。如恰纔五隻箭籥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籥，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住間，他母親阿蘭豁阿歿了。

了康盧的分

母親阿蘭豁阿歿了之後，兄弟五個的家私，①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禿撒勒只、四個分了。見孛端察兒愚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與。②

①就是家產。②分產的時候，僅給孛端察兒有迎鞍短尾鍔鬃貉皮馬一匹，外並未給與他物。見蒙古源流。

孛端察兒的移居

孛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作兄弟相待，說道：『我這裏住甚麼，我自

養育黃鷹

食物缺乏
還要養鷹

放鷹捉鵝

與統格黎
河邊的百
姓交際

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著一個青白色，斷梁瘡禿尾子①的馬，順著翰難河去，到巴勒諄阿刺②名字的地面裏，結個草庵住了。

那般住的時分，孛端察兒見有箇雛黃鷹，拏住個野雞，他生計量，③拔了幾根馬尾，做個套兒，將黃鷹拏著養了。

①脊間有瘡，尾巴毛很少，是一隻病馬。②就是不而罕合勒墩山。「巴勒諄」和「合勒墩」語

音相近。這山在比兒喀嶺東面，山下就是統格黎河，所以孛端察兒住在這山，每日可到河邊百姓處。③就是計算較量的意思。

孛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了。或狼食殘的，拾著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

到春間鵝鴨都來了。孛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著飛放，拏將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掛在各枯樹上都臭了。

都亦連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著統格黎河邊起來。孛端察兒

每日間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孀。○噢。晚間回去草庵子裏宿。

那百姓問李端察兒索這黃鷹，他不曾與。兩家也不曾相問名姓，只這般住了。

○在車臣汗右翼中左旗西南界。○妹是孀的省寫，同奶。

李端察兒哥哥不忽合塔吉，後來順著幹難河去尋他。行到統格黎河邊，遇著那叢百姓，問道：『有一個那般人，騎著那般馬，有來麼道？』

那百姓說：『有個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個黃鷹飛放著，日裏來俺行喫馬孀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翎毛似雪般刮將來。○想必在那裏住。如今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著。』

○就是吹過來的意思。

略住間，望見一箇人來到呵，果然是李端察兒。他哥哥認得，引將回去了。

李端察兒
的哥哥來

百姓的報
告

弟兄同歸

頭領的譬
喻

不解譬喻
的意義

合議襲掠
河邊的百
姓

孕婦被擒
掠

李端察兒點著馬，隨他哥哥行間，說道：『人的身子有頭呵好，衣裳有領呵。』好說了。他哥哥不答應他。

李端察兒再將前頭的言語說了兩遍。他哥哥纔說：『你兩三遍的言語，只是這般說，意思裏如何？』

李端察兒回說：『恰纔統格黎河邊，那一叢百姓，無個頭腦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擄他。』

他哥哥說：『既是這般呵，到家裏去，哥哥弟兄每商量著，卻來擄他。』
到家裏，兄弟每○商量的。教李端察兒做頭哨。○

○和們字的音義相同，以下的每字都是這樣。○軍隊巡邏叫巡哨。音稍。

李端察兒哨到那裏，將他一個懷孕的婦人掣住問他：『你是甚麼人氏？』
有那婦人回道：『我是札兒赤兀惕。○阿當罕兀良合真○的人氏。』

那其餘百姓，他兄弟五個，都擄將回來了。因這般，頭口也有，茶飯使喚的

都有了。

○是名。○是兀良哈的分族。

那懷孕的婦人，孛端察兒將他做了妻。生了一個兒子，名字喚作札只刺。後來札答刺的人氏，他便是他祖。那札只刺的兒子，名土古兀歹。土古兀歹的兒子，名不里不勒赤魯。不里不勒赤魯的兒子，名合刺合答安。合刺合答安的兒子，名札木合。○就做了札答蘭。○姓氏。

○後來的札木合、札木勒、合勒忽都是他的後裔。○即他日與成吉思爲友。後來爲成吉思所殺。

○把札只刺歹的名做姓，和札木合無關。「蘭」和「刺」聲轉，只是一姓，沒有二族。

那婦人，孛端察兒跟前，再生一個兒子，名巴阿里歹。後來做了巴阿鄰。○人氏的祖。那巴阿里歹的兒子，名赤都忽勒。孛闊娶的妻多兒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篋年巴阿鄰姓氏。

○就是巴阿里因爲聲轉的緣故，所以譯字異文。

札答蘭姓
的祖是札
只刺歹

巴阿鄰人
的祖是巴
阿里歹

兄弟五人
分做五姓

李端察兒
的兒子合
必赤和
兀列歹

兀列歹
亦惕姓

兀列歹
亦惕姓

別勒古訥台做了別勒古訥惕姓氏。不古訥台做了不古訥兀惕姓氏。不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不忽秃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李端察兒做了李兒只斤姓氏。

李端察兒又自取○了個妻，生了個兒子，名把林失亦刺秃合必赤。那合必赤的母從嫁來的婦人，李端察兒做了妾，生了個兒子，名兀列歹。李端察兒在時，將他做兒。祭祀時同祭祀有來。○

○同娶。○結束的助詞。如今北京還有這語。

李端察兒歿了後，把林失亦刺秃合必赤將兀列歹不做兄弟相待，說道：『在家常川○有阿當合兀良合歹○人氏的人往來。莫敢是他的兒子？』祭祀時逐出去了。後來做了兀列亦惕姓氏。

○常常的不間斷叫常川。○就是兀良合真種族。李端察兒的外家常有人往來，所以起了疑。

合必赤的兒子，名篋年。○土敦。篋年土敦生子七人：一名合赤曲魯克。一名

合臣。一名合赤兀。一名合出刺。一名合赤溫。一名合闌歹。一名納臣把阿秃兒。

①蒙古語，是多子。

七子的
孫們的
姓

合赤魯魯的子，名海都。海都的母名那莫命。合臣的子名那牙吉歹。那牙吉歹因他性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了那牙勒姓氏。合赤兀的子名巴魯刺台，因他生的身子大，喫茶飯猛①的上頭，就做了巴魯刺思②姓氏。合出刺的子，也喫茶飯猛，喚做大巴魯刺，小巴魯刺，額兒點圖巴魯刺，脫朶延巴魯刺，將這四個名，就做了姓氏。合闌歹的兒子，爭粥飯，無上下，因此就做了不答安惕姓氏。合赤溫的兒子，名阿答兒乞歹，兄弟中間好間諜，③就做了阿答兒斤姓氏。納臣把阿秃兒生二子：一名兀魯兀歹。一名忙忽台。就做了兀魯兀惕，忙忽惕二姓氏。④納臣把阿秃兒自娶的婦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兀歹。一名朶豁刺歹。

①是當時人的諛辭，好像說他是酒囊飯袋。

②是好漢子的意思。

③伺候敵人的間諜，回去報

海都的三子孫們的姓氏

屯必乃子的兩個兒子的合不勒兒子的七個兒子的

告他的主子，叫間諜。④元人得天下，得這兩部族的力居多。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豁兒多黑申，一名察刺孩領忽，一名抄真翰兒帖該。伯升豁兒多黑申生了一子，名屯必乃薛禪。①察刺孩領忽生子，名想昆。②必勒格，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③兀惕④姓氏。察刺孩領忽收嫂爲妻，⑤又生一子，名別速台，就做了別速惕姓氏。抄真翰兒帖該生子六人：一名幹羅納兒，一名晃豁壇，一名阿魯刺惕，一名雪你惕，一名合卜秃兒合忽。一名格格泥格思，就做了這六等姓氏。

①是聰明的意思。②是辦事官，從五品，掌守戍邊堡。③是太子的意思。④是種類的意思。

⑤胡俗：婦喪夫，夫家別的男子就收做妻妾，父子兄弟都不論；他適則人家笑他不能養他的婦。

屯必乃薛禪生三子：一名合不勒合罕。①一名擣薛赤列，擣薛赤列的兒子，不勒帖出把阿秃兒，合不勒生七子：一名幹勤巴兒合黑，一名把兒壇把阿秃兒，②一名忽秃黑秃蒙古兒，一名忽圖刺合罕，一名忽闌，一名合答安，一名脫

翰勤巴兒合黑的子，名忽秃黑秃主兒乞。蒙古語，是忠勇的意思。蒙古語，是小王子。又說

把兒壇把阿秃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秃乞顏，一名捏坤太子，一名也速該。秃蒙古兒

忽圖刺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勒壇。忽蘭把阿秃兒的子也客扯連，有兩個奴婢：一名把歹，一名乞失黎黑。後來到太祖時，

朶延斡惕赤斤。

翰勤巴兒合黑的子，名忽秃黑秃主兒乞。蒙古語，是忠勇的意思。蒙古語，是小王子。又說名薛扯別乞，一名台出，他每做了主兒乞姓氏。

○是太祖的曾祖。○是太祖的祖。把阿秃兒，蒙古語，是忠勇的意思。○蒙古語，是小王子。又說，是小官人。○蒙古語，是無敵的意思。

把兒壇把阿秃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秃乞顏，一名捏坤太子，一名也速該。把阿秃兒，一名答里台斡赤斤。忽秃黑秃蒙古兒生一子，名不里孛闊。于斡難河邊筵會時，將太祖的弟別勒古台的肩甲砍破的，便是這不里孛闊。

○就是元太祖的父烈祖神元皇帝。○用刀斧一類的東西向下劈。

忽圖刺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勒壇。忽蘭把阿秃兒的子也客扯連，有兩個奴婢：一名把歹，一名乞失黎黑。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答刺兒罕。官人。惟合答安、脫朶延兩個無子嗣。

合不勒以
後俺巴孩
接管

俺巴孩被
擊

○蒙古語，是大太子。○是烈祖的從兄弟。○是太祖賜給功臣的號，譯言是一國的長。

衆達達○百姓，合不勒皇帝管著來。合不勒皇帝○雖有七個兒子，都不曾委付。卻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兒俺巴孩管了。

○種族名。在克魯連河以西，色楞格河以東，是元人地，稱達達。○蒙古的酋長，到合不勒始稱合

罕，就是皇帝。

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那邊住的塔塔兒○一種人。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人擊了送與大金○家。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刺合赤名字的人說將回去。說道：『你對合不勒皇帝的七個兒子中間，忽圖刺○跟前，并我十個兒子內的合答安○太子跟前說，我是衆百姓的主人，爲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擊了。今後以我爲戒，你每將五個指甲磨盡，便壞了十個指頭，也與我每報讐。』

○又叫布爾爾池，即今貝爾湖。○今呼倫湖。○今烏爾順河。○種族名。在克魯連河以東是

金人地，稱塔塔兒。⑤金，是國號。金的祖先出靺鞨氏，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俺巴孩被擊，是金世宗大定間事。⑥是合不勒的第四子，阿勒壇的父，太祖從父行。⑦忽圖刺第六子，也叫合答安，所以「我子」來分別。

也速該纒妻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在斡難河放鷹，見篋兒乞氏的人，名也客赤列都於斡勒忽訥。⑧氏行娶的妻引將來。也速該把阿禿兒望見那婦人生得有顏色，⑨隨卽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答里台、斡惕赤斤來了。

①達達的一種。②塔塔兒的一種。③是面貌好。

夫妻分別

他兄弟每來到時，也客赤列都見了恐懼，卽便打著馬，走過了一個嶺，轉過了一個山背，回來到他妻車子跟前。其妻說：「那三個人的顏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你若有了性命呵，似我這般婦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婦人就喚做我的名字者。」說了，就脫下衫兒與他做記念。也客赤列都於馬上方纔接得衫兒，見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來了。卽便打著馬，逆④

詞額命
的
哭訴

著幹難河走了。

○按箴兒乞居西北，也客赤列都從塔塔兒部娶婦回家，到此被奪，所以逆了幹難河走。

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隨後趕也客赤列都，過了七個山岡，趕不上，回來了。將那婦人裹將去。也速該牽著車子，捏坤太子引路，答里台傍著車轆行。那婦人名詞額命。哭著說：『我的丈夫頭髮不會被風吹，肚腹不會忍餓，如今走去呵，怎生般艱難。』哭的聲將幹難河的水，并川裏林木都振動了。答里台幹勒赤斤對那婦人說：『你丈夫嶺過得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頭。蹤跡尋呵，也不得見了。你住聲，休要哭。』因此上將回去與也速該把阿禿兒做了妻。

因俺巴孩合罕被擊時，將合答安忽圖刺兩個的名字提說來上頭，衆達達泰亦赤兀○百姓每，於豁兒豁納○川地面聚會著，將忽圖刺立做了皇帝。就於大樹○下做筵席。衆達達百姓喜歡，繞這樹跳躍，將地踐踏成深溝了。

忽圖刺即
位的筵會

復讐的戰

○就是怎麼樣。○蒙古的一部落。○就是呼爾呼河。○是鬍鬆樹。
忽圖刺做了皇帝，同合答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仇，行了。與闊溫巴刺合
札里不花○兩人廝殺十三次，不曾報得仇。

○塔塔兒部首領。

成吉思汗
生於迭里
溫孤山下

與塔塔兒廝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真兀格，豁里不花等擄來。
那時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妻訶額侖正懷孕，於斡難河邊迭里溫孛答黑○
山下生了太祖。○太祖生時，右手握著髀石○般一塊血生了。因擄將帖木真
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

○迭里溫是河名。「孛勒答黑」是高阜的意思。迭里溫河旁邊有四個高阜。○時在宋高宗紹興
三十二年，即金世宗大定二年（一一六二）。○是蒙古兒童的玩具。獸骨所做。髀音陞。

也速該的
四子一女
訶額侖生了四個兒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溫，一名帖木
格。一個女兒，名帖木侖。帖木真九歲，○時合撒兒七歲，合赤溫五歲，帖木格三

歲、帖木侖女子正在搖車。內有來。

○宋孝宗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一一七〇）。

○篩板圈做兩頭，每頭兩孔，用長皮條穿孔內，外

用彩畫，并懸響鈴一類的東西，內墊薄板，掛在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使不得動，哭則哺以乳，哭着不停便搖，嘴裏念着「巴不力」，好像嗶嗶一類的聲音。

也速該和
薛禪的
相逐

帖木真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他引往母舅幹勒忽訥。氏處索女兒，與帖木真做妻。到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名字的兩山間，遇著翁吉刺。氏人

德薛禪。

德薛禪和
也速該的
問答

德薛禪問說：『也速該親家。你往那裏去？』也速該說：『我往這兒子母舅幹勒忽訥氏索女子去。』德薛禪說：你這兒子眼明面光有。

『我昨夜夢見一個白海青，兩手擎著日月，飛來我手上立。我對人說，日月但曾眼見，如今這白海青擎日月來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我的夢。必是你乞顏人的吉兆。』

德薛禪的
吉夢

「俺翁吉刺家，在前日子裏，不與人爭國土百姓。但有顏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裏教坐有來。」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⑤便看他家道。⑥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裏有個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就引到他家裏去了。

①阿額命的外家。

②兩山在塔塔兒部北界，再向北行，就是翁吉刺部地。

③部落名。在撫州柔

遠縣。見金史地理志。住在那地方的人，因以翁吉刺三字做姓氏。

④那時未做親家，史家追叙的

語言。⑤是一種名貴的鷹，小而俊健，能擒鵝鶩。

⑥那時烈祖的兄忙格禿稱乞顏，所以稱烈祖

也是乞顏。

⑦就是男孩子。

⑧就是家計。是一家生活的意思。

到他家裏，見了他女兒，生得好，也速該心裏喜歡。其女子十歲，大帖木真一歲，名字兒帖。①當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該問他索這女子，德薛禪說：「豈多遍索了與呵便重，少遍索了與呵便輕。大凡女孩兒生了，老在家裏的理無。」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留在這裏做女婿。」兩家相從了。也速

也速該被
塔塔兒民
毒害

也速該的
遺言

該說：『我兒子怕狗，休教狗驚著。』就留下他一個從馬做定禮去了。

○後來就是太祖光獻翼聖皇后。 ○沒有這個道理。

也速該回去，到扯克扯兒①地面，遇著塔塔兒每做筵席，因行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認得說：『也速該乞顏來了。』因記起舊日被擄的冤仇，暗地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馬行到路間，覺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

也速該說：『我心裏不好。我近處有誰？』當有察刺合老人的子蒙力克，就喚來對說：『我兒子每幼小，將帖木真去做女壻。回時被塔塔兒家暗毒害了，我心裏好生②不好，你兄弟每行嫂嫂行照覷③的，你知者，我兒子帖木真快與我取來。』說罷死了。④

○即上文的扯克撒山。 ○很甚的意思。 ○是照顧的意思。覷，音趣。 ○也速該死於至元三年

十月，即宋度宗咸淳二年（一二六六）。

從帖木真的幼時到篤兒乞惕之難

蒙力克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說：『也速該想帖木真好生心疼，教我來取。』德薛禪說：『既是想呵，教去見了便回。』遂引將回去了。

那年春間，俺巴孩皇帝的兩個夫人幹兒伯、莎合台祭祀祖宗時，訶額侖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曾與。訶額侖對說：『也速該死了，我的兒子怕長不大麼道？』大的每的胙肉，分子，爲甚不與？眼看看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呼喚的光景做了也。』

○心上難受叫心疼。 ○就是祭肉。

俺巴孩二
妃的忿怒

祭祖時詞
額侖後到

蒙力克去
迎帖木真
回來

幹兒伯、莎合台那兩個夫人道：『你行○無請喚的禮，遇著茶飯呵便喫。』

謂額命母
子被奪

察刺合的
賈傷

謂額命青
子的艱難

『俺巴孩皇帝死了麼道？』被訶額命這般說。

○你的輩分。

『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第二日起行時，塔兒忽台，乞鄰禿黑，脫朵延吉兒帖等，果然將他母子每撇下了。當有察刺合名字老人勸時，脫朵延吉兒帖說道：『深水乾了，明石碎了。』○不從他勸。起了。又將察刺合老人背脊上刺了一鎗。

○這三句是兩夫人的話。

○含有也速該已死的意思。

察刺合老人被傷在家裏臥時，帖木真來看他，老人說：『你父親收的并俺衆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被他傷了。』帖木真哭將出去。訶額命親自上馬，教人拏了英鎗，領著人去，將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他也不肯停住，都隨著泰亦赤兀惕去了。○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命好生能事，○拾著果子，擲

◎著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帖木真兄弟釣魚

訶額侖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爲奉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鉤兒，於斡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魚，將母親奉養了。

一日，帖木真，合撒兒，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四兄弟，同坐釣魚時，帖木真釣得一個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個奪要了。帖木真合撒兒二兄弟回家對母親說：『我釣得一個金色魚，被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奪了。』他母親說：『您兄弟每如何那般？』做譬諭說道，除影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子。◎咱每受泰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恰似在前阿蘭孃的五個孩兒般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訶額侖兄弟不和

◎爲俺巴孩的姓氏。

◎是能幹的意思。

◎是掘音厥「」廿。

◎源流曰：「特穆津，哈薩爾

二人告其母云：「伯克，特爾二人，將我等所釣之魚，奪而食之；今日又將哈薩爾所射之雀奪而食

帖木真合
撒兒射死
別克帖兒

額合的
撒兒射死

之意欲殺伊二人。」其母云：「爾等何以與從前岱齊果勒之鄂伯塔鄂斡之五子一般議論，爾等譬如影之隨形，尾之在身，不可離異。」^⑤就是形影相弔，孑然一身，好生孤寒的意思。^⑥同娘。

自那裏帖木真合撒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說，又說：「我昨前射得個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遭○釣得個魚，又被他奪了。似這般呵，一處怎生過。」說了，兩兄弟將門簾子丟著出去。那時別克帖兒在小山上放馬坐著。帖木真自後隱著，合撒兒自前隱著，將箭抽著要射他時，被別克帖兒見了，說：「泰亦赤兀惕兄弟的苦受不得，讐怎生能報？如何將我如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您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盤脚坐著等他的箭。帖木真兩兄弟，自前自後將別克帖兒射死了。

帖木真合撒兒回到家裏，他母親訶額侖見他兩個孩兒的顏色，心裏覺了。說道：「您初生時，手裏握著黑血塊生來，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衝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

衝的海青般，又如噤聲^㊸吞物的大魚般，又如齧自羔兒^㊹後跟的風駝般，又如靠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動兒子將兒子喫了的鴛鴦般，又如護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貳^㊺拏物的虎般，又如妄衝物的禽獸般，您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巴外無鞭子；泰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受不得，仇怎生般報得；思想間，您怎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人每的言語引證著，將他兒子每怪了。

㊸就是今回。 ㊹就是沒有響聲的意思。噤音禁。 ㊺和自各兒同。就是自己。 ㊻就是心疑不一的意思。

泰亦赤兀惕來歸

那般住間，泰亦赤兀惕乞鄰勒禿黑說道：『原撤下帖木真母子每，如今莫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的羔兒般大了。』領著伴當來看，帖木真母子每見他每來，心上畏怕。別勒古台於密林內將木頭折折，劄^㊼做寨子，^㊽又將合赤溫帖木格帖木倫三個小的，藏在崖縫裏。合撒兒與泰亦赤兀惕每相射鬪間，泰亦赤兀惕大聲叫著說：『只將你哥哥帖木真來，其餘的人我

不要。』因此帖木真害怕，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秦亦赤兀惕看見了，隨後趕到帖兒古捏名字的山行。帖木真鑽入密林裏去了。秦亦赤兀惕每不能入去，周圍守著。

○和繫字的意思相仿。 ○四面排列木柵以爲防衛。

帖木真在密林內過了三宿，牽著馬出來時，將韃[○]的鞍子脫落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帶依舊扣著。說道：『肚帶扣著，鞍子脫落呵，猶可。扳帶扣著，鞍子如何脫落的？莫不是天止當住我麼？』復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般一塊大白石倒下，塞著。帖木真說：『莫不是天止當我麼？』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共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說道：『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將塞住口子石邊木，用削箭刀子割開。牽著馬下山來。被秦亦赤兀惕守的人拏將去了。

○音備。是皮鞞。 ○音班。和攀的意思相仿。

被擄脫逃
仰臥在溜
道裏幹難河邊
樹林裏的
大搜索

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將帖木真拏去，於他百姓內傳了號令，教每營裏住了一宿，徇著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赤兀惕每於幹難河岸上做筵會。日頭落時散了。此時教一個年小軟弱的人守著帖木真。帖木真見人散了，將那年小弱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幹難河邊林內臥著。恐怕人見，又入幹難河水的溜道裏仰臥著。身在水裏，但露出面來。

那個失了人的人，大聲叫著說：『拏住的人脫走了麼道？』叫時，散了的泰亦赤兀惕聚來著。白日般月明裏，幹難河邊樹林裏，挨排著尋。帖木真在溜道裏臥著，速勒都孫姓氏鎖兒罕失刺名字的人經過尋時，正見著，說道：『正爲你這般有見識了，所以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妬害你，你謹慎。只那般臥著，我不告你那般。』說了，過去了。

泰亦赤兀惕每再回排尋共說時，鎖兒罕失刺再說：『你每白日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將不曾見處仔細排尋了。散著。

帖木真去
尋鎖兒罕
天刺

帖木真過
厝兒罕家
失刺的家

明日再聚著尋。這帶枷的人那裏去。』這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罕失刺再經過，對帖木真說：『我每只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見你來。』說訖，過去了。

○罰以示衆叫徇。

他每散了後，帖木真心裏想著說：『昨前每營裏輪流著教看守我時，鎖兒罕失刺家裏宿呵，他的沈白赤老溫名字的兩個兒子，心裏憐憫我，夜裏與我脫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刺將我見了，又不肯對人說，幾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那裏去，必救了我。』所以順著幹難河尋鎖兒罕失刺去了。

他家的記號打馬孛子，自夜到明，聽著這記號行呵。聽得打馬孛子聲，到他家裏入去呵。鎖兒罕失刺說：『我教你尋你母親兄弟去，你如何又來？』他的沈白赤老溫兩個兒子說：『雀兒被龐多兒○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性命。草尙能如此，咱每○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叢草。』所以將帖木

真枷開著，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裏藏了。分付他合答安名字的妹子看著，說任誰行休對他說。

○蒙古語，是鷹。○咱，就是我，咱每，就是我們。

第三日，泰亦赤兀惕兄弟每說：『帖木真莫不是人藏了他？將俺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刺家，房裏車裏牀下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內的羊毛揪出，揪到車後時，鎖兒罕失刺說：『似這般熱天氣，羊毛裏若有人，如何當得？』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

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刺對帖木真說：『你險些將我斷送的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個無鞍子甘草黃白口不生駒的騾馬。○再煮熟了一個喫兩母乳得肥羔兒，皮桶裏盛著，與了馬孀子。更與了一張弓，兩隻箭。不曾與他火鐸。○這般打發教去了。

○就是雌馬。騾音課。○就是火石。

泰亦赤兀惕家內的搜索

帖木真被數面歸

在乞沐合
兒小河邊
母子相會

移住桑沽
兒河邊的
青海子

帖木真追
趕劫馬賊
出和學斡
的援助

帖木真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著斡難河踏將去了。有乞沐兒合○名字的河，西通著斡難河，見那小河邊，有行的蹤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前有豁兒出恢○名字的孤山，那裏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著了。

○河名，今齊母爾哈河。○就是活拉灰圖山。

帖木真那裏相遇著了，又去不兒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字的山。那山裏有桑沽兒河，○河邊有合刺只魯格名字的小山，有個青海子，○做營盤住其間，打捕土撥鼠④野鼠⑤喫著過活了。

一日，帖木真的慘白驢馬入疋，在家，被賊劫將去了。又有一個甘草黃馬，他兄弟別勒古台騎著捕土撥鼠去了。到晚，馱著土撥鼠回來。帖木真說：『我的馬被人劫去了。』說了，別勒古台說：『我趕去。』合撒兒說：『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真又說：『您都不能，我去。』就騎著那甘草黃馬，踏著那八個馬的

掃道④襲將去。行了三宿，那一日清早，路上多馬羣中見一個爽利後生，⑤攆馬乳問他：『你曾見慘白驢馬入正來麼？』那後生說：『今早日未出時，有這樣入正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跡，我指與你。』說了，他將帖木真騎的馬放了，換與他一個黑脊白馬騎了。他也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著草蓋了，對帖木真說：『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忽伯顏。止有我一個兒子，我的名喚作李幹兒。』說了後，踏著蹤跡，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個百姓圈子行，見那八個馬在圈子外立著。帖木真說：『伴當，你這裏立著。我去把這馬趕出來。』李幹兒出說：『我既與作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着馬入去，將馬趕出來了。

隨後人每陸續⑥趕將來，一個騎白馬的人，手裏執著套馬竿，將次趕到跟前。李幹兒出說：『你弓箭將來，我與他廝射。』帖木真說：『爲我的上頭，恐傷著你，我與他廝射。』便回去與他廝射。那騎白馬的人，將套馬竿指著帖木

真說：『立住了。』隨後那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見日落黃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都立住著，落後了。

①山名。在不兒罕山前，桑沽兒河東，和青海子相近，今巴爾哈嶺。②克魯連河下有桑沽兒河，即僧庫爾河。③就是喀喇諾爾。喀喇，蒙古語，是黑。諾爾，蒙古語，是泊。青海子的水，青色似黑，所以得了這個名。④形如鼠而大，穴居，他的肉可以供膳，味如豚肉而脆。⑤名侏馬里罕，後股偏長，前爪很利，穴沙而居。⑥就是過路的意思。⑦年輕的人。⑧不絕的意思。

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真對李幹兒出說：『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你要多少？』李幹兒出說：『我見你辛苦著來，所以濟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我父親只我一個兒子，置的家財與我儘勾。①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濟甚事。②』說了。

①分外的利益叫外財。②就是够足。有够用的意思。③成功什麼事情。

到納忽伯顏家裏，見他爲失了兒子李幹兒出垂著淚哭。忽然見他每到

帖木家裏的兒和
帖木家裏的兒和
帖木家裏的兒和
帖木家裏的兒和

帖木家裏的兒和
帖木家裏的兒和
帖木家裏的兒和
帖木家裏的兒和

了，將他兒子看著，一邊廂○哭，一邊廂怪他兒子。孛斡兒出說：『我不知爲甚麼見這好伴當艱難著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著馬去，將原蓋下的擠乳的皮桶皮斗來了。殺了一個喫二母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馬嬾子，馱的般整治了，與帖木真做行糧。○納忽伯顏說：『你兩個年小的常相顧盼，○明後休相棄。』帖木真辭去，行了三晝夜，到桑沽兒河邊家裏。他母親訶額侖并合撒兒兄弟每正愁間，見他回來，好生歡喜了。

○就是一邊。○出門帶的食糧叫行糧。○疑人地饒，宜羊馬，凡是一牝馬的嬾子，可以飽三個人；出則止飲馬嬾，或宰羊爲糧。○就是照顧的意思。

初，帖木真九歲時，與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兀真○相離了來。此時與弟別勒古台順著客魯漣河○尋去，到扯克微兒赤忽兒忽山○兩間，尋著德薛禪家。德薛禪見了帖木真好生大歡喜，說：『知得泰亦赤兀兄弟每嫉妬你，我好生愁著絕望了來，今日僅僅得見你。』說了，將孛兒帖兀真女兒與帖木真做了妻。

李翰兒
做了帖木
眞永久的

移住不見
吉岸帖木
眞兄弟去
遇客列亦
傷的王罕
喜悅的罕

德薛禪與他妻撻②壇同送帖木真夫妻回去了。到客魯漣河兀刺黑啜勒的邊隅，德薛禪回家來了，撻壇直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裏。

○蒙古方言，稱主叫兀真；或即漢語夫人的轉音。○額爾古訥河的上游，叫客魯漣河；源出大青

特山東南。○翁吉刺住的地方。②音朔。

撻壇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回去了後，帖木真欲要孛翰兒出做伴，使別勒古台喚去。孛翰兒出見了別勒古台，又不對他父說，騎著個拱脊黃馬，馱著個青毛襖子，與別勒古台一同來了。自那裏做伴後，再不會相離。

自桑古兒河邊起了，到客魯漣河源頭不見吉○名字的地岸○根前，做下營盤住了。撻壇的女兒孛兀真行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一個黑貂鼠襖子有來。帖木真說：『在前俺的父也速該皇帝，與客列亦惕○種姓的王罕④契合。④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刺河⑤邊，黑林子裏住著。我將這襖子與他。』於是帖木真兄弟三個將襖子送去，見了王罕。帖木真說：『在前日子你與

我父親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隨即將黑貂鼠襖子與了。王罕得了襖子，大歡喜著，說道：「你離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記著。」說了。

○山名。又叫必兒喀嶺。根據客魯漣河源頭六個字，就知道不兒吉山就是不兒罕山；也就是如今的大肯特山。○就心不兒吉山山下在巴爾哈河發源處和克魯漣河發源處中間的地岸。○

客列亦是種族的姓。惕是助音，好比華語的字。四客列亦部，從受大金封爵爲王以後，就以王爲

汗號，稱「王罕」。罕是汗的別寫。○意志相合叫契合。○就是圖拉河；發源在鄂嫩河源頭的

西南一百數十里。

帖木真自那裏回著，到家有札兒赤兀○歹老人，自不兒罕山前，背著打

鐵的風匣，引著者勒篋○名字的兒子來。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溫字勒答合

○地面生時，我與了你一個貂鼠裏兒，祇有來。者勒篋兒子曾與了來。爲幼小上頭，我將去養來。如今這兒子教與你，韃鞍子開門子。」說著，與了。

者勒篋來
屬

○人名。出兀良哈部。○蒙古語，是有謀略的人的意思。○斡難河邊山名。

住間，一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命母親家使喚的老婦人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顛○動的聲聽得有，莫不是曾擾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又來了！母親，疾快起來！』說了。

○是將明未明的天色。○就是趕快。○音戰。往復疾速的動叫顛動。

訶額命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訶額命隨即起來了，帖木真兄弟每隨即起來了。訶額命，帖木真，合撒兒，合赤溫，帖木哥○斡惕赤斤，○別勒古台○孛斡兒出，者勒篋，每人騎了一匹馬；帖木命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真準備○一個從馬。孛兒帖夫人無馬騎了。

○就是前文的帖木格；格就是哥の入聲，漠北聲高，反入爲平，所以哥格通用。○凡是稱「斡惕赤斤」的，都是末子。好比華語的少官人。○是太祖異母弟。孛輶俗重嫡子，所以別勒古台長於合赤溫，而反後於帖木格。○就是預備。

帖木兒和
豁阿黑臣
乘軍逃走帖木兒等
三女人被
擒

帖木真弟兄每隨卽上馬，到不兒罕山上去了。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欲將孛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著個花牛駕著車子，逆著騰格里。小河行了。行間，天色昏暗。將明時，迎著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問說：『甚麼人？』那老婦人說：『我是帖木真家於大家裏剪羊毛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軍每說：『帖木真家裏有也無？離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從房子後起來來了。未知帖木真家裏有無。』這般說了。

○就是統格黎河；也就是騰吉思水。

○火，讀做夥。一火和一羣，一道的意思相仿。

那軍每去了後，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打著駕車的花牛，欲要疾快行，將車軸子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時間，那軍每隨卽將著別勒古台的母，擄在馬上，疊騎著到來了。說道：『這車裏有甚麼人？』豁阿黑臣老婦人回說：『載著羊毛有。』那軍說：『兄弟每下馬看。』於是那軍下馬，將車門拉開看呵，見裏頭一個年少婦人坐著有。就拖下車來，同那老婦人馬上馱了。就襲

三繞不兒
罕山三種
驚兒乞惕
而人報仇

帖木真對
於不兒罕
山的感謝

著帖木真掃道上不兒罕山去了。

那軍自帖木真後襲著，繞不兒罕山三遍，拏不得。這廂①那廂②要取直路趕呵，都遇著陷泥密林，行不得入。只得自後趕著，因此拏不得了。那軍每原來三種篋兒乞惕③人：一種是兀都亦惕篋兒乞脫黑脫阿④，一種是兀洼思篋兒乞答亦兒兀孫，一種是合阿惕篋兒乞合阿台答兒麻刺。這三種篋兒乞惕，爲在先也，速該於赤列都根前奪要訶額命冤讎，如今報來。那篋兒乞惕共說道：『奪要訶額命的讎，已將帖木真的妻拏了，這讎也報了。』說訖，下山回家去了。

①就是這邊。

②就是那邊。

③訶額命前夫也，客赤列都的部族。

④就是也客赤列都的兄。

答亦兒兀孫、合阿台答兒麻刺，同是三種部落的酋長。

帖木真未知篋兒乞惕是實回去，是潛伏著，使別勒古台、孛斡兒出、者勒篋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見篋兒乞惕遠了，帖木真纔下山來。椎胸⑤告天

說：『因豁阿黑臣老母，如黃鼠狼般能聽，^①銀鼠般能見^②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我的小性命，被不兒罕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將繫腰掛在項上，將帽子掛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嬾子洒奠了。^③

①就是輕擊胸部。

②黃鼠狼耳聰；這是把黃鼠狼來比喻豁阿黑臣的聽覺銳敏。

③銀鼠眼明；

這是把銀鼠來比喻豁阿黑臣的眼明。

④是避。

⑤祭奠灑馬乳是元代舊俗祭天禮。

從帖木真求救到成吉思罕即位之初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真、合撒兒、別勒古台三個，前往土刺河的黑林行，脫翰鄰勒王罕處去。到了，說：『不想被三種篋兒乞惕每將我妻子每擄著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妻子救與麼道？』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散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如今我依著那言語，將篋兒乞惕每滅著，你妻孥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教札木合。』兄弟知道。他在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裏住著。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教札木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相約會的日子，教札木合定奪來。』◎

◎和太祖的高高祖同一輩分。當時和脫翰鄰勒王罕鄰好，所以王罕稱做兄弟。◎王罕住在太

帖木眞使人到邊去
合那札木合和的箭
求救和的箭

祖的西面，所以說右手。

① 札木合住在太祖的東面，所以說左手。

② 決定事情的可否叫定奪。

帖木眞兄弟三個回到家了。帖木眞使合撒兒，別勒古台往札木合行去，教對他說：『我的妻子被篋兒乞惕每擄要了。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仇如何報？』又將王罕的言語說將去了。合撒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合都說了。札木合說：『我也聽得帖木眞安答①的妻，被人擄了。我心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篋兒乞惕脫黑脫阿在不兀刺客額兒②地面裏有；歹亦兒兀孫③在幹兒洹④薛涼格河⑤兩間，塔勒渾阿勒⑥的地面裏有；合阿台答兒馬刺，在合刺只客額兒⑦地面裏有。咱每可用豬鬃草拴做⑧筏子，⑨徑直渡過勤勒豁河，⑩到篋兒乞惕脫黑脫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窗處入去一般，將他百姓可盡絕擄了。』

① 是蒙古人極尊重的稱呼；是契交至友的意思。

② 地名；在鄂爾渾、色楞格兩河相會處的東面。

按蒙古語，不兀刺是泉。客額兒是曠野。

③ 姓兀注思氏。

④ 今鄂爾渾河。

⑤ 今色楞格河。

⑥

就是特捫山；在鄂爾渾、色楞格兩河相會處。上文說是兩河間，但是不必兩河中間；凡是兩河相會的旁邊，都可說兩河間。這是特捫山下兩河相會處旁邊的地面。見元祕史地理考證。

只」和「哈爾集」對音。色楞格河將合鄂爾渾河處，有北來一小水注入，名哈爾集爾蘇台河；合阿

台答兒馬刺當是住在這水的旁邊。⑧用繩子扣住尸叉弓 ⑨是竹排。凡是可以渡水的排，不

必是竹排，都可叫筏子。⑩今齊蘭河源出肯特山。

札木合再說：『你對帖木真、王罕兩個說，我已自整搦一軍馬。王罕哥哥

上馬時，就經過不而罕合勒墩山前，與帖木真一同來於孛脫罕。孛脫罕兒只

①地面裏相會。帖木真安答的百姓，在我這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我自起

一萬軍，共二萬軍。上馬逆著斡難河，②來孛脫罕。孛脫罕兒只的地面裏，一同相

會。』說著，去了。

①和整頓的意思相仿。②山名。就是不兒罕山。如今的大肯特山，又叫必兒喀嶺，就是「孛脫罕」

的對音。③就是特勒爾濟嶺；是大肯特山過脈支峯。山下的地面，和鄂嫩河源頭相近。④札木

合居額爾古納河，就是幹難河的下游。

王罕和帖木真的出帖

合撒兒別勒古台回來，將札木合的言語，對帖木真說了。又王罕處說將去了。王罕聽了札木合的言語，便教二萬軍上馬，從不而罕合勒墩山前，指著客魯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此時帖木真在不兒吉岸行住，知得王罕大軍從此經過，起移了。逆著統格黎克河，到不兒罕山前塔納小河○邊下了。帖木真自那裏出軍，王罕一萬，他的弟札合敢不一萬，共二萬在乞沐兒合河邊，阿因勒合刺合納名字的地面下著時，帖木真與他每相合了。

○是統格黎河的小支河。

◎是齊母爾哈河上游支河旁地。按「合刺合納」蒙古語是布囊的意思。

意思。

札木合貴
到佛王罕後

帖木真，王罕，札合敢不三個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幹難河源頭原相約會處，孛脫罕，孛幹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木合已自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二萬軍整擱立著。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擱著到來，都相認

得了。札木合說：『約會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曾這般說來。咱達達每答應了的話，便是誓一般。若不依著呵，同伴裏也不容，共說來。』王罕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罰的從你。』這般說了。

自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起程，至勤勤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渡了，到兀刺地面，將脫黑脫阿妻子百姓盡絕擄了。脫黑脫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勤勤豁河去，河邊有脫黑脫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黑脫阿就與歹亦兒兀孫幾個人，罄身○順著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地面裏去了。

○是空身，不帶一點東西。○地名。順薛涼格河，從如今的恰克圖互市處，直到俄羅斯的白哈爾湖，都是巴兒忽真地面。

那篋兒乞惕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時，其間咱的軍每也緊隨著，就夜裏擄掠。行間，帖木真於那走的百姓內，喚他妻孛兒帖名字，孛兒帖在

那百姓內聽著，認得是帖木真的聲音，跳下車來，與豁阿黑臣老婦人，一同走來帖木真馬根前，拏住韁繩。此時有月明，都相認得了。帖木真當夜便使人對王罕、札木合兩個說：『我尋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下營。』說將去了。當時就那裏下了營。漫散走的篋兒乞惕百姓每，也下營宿了。李兒帖兀真○行救將來的緣故，是這般。

○就是急急忙忙。荒和慌同。○蒙古語，兀真是夫人。

初，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洼思歹亦兒兀孫，合阿台答兒馬刺，這三種篋兒乞惕，領著三百人來時，爲在前脫黑脫阿的弟赤列都，他妻訶額倫，被也速該奪要了，因此來報仇。繞了不兒罕山三遭，拏不得帖木真，只得了李兒帖，將去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兒力士○爲妻。今次軍馬到，赤勒格兒懼怕，逃出去時，說道：『我如個黑老烏○般，命分裏祇可喫殘皮，卻想喫雁與鷺鶻。○因這般惹了李兒帖夫人，如今衆篋兒乞惕百姓行做了禍，那禍將到我頭上來也。

妻配李兒
帖的赤勒
格的勳
悔兒的勳

合阿台答
兒馬刺殺
別勒古
合別勒古
逃匿和驚
動乞傷的

刀^④著獨自的性命，黑暗窄狹處鑽入去呵，可以遮救得麼道。」說著，逃走了。

①是漢人語；若用蒙古語，當書把阿禿兒。②北方的鳥；狀如大雞，善啄物，見牛、馬、囊駝脊間有瘡，就啄他的脊間而食，馬牛輒死。若飢不得食，連砂石也要喫。③水鳥；就是禿鶯。長頸赤目，嘴扁而直，羽青灰色，頭上毛禿，所以叫禿鶯。一說鷓鴣就是鷓鴣；鷓鴣就是小老鴉。鷓鴣，音慈老。按我如個三句，是赤勒格兒把自己譬做黑老烏，把鴻雁和鷓鴣來比喻李兒帖；意思是命分裏不能得李兒帖爲妻，好比鴻雁向陽，鷓鴣遵渚，非烏鴉所能喫得到。④是拋棄。

只拏得合阿台答兒馬刺，將板枷枷了。照直往不兒罕山前行了。別勒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說，那營裏有別勒古台，取去呵。自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著破羊皮衣，自門左裏出去了，外前對人說：『我聽得兒子每做了王子。我這裏配了歹人。』兒子每行面皮如何見得。』說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著。別勒古台爲那般，但見篋兒乞傷人呵，教僕^①頭箭射者。說道，將我母親來。

原曾來不兒罕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盡數殄滅了他的。其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了奴婢。

○是不好的人。○音璞。是骨箭。○音填。是絕滅。

王罕、札木合兩個根前，帖木真知感著，說：『王罕父親札木合安答，因你兩個與我做伴，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冤仇得報。所以將篋兒乞惕百姓每殘毀了，妻子每擄掠了。咱如今回去。』共說了。

初，兀都亦惕、篋兒乞惕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個五歲的小兒子，名字喚做曲出。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著一件粉皮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箇貂鼠皮帽，穿一雙鹿蹄皮的靴，軍馬到時拾得，將來做人，與了訶額侖母親。

帖木真、王罕、札木合三個相合著，將篋兒乞惕達房子推倒了，好婦人擄掠了後，回時，自斡兒罕，薛涼格河兩間，塔勒渾阿刺勒，地面退了。帖木

帖木真感
札木合和

敵營遺留
幼兒曲出

三將的退
吳

帖木真和
札木合幼
時的安答

真、札木合、望著豁兒豁納黑主不兒^①地面回了。王罕從不兒罕合勒敦山背
後，經過訶闊兒秃主兒不合^②察兀刺秃速卜^③赤惕，忽里牙秃速^④卜赤惕，
三處地面就打圍望著土兀刺河的黑林回去了。

①就是鄂爾渾河。

②阿刺勒，蒙古語是山。這山名叫塔勒渾。

③蒙古稱水叫主不兒，也就是海

子的意思。

④地名。主兒不合，蒙古語是水。訶闊兒秃是河名。這是河旁地，近篋兒乞。

⑤就是喀

拉秃魯河。

⑥就是烏里雅蘇台河。

帖木真、札木合兩個到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一同下了；想著在前契
合時，交換物的意思，又重親愛。咱共說了初做安答時，帖木真十一歲，於斡難
河冰上打牌石時，^①札木合將一個麁子牌石^②與帖木真。帖木真卻將一個
銅灌的牌石^③回與札木合，做了安答。在後春閒，帖木真、札木合各用小木弓
射箭時，札木合將一個小牛的角粘作響髒頭^④與了帖木真，帖木真也將一
個柏木頂的髒頭與了札木合，兩次做了安答的緣故，是這般。

第三次安
答的問題札木合的
言語可疑
和兒帖的
順帖

○本是擊兔所用，兒童當做玩具。○用麋鹿的骨角做成的牌石，響音庖。○剔麋鹿腿前骨，用銅灌在他的竅裏，就成了銅灌牌石。○箭頭，不限定是骨頭的箭頭。

帖木真、札木合說：『聽得在前老人每言語裏說，但凡做安答呵，便是一個性命般，不相舍棄，做性命的救護麼道。相親愛的道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共說了。帖木真將篋兒乞惕處擄得的金帶與札木合繫了。又將擄得數年不生駒的馬與了。札木合也將篋兒乞惕、歹亦兒兀孫處擄得的金帶與了帖木真。又將擄得有角的白馬○與了。于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忽勒答合兒○崖子前鬆鬆樹下，做了筵席。夜晚共被宿有來。

○馬本無角，這馬大約是龍種馬；龍種馬出在西海裏，頭有麟角。○是不兒罕山的支脈。

帖木真、札木合兩箇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真、札木合同車前頭行。行間，札木合說：『咱每如今挨著山下，放馬的得帳房住。挨著澗下，放羊的放羔兒的喉嚨裏得喫的。』帖木

別速惕家
闖出的

隨着而來
的諸部衆

真噤聲立住落後，等他母親訶額侖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言語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言語。孛兒帖說：「札木合安答，人曾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如今咱每行厭了也，恰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著善分離了好。」

帖木真道：「孛兒帖說的是。」依著不曾下，連夜兼行來間，路從泰亦赤兀惕每處經過。其泰亦赤兀惕每驚起，當夜卻回札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撇下一箇闊闊出，名字的小兒子，咱軍人拾得，與訶額侖母養活了。

○在帖兒古捏山下。

○是泰亦兀惕的伴當；別速惕氏的兒子。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刺亦兒種的人，合赤溫，合刺孩，合闌勒歹，這三箇脫忽刺溫兄弟每，也隨著來了。再塔兒忽種的人，合答安答，勒兒罕等兄弟五箇也來了。再乞顏種的人，蒙格禿與他兒子翁古兒等，又同敵失兀惕，巴牙兀的兩箇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巴魯刺的人，忽必

來，忽都思；一種忙忽的人，哲台，多豁勒忽兄弟每也來了。再孛斡兒出的弟斡歌連，自阿魯刺種處分來了。者勒篋的弟察兀兒罕，速別額台，自兀良合種處分離著，也來了。再一種別速的人，迭該，窟出沽兒；一種速勒都的人，赤勒古台，塔乞泰亦赤兀歹；一種札刺亦兒的人，薛扯朶抹黑，阿兒孩合撒兒，巴刺，更帶兩箇兒子也來了。再一種晃豁壇的人，雪亦客禿；又有速客客者該，晃答豁兒名字的人，連他兒子速客該者溫，捏兀歹察合安兀洼名字的，人也來了。再一種翰勒忽納的人，輕吉牙歹；一種豁羅刺的人，薛赤兀兒；一種朶兒別的人，抹赤別都溫，一種亦乞列孫的人，不圖，這裏做女婿，就隨著，也來了。再一種那牙乞的人，種篩；一種翰羅納的人，只兒豁安；一種巴魯刺思的人，速忽薛禪，合刺察兒，一同他兒子每，也來了。再一種巴阿鄰的人，豁兒赤，兀孫老人，闊闊搠思，與篋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

①是種族的姓。

②和太祖弟合赤溫同名而非一人。

③下文的合兒孩脫忽刺溫，就是這個人。

④人名，是札刺合氏的祖。

⑤合答安是名；塔兒忽氏嫌他和合不勒罕的子合答安同名，所以

把他祖答勒都兒罕來分別。

⑥也是太祖的族人。

⑦本書有兩個蒙格禿，這是太祖朝的臣。在

後文十四卷的蒙格禿，是太宗朝的諸王。

⑧篋年土敦諸孫的後裔。

⑨哈班的次子，驍勇善射，

尤有膽略。

⑩海都孫別速台的後裔。

⑪並非脫忽刺溫一房，不過也是札刺亦兒一氏。

⑫六

字是名，別於上文的合刺孩。後爲太祖宿衛大臣，稱老勇士。又後以功封太師。

⑬海都孫晃豁壇

的後裔。

⑭速客該是名，者溫，是勇士的意思。後文或稱勇士速客該，或稱雪客該者溫，都是這個

人。

⑮察合安名兀洼，是捏兀歹種人。注音娃。

⑯是塔塔兒種。

⑰起源於朶奔篋兒干。

⑱是

帖木真的妹帖木侖的夫婿。

⑲起源於海都孫幹羅納。

⑳起源於巴魯刺台。

㉑起源於孛端

察兒的子阿阿里歹。

㉒起源於孛端察兒的孫赤都忽勒孛闊。

豁兒赤來著說：「我賢能的祖孛端察兒，擊得婦人處，同胞生了札木合

并俺的祖。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

有箇慘白乳牛，來札木合行繞着，將他房子車子觸着，折了一角。那牛於札木

合處揚著土吼著，說道：「札木合將我角來。」又有箇無角犍牛，^㊸拽^㊹著箇大帳房下樁，順帖木真行的車路吼著來。說道：「天地商量著，國土主人教帖木真做。我載著國送與他去。」神明告于我，教眼裏見了。帖木真，我將這等言語告與你，你若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真說：「我真箇做呵，教你做萬戶。」豁兒赤說：「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我箇萬戶呵，有甚麼快活。與了我箇萬戶，再國土裏美好的女子，由我揀選三十箇爲妻。又不揀說甚言語，都要聽我。」

○札木合的祖是札只刺歹；豁兒赤的祖是巴阿里歹；太祖的祖是把林失亦刺秃合必赤；都是孛孛的兒子。
 ㊸是去勢的牛。犍音建。
 ㊹音曳，是拖。

再格泥格思都的人忽難^㊺等，并答里台斡惕赤斤^㊻，又札答刺^㊼種的人，木勒合勒忽，及撒合亦惕種的人，又有主兒乞^㊽種的人，莎兒合秃^㊾，主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㊿，泰出^㊽，又捏坤太子^㊾的兒子，忽察兒別乞，又忽秃

和札木合
 分離而來
 的諸部衆
 再到古列
 再的古海
 子勒古處
 勒古處衆
 子勒古處

刺皇帝的兒子，阿勒壇幹惕赤斤，都和圈子自札木合處分離著。帖木真在乞沐兒合小河阿亦惕合刺合納^④地面下時，來相合了。自那裏起去，又到古列勒古地^①裏面，桑沽兒河行合刺主魯格^②地面，闊闊納活兒^③名字的海子^⑤處，下了。

①起源於海都孫格泥格思。②把兒壇的第四子，太祖之叔父。③起源於孛端察兒長子札只

刺歹。④起源於合不勒合罕長孫忽禿黑禿主兒乞。⑤就是卷一的忽禿黑禿。⑥卷一，忽禿

黑禿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撒察別乞就是薛扯別乞。⑦卷一，忽禿黑禿生二子，一名台出，泰出

就是台出。⑧是太祖的伯父。⑨就是前文的阿因勒合刺合納。⑩就是前文二卷的古連勒

古山。⑪就是卷二的合刺只魯格小山。⑫闊闊納就是前文的豁兒豁納川；如今是額爾古納

河。蒙古語，江叫烏拉；闊闊納活兒，就是額爾古納烏拉急讀而成。⑬就是枯倫湖。

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衆人共商量著，對帖木真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人并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

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厮殺時違了你號令，并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烟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帝。號成吉思。

○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對著太祖叫青吉斯，太祖以為瑞，就取牠的音來做號。成吉思，譯語是「天賜」。時帖木真二十八歲，即宋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

分任新廷
的款務

成吉思做了皇帝，教孛斡兒出弟斡歌來。同亦赤溫，哲合，多豁勒忽，四人帶了弓箭。汪古兒，雪亦客禿，合答安答勒，都兒罕三人管了飲膳。迭該，管牧放羊隻。古出沽兒，管修造車兩。多歹總管家內人口。又教忽必來，赤勒古台，合兒孩脫忽刺溫，三人同弟合撒兒一處帶刀。弟別勒古台，與合刺勒歹脫忽刺溫，二人掌馭馬。泰亦赤兀歹忽圖，林里赤，木惕合勒忽，三人管牧養馬羣。又分付阿兒該合撒兒，塔孩，速客該，察兀兒罕，四人如遠箭近箭般做者。速別額合，勇士說：『我如老鼠般

收拾，^㉑老鴉般聚集，^㉒蓋馬氈般蓋護，^㉓遮風氈般遮當，^㉔試那般做者。」

①阿魯刺氏。

②札刺亦兒氏。

③都是忙忽氏。

④乞顏氏。

⑤晃豁壇氏。

⑥塔兒忽氏。

⑦

別速惕氏。

⑧別速惕氏。

⑨管修造的叫抹赤；就是木匠。兩同稱。

⑩巴魯刺氏。

⑪速勒都孫

氏。

⑫札刺亦兒氏。

⑬太祖異母弟。

⑭札刺亦兒氏，出於脫忽刺溫，所以合稱。

⑮忽圖就是

忽難，秦赤烏部人。因為後文脫黑脫阿的子忽都亦作忽禿，六卷又作忽圖，所以把秦亦赤兀歹來

分別。

⑯朵兒別氏，就是抹赤別都溫。

⑰札答刺氏，就是木勒合勒忽。

⑱上文該作孩，是一人。

⑲孫勒都氏。

⑳兀良哈部者勒篋弟。

㉑指往來應對。

㉒兀良哈氏。

㉓喻能殘毀敵人。

㉔喻能屯聚軍士。

㉕喻能保障地方。

㉖喻能捍禦外侮。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兒出者勒篋二人說：「我以前無伴當時，你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衆人爲長著。」再對衆人說：「您衆人離了札木合，想著來我跟前。若天地護佑呵，您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慶的伴當。」說著，都委付了。

王罕聞成
吉思合罕
即位的賀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答孩，速客該，往客列亦惕種的皇帝，悅翰里勒行去。脫翰里勒說：『帖木真做了皇帝，好生是你達達每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壞了。』這般說將來了。

札木合向
阿勒壇怒
察兒發怒

札木合的
弟因盜馬的
被殺

從札木合結怨到鎖兒罕失刺者別來屬

成吉思又差阿兒孩合撒兒，察兀兒罕往札木合處去。札木合說：『您每對帖木真根前的阿勒壇，忽察兒說，帖木真安答俺兩箇，因他離開著，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您如何不立帖木真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麼卻立做了皇帝。您當教帖木真安答心裏安著。您於帖木真跟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合的弟給察兒，於札刺麻山^①前斡列該不刺合^②地面住。成吉思的伴當，拙赤^③答兒馬刺，在撒阿里^④地面住。給察兒將拙赤答兒馬刺的羣馬搶了；他的伴當不敢趕去，拙赤答兒馬刺獨自襲將去。夜間到他馬羣邊，伏在馬鬃上，將給察兒脊梁射斷，將他馬趕回來。

答蘭巴勒
主惕的戰
爭和七
戰十

○在鄂勒昆河的東面。○斡列該是水名；不刺合，蒙古語是河。即今鄂勒昆河。○是長子的通稱。○地名，今車臣汗部右中左旗北境。

札木合因爲射殺他弟給察兒，領著他一種，并十三部，○共二萬人，越過阿刺兀惕土兒合兀○的嶺，要與成吉思斡殺。時成吉思在古連勒古○的地面裏，有亦乞列思○種的人，木勒客脫塔黑，孛羅勒歹二人來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十三圈子內，也起了三萬人，迎著札木合，到答蘭巴勒主惕○地面對陣。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動，退著，於斡難河哲列捏○地面狹處屯札了。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又斡斷捏兀歹察合安的頭，馬尾上拖著去了。

○據親征錄有泰赤烏亦乞刺思兀魯吾都他勒八魯刺思霸鄰等六部；其餘七部未詳。○阿刺

合部所居嶺，名土兒合兀。○不見罕山前的小山。○和上文亦乞列孫氏的不圖是同族。○

地名，在土兒合兀嶺和古連勒古兩地的中間。○今伯爾克卡倫地。○此句必然倒誤，當作將

大王每地面有的赤那思。按赤那思，蒙古語是狼。大王每指當時附從札木合諸部，如合答斤，魯兒奔，塔塔兒等。因札木合深恨此役有人私報敵軍，效先預備，不能取勝，故使通從諸部搜索此等人，而盡食其肉以爲快。狼乃比喻詞。

那裏札木合回了後，兀魯兀惕^㊸種的主兒扯歹與忙忽^㊹種的忽余勒答兒，各引著他一族，離了札木合，太祖行來了。又晃豁壇^㊺種的蒙力克^㊻也引著他七個子來了。太祖因這些百姓來了，喜歡著，於幹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訶額侖并合撒兒^㊼撒察別乞^㊽等行放了一養馬孀子。再於撒察小孀額別該^㊾行，也放了一養。因此上，豁里真^㊿忽兀兒臣^㊽兩個孀子說：「俺跟前如何不先放！」將廚子失乞兀兒打了。失乞兀兒說：「也速該把阿都兒，控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打。」說著，大聲哭了。

① 起源於納臣的子兀魯兀歹。

② 起源於納臣的子忙忽台。

③ 海都孫。

④ 伯八兒的祖。

⑤

太祖弟。

⑥ 太祖再從兄弟行。父名莎兒合秃主兒乞。

⑦ 是薛徹別吉的次母。

⑧ 就是薛徹別

吉母。⑨和豁里真同是莎兒合秃主兒乞的妃。

不里斫破
別勒古台的
肩甲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勒古台在外擊馬，就整理事。主兒勤處，教不里斫破，整治有合答斤的人，來偷韁繩，被別勒古台擊往。不里斫破護那人，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別勒古台也不以為事，流血行間，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這般做？」別勒古台說：「雖傷了，不曾十分重，為我上頭弟兄每休惡了。」

①合不勒合罕第三子是太祖從父行。②起源於孛端察兒第三子不忽合塔吉。

成吉思汗
的打和汗
完顏裏的
征伐塔

太祖不聽，將樹枝折折，又抽出撞馬乳的木椎，廝打。把主兒勤勝了，又把豁里真，忽兀兒臣兩箇孃子奪將來。他每卻來商和，將兩箇孃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間，大金因塔塔兒、篋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逆著浯泐札河，將篋古真薛兀勒圖襲著來。太祖知了。

③塔塔兒部長。④猶言皇都宰相，這宰相是完顏襄。⑤烏爾載河，源出車臣汗左翼左旗的烏

成吉思汗
和王罕夾
攻塔塔兒

札兀惕忽
里的官衛
和王號

爾載寨坎山，東北流入塔里泊。

太祖說：『在前塔塔兒將我祖宗父親廢了的冤仇有麼道。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兒、篋古真等逆著活勒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我祖父均讎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勤種的撒察別乞，泰出將這報讎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與脫斡鄰引軍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立了寨子。被太祖脫斡鄰攻破。將塔塔兒、篋古真、薛兀勒圖殺了。

○秘史上的廢字，都是指殺。○地名，今塔里泊旁。

金國的王京知太祖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寨子攻破，殺了篋古真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惕忽里的名分，脫斡鄰王的名分。王京又對太祖說：『殺了篋古真等，好生你得濟。我回去金國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討。』

官^④教你做者。』說罷，自那裏回去了。太祖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共擄著，也各自回家去了。

①是部長。一說是總帥。②本稱罕，復封王，故稱王罕。③是秦和間金主完顏璟。④金人稱招討使叫察兀秃魯。

太祖軍在塔塔兒營盤裏時，拾得箇小兒，鼻上帶一箇金圈子，又金綜絲貂鼠裏兒做兜肚。與了母訶額侖。訶額侖說：『必是好跟腳人的兒子。』喚做失乞刊忽都忽^①的名字。教做第六個兒子。

①後文作失乞剌忽都忽，刊字當是列字的誤。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泐澧^①海子邊，被主兒勤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人來報與太祖，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勤如此做。先在斡難河林裏做筵席時，他的人將廚子打了。又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今遍爲祖宗的上頭，要同他報仇。他又不來。倒倚著敵人，又做了敵人。』於是引著軍馬

塔塔兒
中遠下
小兒失
刊忽都
忽乞

太祖聞
大殺掠
出撒和
兩人和
殺殺

札刺合里
人模合里
下降在者
客勤營內
兒勤營內
得兒勤營
羅兀勒

剿捕主兒勤去。至客魯漣河前朶羅安字勒答兀①地面，將主兒勤百姓擄了。獨撒察別乞，泰出兩人，罄身走至迭列秃口子②行，被太祖拏住。太祖問：「你在前與我說甚麼來？」兩人說：「俺自說的言語不會依。」遂伸頸就戮。太祖於是殺了。

①又叫開拉里河，源出諾民河源山的西麓。②蒙古語，稱七叫多羅干，朶羅安是多羅干的轉音。字勒答兀，譯言是高阜。這地在七高阜的旁邊，所以得了這個名。③今恰克圖東中俄第四界牌處。

太祖既殺了撒察別乞，泰出，回至主兒勤營，將主兒勤百姓起了。時札刺亦兒種的人，帖列格秃伯顏④有二子，教長子古溫兀阿，⑤將他二子模合里，⑥不合，⑦拜見太祖與了，說：「教永遠做奴婢者。若離了你門戶呵，便將腳筋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刺溫孩亦赤⑧也將自己二子統格，⑨合失，拜見，說：「教與你看守金門。若離了時，便將他性命斷了者。」又將第三子者

卜客與了太祖弟合撒兒者卜客於主兒勤營內，得了一個小兒，名孛羅兀勒。獻與了訶額命母。

○蒙古稱有福的叫伯顏。○後事太祖，從征泰疇，篋里期奈蠻諸部，奈蠻已降而復叛，起兵去討。

太祖馬懣，古溫兀阿把自己所乘的馬奉太祖，步戰而死。按奈蠻就是乃蠻。○古溫兀阿的第三

子，後從太祖滅克烈王可罕，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模合里弟，後做太祖護衛的

官。○孩亦赤是稱呼；赤刺溫是名字。因為和鎖兒罕失利的兒子赤老溫同名，所以連官名同稱，

使不相混。○統格命名，以統格黎河為義。○秘史四養子的第四子。

訶額命前後得的小兒古出，○闊闊出，○失吉刊忽秃忽，○孛羅兀勒，○

四個，與他兒子每日做眼教看，每夜做耳教聽，因此養了

○征篋兒乞部時所得。○札木合營所得。○塔塔兒營所得。○主兒乞營所得。

主兒勤○種的緣故，初合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幹勒，巴刺合，合不勒，因

其最長，於百姓內揀選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弓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

爾額命的
養子四人

主兒勤百
姓的由來

不里李可
爲別勒古
台所殺

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兒勤。太祖將此種人也服了，又將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了。

⑤主兒乞做族名，取無敵的意思。

太祖一日教不里李可，○與別勒古台厮搏。先別勒古台與不里李可厮搏時，不里李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能動；至此不里李可佯○爲力不及，別勒古台倒了。別勒古台一邊壓著，回顧太祖，太祖將下唇咬著。○於是別勒古台知其意，用漆將他脊背按著，兩手提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折了脊骨。不里李可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佯爲力不勝，卻將我性命送了。』初，合不勒皇帝七子，長名翰勤巴兒，次子名巴兒壇，把阿禿兒。巴兒壇的子名也速該。○也速該子卽是太祖。其第三子○名忽禿黑禿，○蒙列兒。蒙列兒的子卽是不里李可，不里李可將巴兒壇子孫行隔越了，卻與巴兒合勇猛的子孫行作伴，所以雖有一國不及之力，終不免折折腰死了。

○按「李可」就是「伯克」，如今回部尚沿此稱，大頭目叫阿奇伯木克，不里以勇力冠於通國，所以共推爲「伯克」。○是假，是詐。○是切齒的樣子；太祖追憶筵會之役，要別勒古台置不里李可於死地，下脣咬着，所以示意。○是烈祖神元皇帝。○合不勒的第三子。○如今蒙古人稱喇嘛僧叫呼圖克圖，譯音是再來人，俗稱活佛，這是他命名的意思。按呼圖克圖就是忽魯黑禿的對音。

其後雞兒年，○合塔斤○等十一部落，於阿勒灰不刺阿○地面，聚會商議，欲立札木合做君。於是衆部落○共殺馬設誓訖，順額湏古涅河，○至於刊沐連河洲○的地行，將札木合立做了皇帝。欲攻成吉思與王罕，被豁羅刺思種的人豁里歹，到古連勒古○地面，告與成吉思，成吉思使人告與王罕，王罕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據皇元聖武親征記，這是壬戌年秋天的事。雞兒年是辛酉年，即金章宗泰和元年，宋寧宗嘉泰元年（一二〇一），時成吉思四十歲。約會在辛酉年，交戰却在壬戌年之秋天。○出自梁竇篋

十一部推
札木合
戴和魯
的急報

兒干的第三子不忽合塔吉。

①就是本卷後文的兀勒灰河。這是河旁的地面，名失魯格勒只惕。

按不刺阿，蒙古語是泉。有含塔斤，散只兀，朵魯班，翁吉刺，亦乞刺思，火魯刺思，札木合，塔塔兒，泰赤烏，篋兒乞，乃蠻等部。

②是中俄的界河，上游叫克魯倫河，源出大肯特山。

③蒙古語，沐連是河。

刊沐連，就是刊河，亦作魁河，又作堅河，在呼倫湖北三百里。迤東七八十里，河流分而復合。中間遂成大洲。

④山名，在不兒罕山前。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著，順客魯漣河迎著札木合去。成吉思使阿勒壇三人作頭哨，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頭哨。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⑤撒克撒列，⑥赤忽兒忽，⑦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⑧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說，「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擊消息。行間，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兒等四人說話了。見天色已晚，卻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①遼官，時王罕亦設此官。這是王罕子亦刺合的官名。

②地名，在呼倫湖西北。是札木合所居。

③山名，就是前文一卷的扯克撒兒。是塔塔兒部所居。④山名，就是前文一卷的赤忽兒古。是翁

吉刺部所居。⑤地名，在呼倫湖西，烏爾載河東。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闊亦田。①地面對陣。布陣間，札木合軍內不亦魯罕，②忽都合③兩人有術能致風雨，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札木合等共說，天不護佑，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①當是烏爾載河旁地。②乃蠻部的酋長；太陽罕的兄。③篋兒乞部長脫黑脫阿的兒子。後文

八卷作忽都，無合字。

諸部潰走
成吉思追
擊泰赤兀

札木合的
兩當的風

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札木合將立他的百姓擄了，順額湏古涅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合。成吉思追泰赤兀。惕種阿兀出把阿禿兒。阿兀出把阿禿兒。至自己部落，將百姓起了，渡過翰難河，整治軍馬，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既到，連戰數合，日晚，各就戰地處，相抗。①着宿了。

者勒襲看
護成吉思
的重傷不
忘者勒襲
的三次恩

○是互相對抗。

成吉思與泰亦赤兀惕戰時，其頸被傷流血，蒼黃之甚。有臣者勒襲將壅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說：『我血已自乾了。好生渴得甚。』者勒襲乃裸身徑去敵人營內，於車箱中尋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來。其來往間，曾無一人見者。又尋水來將酪調開，與成吉思飲。成吉思旋飲旋渴，三次方已。成吉思說：『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起身，坐間天明。及視坐處流的血都如泥濘，○成吉思說：『如何這般做？遠些棄呵不好。』者勒襲說：『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嚙的嚙了，吐的吐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說：『我傷既如此，你如何裸身入敵營？倘若被擒，你豈不說我被傷？』者勒襲說：『我若被擒，我說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將衣服脫去欲殺間，遂扯脫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爲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說：『在前被篋兒乞惕於不而罕山困我時，你會救我性命，今次又將

壅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內開豁，^④這三次恩我心中永忘不了。」

○是吸。

○是淤積的泥水。

○荒同慌。荒忙，是急迫。

○心意開廣叫開豁。

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間潰散去了；營內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曾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回來。忽山嶺上見一箇穿紅的婦人，放著大聲叫「帖木真。」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說：「我是鎖兒罕失刺女名合答安。丈夫現被軍要殺，所以喚帖木真來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下營，將合答安至，與之並坐。至次日，鎖兒罕失刺者，別二人來見。二人原係泰亦赤兀惕種脫朶格家人。成吉思對鎖兒罕失刺說：「在前我帶的枷，你父子每有恩於我，如何來遲？」鎖兒罕失刺說：「我心已自倚仗著你，若早來，恐泰亦赤兀惕將我妻子誅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合答安呼
喚帖木真
和鎖兒罕
失刺遲來

⊖是等到音卑去聲。

成吉思問者別，「闊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項骨射斷的果是誰？」者別說：「是我射來。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污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橫斷，堅石可以衝碎。」⊖成吉思說：「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說；如今你卻不隱諱，可以做伴當。」初者別⊖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別。如戰馬般用著他；者別，軍器之名也。

⊖語意近水截蛟龍，陸斷犀象。前文二卷，有深水乾了，明石碎了二句。這都是漠北常談。⊖是隱瞞。⊖是從軍用的梅針箭。者別，亦作哲伯。

從泰亦赤兀惕的誅滅到客喇亦惕的軍議洩漏

誅滅泰亦赤兀惕

成吉思將泰亦赤兀惕的阿兀出○把阿秃兒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至忽巴合牙○地面住冬了。

○俺巴孩的子。○地名，在客魯漣河源頭。

塔兒忽台弟的追殺

泰亦赤兀惕種的官人塔兒忽台乞鄰勒秃○因與成吉思有仇，避於林中。其家人失兒古額秃老人，并二子阿刺黑，納牙阿，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秃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馬，載於車內。塔兒忽台乞鄰勒秃有弟并子追至，失兒古額秃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秃壓住，抽出刀子說：『我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忽台乞鄰勒秃呼其弟

失兒古額秃老人的追殺

塔兒忽魯
回子弟的望

納牙阿的
明智

成吉思
賞納牙阿

札合敢不
來降王罕
和也速該
交答的契

與子說：『他要殺我。若殺了我，你每要我死尸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真處，也必不殺我。我於帖木真少時亦曾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額秃至忽秃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擊至帖木真處，必說我每擊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如放回去，對帖木真說：『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秃擊來，因是正主，心內不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每。』於是放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說：『若你每將他擊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卻放了也好。』所以特賞納牙阿。

○八字是名。

○地名，在幹難河南。

○備是完全，有從頭至尾不稍疏漏的意思。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列亦一種人，札合敢不來降。時篋兒乞欲與成吉思戰，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篋兒乞戰退。又客列亦惕種及那秃別干董合等姓潰散的百姓亦來降。初客列亦惕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之故，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子

殺戮，被叔古兒罕^⑨欲殺王罕。追至合刺温山^⑩內，止有百人，至也速該處，也速該卻將古兒罕^⑪趕入合申^⑫地面。將原有的百姓還收集與王罕，其契交之故是這般。

① 在鄂爾渾河東。

② 王罕脫斡鄰所統的部族。

③ 王罕的弟。

④ 部族姓，本屬王罕。

⑤ 部族

姓，本屬王罕。

⑥ 王罕和西遼戰，新爲西遼所敗。

⑦ 八字爲名。

⑧ 王罕的諸弟。

⑨ 是西遼耶

律大石的罕號。秘史稱王罕叔，當是同盟國，和遼宋的稱叔姪一般。⑩ 是肯特山支脈近呼倫湖處。當時是秦赤烏部境。⑪ 這「古兒罕」，約略在大石子夷列即位後，⑫ 當作河西。這是漢地名，蒙古語讀若合申；譯書的人寫做對音，便成合申。

後王罕欲殺其弟額兒客合刺。其弟走入乃蠻種亦難察處，亦難察^①起軍，將王罕卻趕入合刺圪塔^②。種古兒罕處^③去。不多時，王罕反了古兒罕，從畏兀^④、唐兀^⑤二種經過。時止有五個粘纏^⑥、羊擠乳，駱駝上刺血喫。行至古泄兒海子^⑦，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去迎。又自隨後至客魯邁

客列內亦惕
罕的逃王
成吉思的
父仇對

王罕部下
怨言罵
王罕者被

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①地面住過冬了。

①塔陽罕的父。

②在西域回回地。回回就是西遼。

③指尋思干城，是西遼耶律大石建都的地

方。

④是回鶻二字的對音，部落名。

⑤是西夏國。

⑥拈同殺；音古。擺，音歷。拈擺，是山羊。

⑦在

克魯倫河南。

⑧在如今蒙古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克魯倫發源處。

其王罕的弟，並衆官人等數著說：『王罕心性惡，將兄弟每都殺戮盡。自家百姓又被殘害。如今將他如何報。且他在前七歲時，曾被篋兒乞擄去春碓。』
⑩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和母子擄去使他牧放。後懼乃蠻攻殺，他又走去回地面垂河行。
⑪投入合刺乞塔種古兒皇帝處。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經過委兀，
⑫唐兀地面，艱難至甚。被帖木真賑濟了。如今將前恩又忘了，反生歹心，咱每如何好？』說後，有阿勒屯阿條黑將前語告於王罕，將共商量的諸弟及官人額勒忽禿兒，忽勒巴里，阿鄰太子等皆拿住。只有弟札合敢不走入，乃蠻處

去。額勒忽禿兒等繫禁在房內。王罕說：『咱過委兀，唐兀時說甚麼言語來。你每如此，我不與你每一般。』使衆人唾其面，然後疏放了。

○確音對，舂米所用的舂具。舂確，是舂米的意思。○今伊犁的吹河。○就是畏兀；也就是回鶻。

其後狗兒年○秋，成吉思於答蘭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兒四種○對陣。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翻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翻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并四種奧魯○擄盡。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搶財物，成吉思使者別，忽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

○是壬戌年。金泰和二年（一一二〇二），時成吉思四十一歲。○答蘭，譯言是曠野。

捏木兒格思，是河名。這是河旁的地面。○塔塔兒二部，合篋兒乞部，泰亦赤兀部。○近遼東。

○譯言是軍人。

成吉思既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

四部塔塔兒
答蘭捏木
兒格的木
戰爭阿勒
壇犯軍
令

層巒塔塔
兒的密處

的讎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擄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衆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著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卻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別勒古台洩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整治鬪毆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鍾酒畢，方許別勒古台，答阿里台，○入來。』

○太祖的叔父。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對成吉思說：『我有姊姊名也遂，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婿成親，如今不

知在何處？」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肯將你位子讓與麼？」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著他與其婿避亂在林裏。其婿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速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他位子讓與也速坐了。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速，也速干兩個孃子共坐間，也速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合黎等令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個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麼人？」那人說：「我是也速的夫婿。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蠻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即斬了。

只那狗兒年，成吉思去剿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剿捕篋兒乞惕，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真脫忽木[⊖]地面，殺了他大兒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個

也速的夫婿被殺

王罕征伐篋兒乞惕

女兒，并他妻子；又擄了他二子，并衆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麼財物不曾與。

①在色楞格河的西，額爾齊斯河的東。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①時，不亦魯黑在兀魯黑塔黑②的地面，濱豁黑水③行。成吉思與王罕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山④去了。追至忽木升吉兒⑤地面，兀瀧古河⑥遇著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迪土卜魯黑，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他。又追至乞溼泐巴失海子⑦行，不亦魯黑遂窮促⑧了。

①乃蠻部長。②就是額魯特部地，在科布多南。③如今科布多北有科布多河，上游叫索果克

河就是濱豁黑水。④或作阿爾泰山，是大漠西北最大的山，縣互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

不消。⑤今青吉斯河旁地。⑥元時亦稱龍骨河，如今叫烏隆古河，出阿勒台山山尾西南麓。

⑦兀瀧古河所瀦海。⑧是困迫。

王罕變心

成吉思與王罕回時，有乃蠻種能廝殺的人可克薛兀撒卜刺黑，於巴亦答刺黑別勒赤兒。地面，整治軍馬要廝殺。成吉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著宿了。那夜王罕於自己立處虛燒著火，卻逆那合刺泄兀勒。河起去了。

①地在今青吉斯和哈爾察克兩河會合處的西南。②就是哈爾察克河。

札木合的
驢言

那裏札木合，王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真安答在前曾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帝。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真是散歸告天雀兒。』當有兀卜赤黑台的人古鄰把阿禿兒說：『你爲甚諂佞？將自己的兄弟讒譖著說。』

①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札木合以白翎雀自比。②蒙古稱鴻雁叫告天雀兒。鴻雁遇寒，南飛就暖；意謂帝心不可保；要防備着。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他將我做燒飯般撒了。』於是從額垓兒阿勒台①的谷子渡著，直至撒阿里客額兒②地面下了。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③大概料得過了，不把當來數。

①這是倒裝句，就是阿爾泰山內額垓兒谷子。垓，音迭。②是乃蠻建庭的地方。③是伎倆。

可克薛兀撒卜刺黑於王罕的後襲著，將桑昆的妻子百姓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秃口子④行的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初，篋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⑤赤刺溫在王罕處，因這機會，也連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著薛涼格河去了。

④前文四卷主兒乞的地面有朵羅安山，山的口子名迭列，木華黎的祖居住着，名叫帖列格秃伯顏；知「帖列格秃」是口子的意思。⑤就是前文能致風雨的忽都合。

王罕妻子百姓既被乃蠻種可克薛兀撒卜刺黑擄了。差使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⑥來救咱。』成吉思遂差孛斡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

比及四傑到時，桑昆的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拿住間，四傑到來救了；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的百姓，又差四傑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也者。』

○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四人事太祖，都以忠勇稱，號撥里班曲律；漢語就是四傑。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答，曾一次將我自己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今他兒子帖木真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兩個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木真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兀刺的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共說道：『多敵人處剿捕時，一同剿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呵，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著過了。

王罕和成
吉思結父
子的盟約
和盟辭

婚姻談判
的不協

札木合等
的協議和
議者

○進讒言使人相離叫離間。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卻將豁真○名字的女兒，與桑昆子禿撒哈相換做親。桑昆自尊大著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專一門後向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向南坐麼道。』下觀著，不曾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成吉思皇帝女七人，長公主叫豁真。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豬兒年○春間，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到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地面，桑昆處讒說：『帖木真與乃蠻塔陽○使臣往來通話；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卻恁。○莫還倚仗他麼！若不預先除了，您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真呵，我自橫衝入去。』阿勒壇忽察兒○說：『訶額侖母的衆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真合兒塔阿惕說：『他的手脚我與你拏。』脫斡鄰勒○說：『不如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

他待如何。』合赤溫別乞說：『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梢頭，深的水底，^④我與你同去。』

○癸亥，金泰和三年，宋嘉泰三年（一二〇三），時成吉思四十二歲。^①就是太陽罕，乃蠻部長。^②就是這樣。^③埋坤太子的兒子。^④太祖族人。^⑤不管是長是短的意思。

桑昆的讀
請和王罕
的優柔

桑昆聽了札木合衆人說，使撒亦罕脫迭額教對他父親說。王罕說：『我的帖木真兒子行，你爲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①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合的言語狂誕，^②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著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說：『孩兒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桑昆見不從，煩惱著去了。王罕喚回來說：『天莫不不』

桑昆與衆
人的陰謀
和蒙力克
的警告

也客扯連
的機謀和
巴巴乞失
的黑兩入
的警告

愛護麼。兒子行，您怎生要棄捨。你但去做，可以勝得他的事。您自知者。」

○不好的思想。 ○是妄爲大言的意思。

於是桑昆與衆人商議：『帖木真曾索咱女子察兀兒別乞來。如今可約定日期，請他喫許昏筵席。』來時就這裏擊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來，路間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著，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喫許昏筵席？』帖木真兒子省不得。不若只推春間馬瘦，且養馬不去麼道。』成吉思因他說，使不合台，乞刺台兩個去喫筵席。自那裏便回了。桑昆見不合台等到，說道：『被他每覺了，咱每早去圍著擊了他。』

○昏同婚。許昏筵席就是許親酒，蒙古人叫布渾察兒。

那般商議定了。阿勒壇弟也客扯連來家說：『如今共議定了，明日要擊帖木真去，若只今有人報與帖木真，不知怎生賞呵是。』他妻阿刺黑亦惕說：

「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家人聽得恐做真話。」說時，有放馬的人巴歹，送馬乳來。聽得，回去說與同伴乞失里黑。乞失里黑說：「我再去察聽。」到家時，正見也客扯連子納鄰客延磋箭著說：「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家人每的口止當的誰。」又對乞失里黑說：「白馬與栗色兩個馬擊來拴著。我要明日早上馬。」乞失里黑聽得這話，遂去說與巴歹，「恰纔體審你的言語是實了。今我兩個告與帖木真去。」就將兩個馬擊來拴住，至自己房內殺了一個羔兒，將牀木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疋。那夜到帖木真的帳房後，將也客扯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拿你的事，已真實了有。」

成吉思
走合
在只
沙漢
勒比
的兩
息爾
量軍
王學
木和
合札
生貳
密吉
會成
向生
密吉
思後

從成吉思東走到客喇亦惕的王罕的敗滅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遂往躲於卯溫都兒山。陰去處。行時，教者勒蔑做後哨，哨望著。至明日午後，於合刺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中間有阿勒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等來報，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刺安不刺合惕。地面塵起，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時王罕同札木合來。問札木合道：『帖木真處，厮殺的有誰？』札木合說：『兀魯兀惕，忙忽惕。那二種百姓能厮殺，雖當混戰時不亂，從小鎗刀裏慣。他的旄纛。或花或黑。見時可隄防。著。』王罕說：『那般呵，教咱只兒斤。勇士合答黑。吉衝他者。隨後再教土綿，土別干。姓

的阿赤黑失命，斡蠻董合亦惕勇士，豁里失列們太子，領一千護衛的人以次應援。最後仍教咱大中軍衝者。』王罕又說：『我這軍馬，札木合弟你整治者。』於是札木合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伴當每說：『我在前常不前敵帖木真來。如今王罕教我整治他的軍馬，看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真安答知道。』於是札木合暗遣人將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慎者！』

○就是賀魯渾河源東南三音溫都兒山。蒙古語不好叫茂，卯就是茂的轉音。太祖於這山爲王罕所襲，幾至不振，所以冒這山叫卯山；後人忌諱卯字，改稱三音；三音譯言是好。○就是山音溫都

兒山東面的哈奇爾河。祕史凡言主惕或只惕都是指海子。

③蒙古稱沙叫額勒登，又叫額勒蘇，

都是額列惕的轉音。哈奇爾河旁多沙磧，所以得了這個名。

④太祖弟合赤溫的兒子。

⑤就是卯溫都兒山東面的紅柳林。按本書以「忽刺安」作「烏蘭」的很多，「烏蘭」蒙古語是紅。「不

刺合惕」亦作「布爾哈」譯言是「柳」。

⑥二種族名，都是孛端察兒曾孫納臣的後裔。

⑦

合刺合勒
只惕的駝
只惕的駝
只惕的駝

施，香毛，是竿上注牛尾的旄。音毒，是軍中的大旗。

④是防備。

⑤就是女真。按金國本名朱里

真，蕃語舌音訛爲女真。朱里真就是只兒斤的對音。

⑥就是前文的秃兒干。

成吉思知道了這話，說道：『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忽亦勒答兒說：『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抬舉。』主兒扯歹說：『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惕忙忽惕做先鋒廝殺。』說罷，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罕的先鋒只兒斤衝將來。兀魯兀惕忙忽惕迎著衝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命衝將來，將咱忽亦勒答兒刺下馬。忙忽惕軍復翻回於忽亦勒答兒落馬處立了。主兒扯歹領著兀魯兀惕衝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間，斡蠻董合亦惕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軍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父知也衝來，主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衆客列亦惕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卻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既勝了

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忽亦勒答兒回來。那夜起著，離了廝殺處宿下了。

①兀魯兀惕部人，出於納臣，所以稱做伯父。②就是前文的忽余勒答兒，忙忽部人。③是提拔

的意思。④忽亦勒答兒腦中流矢，從馬上跌下，部衆昇歸，太祖親爲傳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

⑤是面頰。

大戰次月
點視李
翰兒出後

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翰闊台，①李羅忽勒，②李翰兒出三人。成吉思說：『翰闊台與中倚仗的李羅忽勒，李翰兒出一同生死，必不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準備。③廝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李翰兒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說罷，李翰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將他馱的割斷，騎著走出，依著蹤跡來了。』

①太宗名；是太祖皇帝第三子。②前文忽作兀。③是預備。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脚垂著。及到來時，幹闊台、李羅忽勒疊騎著一個馬。李羅忽勒口上帶著血，因幹闊台項上中箭，李羅忽勒將凝住的血嘔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著，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幹闊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喫。李羅忽勒說：「敵人的塵土高起著，看著往卯溫都兒山前忽刺安不兒合惕^①地面去了。」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著浡泐灰溼魯格泐只惕名字的水，入答蘭捏木兒格思^②地面去了。

北。
①音匪，是喫。
②不兒合上文作不刺合，同一地，譯文偶異。
③塔塔兒所居地，在哈爾渾河的西

那裏隨後有合答安答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說：「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說：「不可惹鬪的人惹鬪他，可惜，將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教衝咱。」阿赤黑失說：「皇帝皇帝休。」未生兒子時，祈禱著要子嗣。將這既生了的兒子桑昆抬舉。咱達達多半百姓，在咱這

裏，同帖木真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止騎著一匹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呵，咱去如拾馬糞般取將來。」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休搖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回了。」

○息怒辭，以慰王罕。

成吉思自答闐捏木兒格思地面，順著合勒合河○動時，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忽亦勒答兒金瘡未曾痊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幹喇訥訥○山的半崖上葬了。

○今哈爾哈河，源出哈馬爾和呼哈烏爾等嶺，西北流入貝爾池。○遮取禽獸叫打圍。○行軍的糧餉。○哈爾哈河北有依爾該圖山，恰在沿河西行路旁。

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等翁吉刺。○成吉思使主兒扯

合勒合河
的行軍和
忽亦勒答
兒的死

歹領兀魯兀惕忙忽惕去，教說與翁吉刺百姓每：「想著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若不肯投降呵，便斫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刺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會動著他的。

○如今車臣汗左翼前旗及中右旗，是他的故址。
○詞額命和孛兒帖都是翁吉刺氏。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刺，就起著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間？當初咱在勺兒合勒崐山，○忽刺阿訥叭，○的山行，不曾共說來，若有人離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轅，一轅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我豈不比一條轅一個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

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十箇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刺要殺，他遂走入乃蠻^④去了。爲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④來征你。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刺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兒兀真^④獻與篋兒乞的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根前求救。我父領著軍，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將你百姓還了；於土活刺河邊黑林內，與我父做安答。你曾知感著說：「這恩於你子孫根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隨後你弟額兒客合刺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④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不及一年，又反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窮乏了。擠著五個羊，刺著駝血喫。騎著個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內，又科斂著養濟你。你後將篋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後又同追不亦魯黑^④於拜答刺黑別勒赤列^④地面，與可克薛兀撒卜刺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著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刺

黑卻襲著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正，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如今有甚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①六字爲名，是札刺亦兒族，和太祖弟是兩人。②就是前文的速客該者溫。③是什麼事。④

是怒音田。⑤就是車臣汗中末旗西北界額爾克納克山，又稱渾察沁嶺。⑥是渾察沁嶺西面

的支山；就是前文的黑林子。想當日樹林極廣，從土拉河源的東面，迤而南再迤而西，連山不斷，雜

樹叢生，都可稱做黑林子。⑦是拖；是拉。⑧那時乃蠻主是塔陽父亦難察。⑨王罕既非遼後，

何以稱西遼爲叔父？當是耶律大石轉戰時，嘗和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爲兄弟，所以王罕稱做叔

父。⑩蒙古語是娘子。⑪就是契丹二字的對音。⑫是前乃蠻部長古出古敦不亦魯罕。⑬

前文作巴亦答刺黑別勒赤兒。

王罕聽了這言語，嘆息著說：「帖木真的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樺⑭皮桶內，說：「我若

見帖木真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音華。木名；產遼東及西北諸地。皮厚而輕軟，用襯褲裏，或爲刀靶。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了。在前時每

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鐘飲有來，爲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鐘滿飲呵，待費的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您兩個不知如何要棄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勒壇你父忽秃刺皇帝，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輩有巴兒壇的子撒察，台出，他兩個也不肯做。你衆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罕處您我生伴著，休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真，無帖木真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流守得好著，休教別人作營盤。』

○前文作忽圖刺合罕。

○這是指黑林王罕所居。三河是土拉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

對札木合
的諷刺痛
實阿勒壇
忽察兒二
人的贊信

呼脫鄰
弟的緣

皆誠桑
不孝和
頹桑昆
的莫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說：『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察刺孩領忽，○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答。他的子名速別該。速別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該晃脫合兒。也該晃脫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姓要諂佞著與王罕。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如此。』

○就是屯必乃薛禪。○海都次子，於屯必乃爲叔父。

成吉思再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你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曾將咱每一般抬舉。你生心恐怕我攬在你先，將我嫉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舊嫉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存時要做皇帝麼道，故教心裏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個人來。』成吉思將這話分付了阿兒孩合撒兒速格該者溫，○他兩個對桑昆說了。桑昆說：『他幾曾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牛在打電，幾曾

說是安答來只說脫黑脫阿師翁續著羊①回羊尾子②行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廝殺爲頭的言語。你必勒格別，乞脫朶延兩個將旄纛立起，驢馬每放得肥著，無有疑惑。」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溫因他妻子在脫幹鄰處，不曾回來；阿兒孩合撒兒將這話對成吉思說了。

①俗稱乾兒。②就是雪格該。者溫，是勇士的意思。③是束縛兩羊的頭。④是從羊尾後取乳。

喻太祖天天想殺王罕，好比奪取羊乳。

巴勒濟納
翻的駐營

成吉思隨卽起去，至巴勒渚納海子①行住了。那裏正遇著豁魯刺思種的搠斡思察罕等，不曾廝殺，便投降了。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②，自汪古惕③種的阿刺忽失的吉惕④忽里⑤處來。有羯羊⑥一千，白駝一個，順著額湏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來至巴勒渚納海子飲羊時，遇著成吉思。

①水名。在幹難河北。②是回回教。阿三，回回教人。③金國地。④是名。⑤是官名。⑥音揭。是已被閹割的羊。

成吉思在巴勒渚海子住時，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子并三子也古，也松格，秃忽撒在王罕處，噶身領幾個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尋至合刺溫山，噶緣嶺尋不見，乏了糧食，吃生牛皮筋。行至巴泐渚納海子，尋見兄成吉思，成吉思喜歡噶了。商量者，差沼列歹種的人合里兀答兒，兀良合歹種的人察兀兒罕，二人做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回去時，只於客魯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行來。』約會著，隨卽教主兒扯歹，阿兒孩，兩個做頭哨，去客魯漣河的阿兒合勒苟吉地面下了。

○人名，是後來太宗朝的諸王。

○卯溫都兒山的戰爭，合撒兒妻子陷於王罕。

○肖特山支脈。

○喜得王罕的虛實。

○就是前文一卷的沼兀列亦惕氏，源出孛端察兒妾的兒子沼亦列歹。

①者勸篋的弟。②是額爾克納克山麓地在克魯倫河的西南岸。③就是阿兒孩合撒兒，因爲和太祖弟合撒兒易混，所以刪去合撒兒三字。

合里兀答兒，察忽兒罕。④二人到王罕處，將說去的言說了。王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合里兀答兒說罷，王罕說：『果那般呵，教合撒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秃兒堅，同合里兀答兒等去。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秃兒堅望見下營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合里兀答兒快馬趕上，不敢擊，前面橫當⑤著。察忽兒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秃兒堅騎的馬臀⑥尖射坐⑦了。那裏將亦秃兒堅擊住，將至太祖處，送與合撒兒教殺了。

④就是上文的察兀兒罕。⑤是阻擋。⑥音屯，是兩股上端和腰相連的部位。⑦是射中的意思。

合里兀答兒等對太祖說：『王罕不隄防，見今起著金撒帳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太祖說：『是。』遂教主兒扯歹，阿兒孩兩個做頭哨，日

王罕金帳
亦秃兒堅和
的筵會
的數捕

者拚額
山的合戰
力勇士的
出黑爭

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溫都兒山。○的折兒合不赤孩地面。○的口子行，將王罕圍了，廝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纔投降。不知王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這廝殺中有合答黑把阿禿兒。○名字的人說：『我於正主不忍教您擊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著。如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說：『不肯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著，獨與我廝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忽亦勒答兒的妻子，永遠做奴婢使喚。○因當初忽亦勒答兒先說要廝殺的上頭，教他子孫常請受孤寡的賞賜。

○前文作者額兒溫都兒山。

○在者折額兒溫都兒山旁，就是從前桑昆所駐的別兒客額列

地。

○合答黑就是前文的合答黑吉，出於只兒斤氏；稱「把阿禿兒」和前文稱勇士一樣。○

太祖和王罕對陣，忽亦勒答兒腦中流矢，太祖親爲傅藥，無效而卒。太祖因他功高，使世世歲賜不

絕。如今把合答黑吉賞賜忽亦勒答兒家做使喚，就是這個緣故。

從塔孩勇士的恩賞到征伐篋兒乞的

塔孩勇士
的恩賞和
札合敢不
的子女

那遍將客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的人塔孩①把秃兒，太祖處有恩②的上頭，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③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一女，長女名亦巴合，④太祖自娶了；次女名莎兒合黑塔泥，與了拖雷。⑤爲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虜了。

①前文作塔乞，又作答孩，是一人。②前塔孩同速客該往王罕處告即位有功。③本是王罕勇

士合答黑吉所管。後文八卷又稱阿答兒乞等百姓。④後來賜與主兒扯歹。⑤睿宗景襄皇帝

諱拖雷。按睿宗是太祖第四子。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並鋪陳金器皿，及管

巴歹乞失
里黑的恩

實和客列
亦惕野
的力配

王罕被殺
馬夫潤
出賽桑昆
馬夫賽的
忠實和太
顯赫殺
主的馬夫

器皿的人，盡數與了。又將客列亦惕汪豁真[○]姓的人，就與他兩個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蓋。[○]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廝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惕諸姓每，都分與衆伴當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

[○]就是汪古惕。[○]金源舊禮，凡天子宴饗，必奏樂，天子飲畢，衆樂齊止，別奏曲以飲陪位的官，叫喝蓋。[○]是王罕黑林左近的地面。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盤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里速別赤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

[○]地在王罕所居黑林的西面。[○]「涅坤」洄是「鄂爾坤」的轉音。這捏坤水和卷三的幹兒洄水，本卷後文的幹兒豁水，都是鄂爾坤河。

乃癸皇帝
王罕的
祭壇
頭可克
兀撒刺
黑讓塔

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桑昆此時在外，不會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去了。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闊闊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擊了。潛往欲射中閒，被闊闊出牽馬走了。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闊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你可將這金孟子與他，教尋水喫。』闊闊出遂將金孟子撒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

○是西夏地。川勒，譯言是沙磧。地面無水，止有野獸，桑昆等所以致渴。○桑昆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資。後走至龜茲國，爲國主所殺。但祕史不載桑昆結局。

乃蠻 ○皇帝塔陽的母 ○古兒別速說：『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

早，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祀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為不祥，就踏踐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刺黑名字的人說：『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察必勒格皇帝曾說：「我老了，這婦人年少，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又柔弱。除飛放^㉔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再後塔陽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㉕教箭筒說^㉖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上只有一個日月，地上如何有兩個主人。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衣服黑暗，取將來要做甚麼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的弓箭奪來。』

○是時乃蠻乘王罕敗後，擴境至於杭愛山。

○若是塔陽的母，年紀必大，觀塔陽敗後，成吉思收

塔陽不聽
老將的忠
諫明於心
曾於的刺
忽失的吉
傷里的征
伐乃擊的
會戰

入後宮，則又像是塔陽的妻。按蒙古陋俗，做汗王的多妻後母。下文塔陽的父曾說我老了，這婦人年少，可知古兒別速本塔陽後母，後遂爲妻。㊸據這老皇帝三字，知王罕盛時，乃蠻嘗爲役屬。

㊹元制自御位及諸王，都有鷹人，冬春之交，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遊豫，叫做飛放。㊺王罕已死，桑昆逃西夏，亦必僭號，故稱老王罕。㊻同嚇。

可克薛兀撒卜刺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說大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古惕種的主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㊼說：『這東邊有些達達每，你做右手，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乃蠻的塔陽要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提防，恐來奪你弓箭。』此時太祖正在帖篋延客，額兒地面。㊽圍獵，知了這語，就圍獵處，與衆人商量。多說：『馬瘦如何可好？』斡惕赤斤。㊾說：『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別勒古台又說：『若

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恃其國大民衆，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咱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撒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上七字爲名。忽里譯言是部長。

○使人知道叫提省。

○在土拉河源相近處。

○就是太阻

弟帖木格。以後都稱幹惕斤。

別勒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地
面起去，至合勒合河幹兒訥兀。地的客勒帖該合荅地。行，下了。將自己軍
馬數了，立千百戶牌子頭。設六等扯兒必官，都委付了。又設八十個做宿
衛的人，七十個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戶并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
好者，充之。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如廝殺則教在前，平時則
做護衛。幹歌列扯兒必。與忽都思合勒潺將七十個散班，一同管了。

○和前文的阿不只阿闊迭格兒，異文而實一地。

○前文六卷作幹訥訥訥，就是伊爾該圖山。

幹千牌千山
兒戶的兒
訥百駐訥
兀營兀
士頭士
必頭必
撒衛撒
夫衛夫
歌衛歌
的必的

③伊爾該圖山東南有額勒該山，額勒該和客勒帖該譯音相合。「合答」譯言是山峯。這地面因

在額勒該山峯的下面，所以叫做客勒帖該安答。④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鬪，下馬則

屯聚牧養。長萬夫的爲萬戶，長千夫長的爲千戶，長百夫的爲百戶。⑤是宿衛官。用於大朝會，就

叫圍宿軍用於大祭祀，就叫儀仗軍。用於車駕巡幸的時候就叫扈從軍。守護密藏，就叫看守軍。或

夜以警非常，就叫巡邏軍。或歲漕到京師，用以彈壓的，就叫鎮遏軍。這就是六等扯兒必官。⑥自

從忽亦勒答兒死後，遂以阿兒孩代領忙忽惕。⑦就是李幹兒出弟幹歌連。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并散班，護衛，①廚子，把門人等，教日裏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著馬。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著門口立。至次日抬湯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那管的千百戶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①在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的叫護衛。

鼠兒年 ②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著客魯連河行了。

軍斥候的
突來歹
扯兒必獻
疑兵的計
策

教者別，忽必來二人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著乃蠻在康合兒合①山頭哨望的，往來相逐間，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朶歹扯兒必②對成吉思說：『咱人少遠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彼人雖多，其主軟弱，③不會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擊其不整，④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

①宋寧宗嘉泰四年，歲次甲子，金泰和四年（一一二〇四）時成吉思四十三歲。②就是杭愛山。

③康合就是「杭愛」的對音。④就是前文總管家內人口的多歹。扯兒必乃是官名。⑤是懦

弱無勇的意思。⑥就是不備。

增敵氣克和親的別
勝無他赤若
銳勇父速他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①的合池兒②水邊。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呵不轉睛，腮上刺呵不躲避。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過金山③，整擄軍馬，誘引著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馬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勝麼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④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⑤處，牛犢喫草處，都不曾到。⑥如今怕了。』說這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廝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里速別赤說：『你的父亦難察必勒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的脊背，馬的後胯，⑦不曾教見；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可惜可克薛兀撒卜刺黑⑧老子，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歎息說罷。

於馬上打著箭筒另去了。

① 康孩是杭愛的對音。這地面當是杭愛山下的地面。② 就是阿索郭特河；源出杭愛山。③ 就

是阿爾泰山；是漠北的大山阿爾泰，譯言是金。④ 以婦人比塔陽，喻其巽懦無勇，和婦人一般。

⑤ 是長於阿保之手的意思。⑥ 是生於深宮之中的意思。⑦ 言有進無退，所以馬尾人背，不使

敵人看見。勝，亦作跨。兩股間叫跨。⑧ 乃蠻名將。在前曾襲擄王罕和桑昆的妻子。戰敗就死，故上

置可惜二字。

塔陽的畫
進成吉思
迎戰塔陽
和札木合
的問答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您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渡翰兒豁水，至納忽。山崖東邊，察乞兒馬兀惕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見，乃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中軍，幹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山立住。成吉思哨望的，隨即將乃蠻哨望的，趕至山前。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蠻處。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

說：『是我帖木真安荅，用人肉養的四個狗，^④曾教鐵索拴^⑤著。那狗是鋼額鑿齒，^⑥錐舌，^⑦鐵心，用鑲^⑧刀做馬鞭，飲露嘶風，^⑨廝殺時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勒蔑，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歡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衣服的，兀魯兀惕，忙忽惕二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荅，渾身^⑩穿着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麼？您曾說：「若見達達時，如小殺纏^⑪，^⑫羔兒，蹄皮也不留。」您如今試看。』塔陽說：『但可思，^⑬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母的一個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⑭長。喫個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個強牛拽著來也。他將帶弓箭的人全嚙呵，不礙著喉嚨。吞一個全

人呵，不句㊸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㊹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與他相鬪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 ㊺箭射呵，將人連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故拙赤合撒兒。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最少的子，名斡赤斤。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北源出杭愛山東麓。二水合而東流，入鄂爾坤河。㊻就是鄂

爾坤河。㊼就是如今的錫爾哈阿集爾罕山。㊽是錫爾哈集爾罕山東面的小地名。㊾本在

王罕處，王罕敗後，西依塔陽。㊿者別，忽必來，者勒篋速別額台，四人凶猛如獵狗，故稱四狗。㊽

是扣。㊿牙齒和鑿子一般的銳利叫鑿齒。㊽舌頭和錐子一般的尖銳叫錐舌。㊽通作環。

㊽是喝風的意思。㊽是全身。㊽是小羊；骨軟易嚼，故可吞嚥不留。殺撻音古力。㊽古懼字。

㊽伸手爲度，度約六尺。三度是丈八。㊽是不够。㊽昂忽阿，人名，是一個力士；能以強弓射箭，人

札木合 乃蠻 心乃蠻 敗塔陽 捕古出 克古出 成吉思 遠聚古 別納

兀兒乞 勒討乞 兒孫乞 的女和 忠腦 牙獻 亦的

家稱他的箭叫昂忽阿箭。⊙客亦不兒，人名，善射箭。人家稱他的箭叫客亦不兒箭。

札木合遂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塔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去，並無廝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荅，你謹慎者。」那日太祖見日色晚，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遯，人馬墜於山崖，相壓死者甚衆。明日擊住塔陽。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割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達達札荅蘭，⊙合荅斤，⊙等種，也都來投降了。那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氣息，你如何卻來？」成吉思遂納了。

⊙同遁，是逃。⊙札木合同族。⊙不忽合塔吉後。

那鼠兒年秋，太祖於合刺荅勒忽札兀刺地面，⊙與蔑兒乞的脫黑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百姓虜了。脫黑脫阿同二子

忽都，^①赤刺溫，^②帶幾個伴當走了。初虜蔑兒乞時，豁阿思^③蔑兒乞種人答亦兒兀孫將他忽闌名字的女子，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閒被亂兵所阻當。遇著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④答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著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閒，其女子忽闌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獻去。路閒因有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著納牙留住呀，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問我皮膚便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忽闌的言語是。』就那日將忽闌試驗呵，果然不曾被污。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句當^⑤裏可以委付。

①就是哈喇塔爾河旁的地面。

②和太祖舊駐在克魯倫河北的撒阿里客額兒，名同而地異。

查哈喇塔爾河西，有錫巴里卡倫，就是這撒阿里客額兒。
人。^④後文亦作赤老溫。^⑤就是前文三卷的兀注思
額禿的兒子。^⑥是辦理大事。句音邁。

③前文或作忽都合，或作忽圖，均是一
④是官名。前文或作納牙阿，是失兒古

從蔑兒乞的的敗滅到主兒扯歹的恩賞

育成思道
黑脫黑脫
阿脫黑脫
何戰死乃
變古出魯
克古奔魯
沈白奔魯
蔑兒乞的
乞滅的

初虜蔑兒乞的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幹歌台。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刺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領○去。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根源行，○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廝殺。脫黑脫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子只割將他頭去，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至回回地面垂河行，與合刺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蔑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刺溫過康里欽察○種去了，成吉思也回至老營。

此時沈白攻破台合勒寨，將蔑兒乞的百姓盡行殺擄了。又先投降的蔑兒乞的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色楞格河與鄂爾坤河將合流處，有一特爾格小河北來注入。「台合勒」和「特爾格」音近。當是河旁的山，以河名爲山名。○從科布多西行，踰阿爾泰山脊，山脊一帶，就叫阿來嶺。○額兒的失，是水名。不黑，是水的通稱。按額兒的失不黑，就是額爾齊斯河的異名。○都兒麻，地名，就是如今俄羅斯有地叫託穆斯科的對音；在色楞格河的西，額爾齊斯河的東。因爲是託穆河源所出的地方，所以叫根源。○亦作柯耳魯，種族名。○西遼上。○部落名，在今俄羅斯境

那牛兒年，○成吉思造與速別額台一個鐵車，教襲脫黑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廝殺敗著，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擊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匹未瘦，行

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間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著。馬的鞦並鬧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④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阿子每拏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蔑兒乞的拏我，將不兒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仇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①太祖稱帝的前一年，歲在乙丑。

②鳥名，鷹屬。

③同鑿，音悄ㄎ一么是起土的用具。

④就是

依法懲辦的意思。

札木合爲
從士所捕
成吉思
盡舊友

乃蠻蔑兒乞的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個伴當，同做劫賊。因上偷魯山①去，殺了一個獐羊②。燒喫。喫問，札木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獐羊殺了燒喫。』說後，五個伴當將他拏了，送與成吉思。札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③會拏鴨子，奴婢能拏主人。皇帝安荅

札木合的
慚悔和知
命成吉思
賜令札木
合自盡

必不差了。』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擊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並他子孫盡典刑了著。』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一隻車轆，你分離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共提說，睡着時共喚醒。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吉慶的安荅，若真實廝殺時，你卻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廝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廝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

①今唐努山，起自色楞格河源的北面，迤而西凡千餘里。②羴音元，獸名，羊屬；狀若驪，善鬪。③

老鴉爲人所賤惡，以喻奴婢。

既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少做安荅時，不可消化的飲食，①曾喫，不可忘的言語，②曾說，因人將咱離間，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③不敢與安荅相見。如今安荅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將衆百

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蟲，^㉑底衿^㉒內刺一般。反使安荅日間心不安，夜間睡不穩。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驢馬。我自小亡了父母，又無兄弟，妻好說長話，^㉓伴當不中倚仗。爲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荅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荅得心安。俺又教不出血死^㉔呵，我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札木合安荅，雖是另行，不曾有真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他又是大名頭的人，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有個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搠只^㉕荅兒馬刺台察兒兩個的馬羣相搶刼的上頭，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廝殺。趕入我者刺捏地面^㉖的狹處，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厚禮葬了。

㉑ 謂敵血。

㉒ 謂盟誓。

㉓ 是羞見人面的意思。

㉔ 蟻蝨刺膚，使人不安。札木合陰懷異志，欲除

翰羅河
源
和次即
臣封賞
功位源

失吉忽
禿
忽受寵

太祖以自王，致太祖日夜不安，故以蠶自喻。⑤音今。是衣領。⑥婦有長舌，蒙古亦有此語。⑦

賜令自盡。⑧就是拙赤。⑨前文作者列捏。

成吉思既將衆部落收捕了，至是虎兒年，○翰難河源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封功臣木合黎爲國王。命者別追襲古出魯克，整治達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人爲千戶。

○宋寧宗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一一二〇六），歲在丙寅。是年太祖稱帝，時四十五歲。○駙馬都尉，漢官名，晉以後凡尙公主的必授此官，故公主的夫婿稱駙馬。元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的君主，不能尙公主，所以世聯戚畹的，親視諸王。

成吉思說：『這駙馬並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禿忽○喚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去。失吉忽禿忽說：『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內，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曾做我第六的弟，依

我諸弟一般分分子，百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偽的事，你懲戒著。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者。凡斷了的事，寫在清冊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失吉忽秃忽說：『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與衆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內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著要。』失吉忽秃忽既受了恩賜，卻喚孛斡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

○前文作失乞刊忽都忽。○是幼童。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著那恩，賜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絕了。』

○是騙。有便已害人的意思。

成吉思再對李幹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驢馬八匹，被賊劫去。我襲著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我與作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你父納忽伯顏有家財，只你一子，爲甚肯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我被三種蔑兒乞的逐入不兒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甘苦。我與塔塔兒於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相抗著宿時，正遇著霖雨，你欲我歇息，披著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脚只卻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衆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兒地面，忽禿刺⊖皇帝歡躍的鬚⊖鬆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著你父古溫豁阿。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爲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坐次在衆人之上。東邊至合

刺溫山，你就做左手萬戶。直至你子孫相傳管者。』

○卷一作忽刺。○音朋，是散亂。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曾說先兆的言語，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曾說我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十個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女子，從你揀三十個。再將三千巴阿里種，○又添塔該，○阿失黑，○二人管的阿答兒乞，○種等百姓，湊成一萬。你做萬戶管者。順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內百姓，○地面，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違了的就處治者。』

○源出李端察兒次子巴阿里歹，豁兒赤是其後裔。○前文或作塔乞，或作塔孩。○札合敢不的廚子。○卷一作阿答兒斤，源出合赤溫子阿答兒歹。○額爾齊斯河沿途都是林藪，沿額爾齊斯河岸，都是塔塔拉人居住。

成吉思再對主兒扯歹說：『你緊要的恩，在合刺合勒只額列惕地面，與

勒只揚的
最人戰功
賜巴合
與主兒
於時的
歹的數

王罕廝殺時，正愁間，雖是忽亦勒荅兒先說要廝殺，然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等緊要的軍馬殺退，直衝至中軍天門與門戶，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時若射不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隨後順合勒合河起時，我望你如高山遮護一般，及至往巴勒渚納海子處征王罕時，你做頭哨，因天護助，將客列亦惕緊要的國平了。所以乃蠻蔑里乞種，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蔑兒乞的潰散時，札合敢不獻了兩個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用計策將他掣住，方虜了百姓。這是第二次功。」遂將夫人亦巴合賜與主兒扯歹。成吉思對亦巴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顏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內列著。如今爲主兒扯歹征戰時，捨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頭，將你賜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著這有道的道理，直至于子孫孫，亦巴合位子裏，休教斷絕了麼道。」再對亦巴合說：「你父札合敢不當初教廚子阿失帖木兒[○]等，引二百人與你做從嫁有來。你如今去

時，留阿失黑帖木兒等一百人做遺念。①又對主兒扯歹說：『有四千兀魯兀種的百姓，你管者。』

①就是前文管阿答兒乞百姓的阿失黑。②是紀念的意思。

從忽必來受賞到頒布宿衛等服務的勤方

成吉思再對忽必來說：『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勒蔑者別速別額台四個，如猛狗一般，凡教去處，將堅石撞碎，崖子衝破，深水橫斷，所以廝殺時教你四人做先鋒。教孛斡兒出，木合囊，孛羅兀勒，赤老溫四傑隨從我。教主兒扯歹，亦勒答兒。』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馬事務，忽必來你爲長者。』再說：別都溫。性拗。的上頭，我怪他，不曾教做千戶。與爾正好一同做千戶，商量著行。看他久後如何。』

○前文皆作忽亦勒答兒，似脫一忽字。○前文有抹赤別都者溫，大約就是此人。○音一么，不順從叫拗。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木合黎等說：『這忽難，夜間做雄狼，日裏做黑老鴉，依著我行，不曾肯隨歹人。你凡事可與這忽難，闊闊搠思二人商量著行。我子拙赤最長，教忽難領著格你格思，就於拙赤下做萬戶者。』又說：『忽難，闊闊搠思，送該，兀孫額不干，四人，但曾聞見的事，不曾隱諱，便來對我說了。』

① 格泥格思氏人。

② 喻能劫營殺人。

③ 喻能練軍整伍。

④ 太祖皇帝有六子拙赤居長。

⑤

種族名。前文一卷你作泥源出抄真斡兒帖該的第六子格泥格思後，遂成此種族。⑥ 別速部人。

⑦ 就是兀孫老人。

⑧ 是隱瞞。

者勒蔑前
事的道想

成吉思再對者勒蔑說：你父札兒赤兀歹老人，背著風匣，自不囉罕山來，於斡難河送里溫孛勒荅地面生我時，與了一個貂鼠襖兒。此時者勒蔑在襖襟內，自那裏許做了貼己奴婢，一同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自福慶的伴當，九次犯罪休罰者。』

脫命父子
各管千戶

共患難的
汪古兒

○音藉。是小兒衣。 ○音繼保。是負兒衣。

成吉思對脫命○說：『你父子爲甚得各管千戶？因你助你父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必名分。如今將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戶，與脫魯罕○商議著行。』

○蒙力克之子。 ○就是太祖子拖雷。脫魯罕是拖雷汗的異譯。

成吉思再對蒙格秃乞顏的子汪古兒廚子○說：『在前你與這脫忽刺兀惕三姓，○塔兒忽惕五姓，○敵失乞惕，○巴牙兀的兩種，與我做着一圈子，昏霧中不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寒濕處曾共受來。如今你要甚麼賞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棟呵，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都散在各部落裏有。我欲要收集者。』成吉思應許了。說：『你收集了，做千戶管者。』又說：『汪古兒，孛羅兀惕你二人，分左右散茶飯均勻，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騎馬著，於多人處散茶飯者。坐時，你二人於大酒局分左右，與脫命等俱向北坐著，就料理茶

飯。」

○前文作翁古兒。太祖令管飲膳，所以叫廚子。○前文有札刺亦兒種合赤溫，合刺孩，合闌勒歹，

三個脫忽刺溫兄弟一句；是三人都出脫忽刺氏。○合答安兄弟五人，是塔兒忽氏。○敵當依

前文作敵。前文有此種姓，未言何人。○前文朵奔蔑兒干家裏使喚的人，其父自云我是馬阿里

黑伯牙兀歹人氏。此巴牙兀惕就是伯牙兀歹的對音。

額勒
命收
養的
人
兒

成吉思再對孛羅兀勒說：『我母親將你並失吉忽秃忽，古出，闊闊出四個，於營盤內拾得做兒子。養育提攜著，教你成人，欲要與俺兒子每作伴。我母親養你每的恩，您曾報了多少來？孛羅兀勒與我做伴，凡緊急的征戰處，雖有兩的夜裏，與敵人抗拒時，不曾教缺了湯飯，使我空宿了。又族滅了塔塔兒時，有合兒吉勒失刺逃出，無喫的，卻回來母親的家內，他說是尋衣食的。母親說：「既是尋衣食的時，那裏坐。」就於西邊門後坐閒，有拖雷方五歲，入門來，卻出去。被合兒吉勒肘。○下挾出，用手抽刀。母親叫著說壞了兒子。時孛羅兀勒

妻阿勒塔泥正在東邊坐著，隨即走出，將那人頭髮拏住，又將那抽刀手扯住，連刀落了。此時房北邊有者歹，^㉑者勒蔑，二人殺牛聽得阿勒塔泥叫，二人將刀斧就那裏將那人殺了。後阿勒塔泥、者歹、者勒蔑，三個爭頭功，者歹、者勒蔑說：「若不是俺來得疾，^㉒你一個婦人，怎奈他何？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泥說：「你每不聽得我聲音呵，你每如何來？又不是我拏著他頭髮，扯落他刀子時，比你來呵，拖雷已被他害了。」這般論來，阿勒塔泥得了頭功。又說於合勒合勒只惕地面，與王罕廝殺時，幹哥歹^㉓項上中箭，孛羅兀勒將塞了的血唾去，救了幹歌歹性命。他能還報我母親養育恩，將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艱難處，也不會怠慢。今後九次犯罪休要罰者。」

○是手臂中部彎曲處。○前文作哲台，太祖命帶弓箭。○疾是快。○就是前文的幹闊台。也就是後來的太宗英文皇帝。

成吉思再說：「女子每行賞賜咱。」○

命兀孫
爲別乞

忽亦勒
答兒
族的
的

○因阿勒塔泥受賞，而及其餘的女子。如合答安，豁阿黑臣老婦，德薛禪妻，搠壇等都有賞賜。

成吉思再對兀孫老人說：『兀孫，忽難，闊闊，搠思，迭該這四個人，但聽見得，心內想起的事，不曾隱諱，都對我說。如今達達體例裏，以別乞○官爲重。兀孫你是巴阿鄰○爲長的子孫，你可做別乞。做別乞時，騎白馬，著白衣，○坐在衆人上面。揀選個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

○回部大頭目，叫阿奇木伯克，最爲尊貴，生殺予奪，惟其所爲。此別乞就是伯克的對音。按祕史稱別乞的，有太祖異母弟別克帖兒。有撒察別乞。有忽察兒別乞。有脫古思別乞。有察兀兒別乞。有合赤溫別乞。有必勒格別乞。有忽都合別乞。都是尊貴的稱呼。惟不里孛闊，亦作不里孛可，孛闊，孛可與此別乞二字，音同字異。○出自巴阿里歹後。○回教以白爲吉。蒙古初興的時候，已習回教，故發別乞以宣揚回教，是其舊俗。

成吉思再說：『忽亦勒答兒安達，○在前廝殺時，先開口要廝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

察罕豁阿
子的恩賞

瑣兒罕失
刺父子的
舊恩

○就是安答蒙古語，是契交的意思。

成吉思再對察罕豁阿○的子納鄰脫斡鄰說：『你父，我跟前謹慎。於蒼
闡巴勒主惕地面裏斃殺，被札木合廢了。○如今你請受孤獨的賞賜者。』脫
斡鄰說：『我的兄弟捏古思散在各部落內，我欲收集咱。』成吉思許他收集，
教他子孫世襲管者。

○就是前文的察合安不洼，死於答蘭巴勒主惕的戰役。成吉思追溯其事，故恤其子。○是殺。

太祖又對瑣兒罕失刺說：『我小時被泰亦赤兀種的塔兒忽台，乞鄰勒
禿黑，兄弟每拏我時，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合荅安女子奉侍我，放出我來。您那
恩，我心中日夜長想著，有來。您卻自泰亦赤兀處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
要甚麼賞賜？』鎖兒罕失刺父子說：『俺欲要蔑兒乞的薛涼格地面。○自在
下營。再要如何賞賜呵，皇帝理會者。』成吉思說：『依著你，那地面內自在下
營。再教你子孫行，許他帶弓箭喝盞。九次犯罪休罰者。』又對其子赤老温，沈

伯○說：『在前你二人說來的言語，如何忘得。你二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自來索者。』又說：『鎖兒罕失刺，巴歹，乞失里黑，教你每每自在，出征去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者。鎖兒罕失刺，是在前泰亦赤兀種的脫迭干○家人，巴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連○放馬的，如今教倚仗著我快活者。』

○今恰克圖的南面

○前文作沈白

○就是前文的脫朵格

○前文格作客

成吉思再對納牙說：『當初你父子每○將塔兒忽台乞里勒禿黑擊將時，你說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著擊去，就那裏放了，來歸順我。爲那般，我會說這人省得○大道理，久後一件事裏委付。如今孛斡兒出做了右手萬戶，木合黎國王做了左手萬戶，你做軍中萬戶者。』

○納牙的父叫失兒古額禿。

○省是懂。

別和速
額台的
封戶的
送該的封

不廢正主
的納牙原

再對者別，速別額台兩個說：『您自收集的百姓，管著做千戶者。』
再教收羊的送該，將無戶籍的百姓，收集著做千戶者。

古出兒和
木勒合勒
兒的封戶

設稅需滿
萬人

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下的百姓內，抽分著，教他與札荅刺種[○]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戶管者。

[○]前文或作窟出沽兒，或作古出沽兒。

[○]源出字端察兒的子札只刺歹。

[○]前文亦作木惕合

勒忽。以牧養馬羣有功。

當初共立國的人，合做萬戶千戶百戶的，都委付賞賜了。成吉思說：「在前我只有八十人做宿衛，七十人做護衛散班。如今天命衆百姓俱屬我管，我的護衛散班等於各萬戶千戶百戶內選一萬人做者。揀選時，於各官并白身人兒子內，選揀有技能身材壯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五人。牌子並白身人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三人。其千戶的子，伴當十人，所用馬匹，於本千戶內科斂，整治與他。與時，除父分與的家財，並自置財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與者。其百戶子伴當五人，牌子白身人子伴當三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干百戶牌子多

人有違者，加以罪責；若宿衛時趨，○避不來者，則選人補充，將那人發去遠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當者。』

○音朶是躲避。

於是各千百戶，依著成吉思言語，揀選將來。將在前宿衛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添至一千，命也客捏兀鄰○做爲頭千戶者。在前帶弓箭的，四百人，原教者勒蔑也孫帖額，卽不吉歹○一同管了。散班與帶弓箭的人，入直時，分作四班。一班教也孫帖額爲長；一班教不吉歹爲長；一班教火兒忽荅爲長；一班教刺卜刺哈爲長。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孫帖額爲長者。

○就是也客扯連，他的兩個女兒也遂也速干，都是皇后，因外戚的緣故，得列宿衛。○就是前文

阿勒赤歹的放馬人赤吉歹，赤字疑筆誤。○直，同值。

在前李翰兒出親人，翰哥列扯兒必，○原管護衛散班，添至一千，還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里，○親人不合，○管者；一千教亦魯該，○親人阿勒赤歹管

也客捏兀
鄰爲千宿
衛長

八百宿衛
長八人

四班分
值不點
檢和入
班處罰

者；一千教朵歹扯兒必^⑤管者；一千教朵豁勒忽^⑥管者；一千教主兒扯歹親人察乃^⑦管者；一千教阿勒赤的^⑧親人阿忽台管者；一千選揀的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管者。平時只做散班，出征時教前面做勇士者。各千戶內選揀得宿衛的八千，同帶弓箭的二千，通計護衛的一萬。成吉思說：『這些做我護衛的人，以後教做大中軍者。』

①就是字幹兒出的弟幹歌連。連的轉聲爲列。扯兒必，是官名。②就是木合黎。③木合黎的弟。

④後文亦作亦魯。⑤就是前文管家內人口的多歹。扯兒必，是官名。⑥就是前文忙忽種的多

豁勒忽。同幹歌來等俱帶弓箭。⑦主兒扯歹的子材武過人。從太宗及世祖歷事四朝，因有功的

上頭，封德清郡王，賜金印。⑧的字上文作歹。的，是歹的轉聲。

成吉思再說：『護衛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合管者；一班教阿勒赤歹管者；一班教朵歹扯兒必管者；一班教朵豁勒忽管者。』四個爲長的委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著說：『入班時，爲長的官人，領著扈衛^①的散班宿，三夜一次

交替。⊖若有合⊕入班的人，不入者，答三十；第二次又不入者，⊗答七十；第三次無事故又不入者，答三十七下，⊘流遠方去者。掌護衛的官人，凡換班時，將這言語，省會一遍；若不省會，則掌管的有罪。既省會了，有違了號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護衛的官人，不得我言語，休將所管的人，⊙擅自罰者。凡有罪的，必奏聞了，將該斬的斬，該打的打。不依我言語，將所管的人用條子打的依舊教條子打他，用拳打的依舊用拳打他。

- ⊖就是侍衛。 ⊗宿衛分四班，每三日一更。申酉戌日爲第一班。亥子丑日爲第二班。寅卯辰日爲第三班。巳午未日爲第四班。 ⊘是應該。 ⊙音癡是捶擊舊制五刑有笞刑。 ⊙是放流舊刑法的一種。 ⊙是擅專；有自己作主的意思。

成吉思再說：『我的護衛散班，在在外千戶的上；護衛散班的家人，在在外百戶牌子的上。若在在外千戶與護衛散班，做同等相爭鬪呵，將在外的千戶，要罪過者。』

護衛散班
和在外千
戶爭鬪的
列罪

箭士侍衛
與廚官的
服務規則
宿衛的規
則和宿衛
的森嚴

成吉思再對輪班的官人說：『帶弓箭的散班及廚子人等，入班時白日裏各管自的職事，日落時帶弓箭的將弓箭，廚子將器皿，各分付與宿衛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抬湯後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事。日晚後繞宮前後往來行的人，宿衛的拏住，次日問者。宿衛的交替時分，付與符驗教入者。宿衛的夜間繞著宮，把門宿者。若夜裏有人入呵，將他頭打破，肩甲斫斷者。若有急事來說，先見宿衛，一同來帳房後說者，宿衛上面兩間，不許人行坐。宿衛數日，不許人問。違者將鞍馬衣服奪與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額勒只吉歹，[○]曾在宿衛上行，被宿衛的拏了過來。』

○就是在後定宗時率擄思蠻部征西的野里知吉帶。見定宗紀。

從老宿衛大散班等的美稱到蒙力克父子的氣勢消滅

宿衛的
振

成吉思說：『你宿衛的於大雨雪的夜裏，或晴明的夜裏，或敵人紛擾廝殺的夜裏，在我帳房周圍宿衛，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緊急事，不曾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裏坐了。如今將我這吉祥至誠的宿衛，教呼作老宿衛的者。翰哥列扯兒必入班的七十個散班，教呼作火班散者。阿兒孩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孫帖額等帶弓箭的教呼作大帶弓箭的者。』

九十五千戶內，選揀的人，做我貼身的萬護衛。久後我子孫將這護衛的想著，如我遺念一般，好生抬舉，休教懷怨，福神般看著。』

成吉思再說：『內裏的扯兒必官，并放頭口○的，宿衛的知料者。內裏的

宿衛兼掌
雜務

宿衛不許
擅出

宿衛的陪
審

房子，車兩，旄纛，生熟飲食，器皿等物，宿衛的提調者。若有缺少，只問他要。凡給散衣食，①不得宿衛的言語，休給散者；若給散時，必自他始。凡內裏有人出入，宿衛的整治者，把門的貼門立者，門內二人管酒局者，②管營盤的於宿衛人的選充者，圍獵時共圍獵車前留一半者。』

①牧駱駝的和牧羊的。

②掌內府供衣服的。

③掌酒的。

成吉思再說：『我不出征，宿衛的亦不許出征。若有違者，起軍的頭目有罪。宿衛的不著他出征，只因他常護衛我，圍獵時跟隨我。平日又管收拾車輛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複了他，不許他出征。』

太祖再說：『宿衛的內，教人與失吉忽秃忽一同斷事者。①凡衣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給散者，官驢馬內，教收拾駝網索者，宿衛的同扯兒賓。②給散段匹者。凡下營時，教帶弓箭的散班，與也孫帖額帶弓箭的，於帳殿右邊行；不合等散班於帳殿左邊行；阿兒孩的勇士，於帳殿前面行；宿衛的管帳房車兩，於

帳殿根前左右行。衆護衛散班，并內裏家人等，朵歹扯兒必管著，常在帳殿根前行者。」

○斷，去聲，音鍛。是決斷。斷事官秩三品，掌刑政。○就是扯兒必。

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惕。○種，其主阿兒思蘭。○即投降了。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

○種族名。其地當在如今伊犁的西南。前文有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句。此因追古出魯克而征合兒魯。○譯言是獅子。此合兒魯主取獅子的意思來做名。

太祖又命速別額台追脫黑脫阿子忽禿。○赤老溫等。○追至垂河，將忽禿等窮絕。○了回來。

○前文或作忽都，或作忽都合勒，是一人。○前文或作赤刺溫。○逃無可逃叫窮。絕是滅絕。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克追至撒里黑崑地面。○將古出魯克窮絕了回來。○古出魯克既奪遼國，時在喀什噶爾，者別軍未至先遁，將入巴達克山，爲者別追殺於撒里黑庫

合兒魯兀惕的降附

麓兒乞的滅絕的勳

古出魯克的勳滅

委吾種的
降使

命拙赤北
伐忽都合
別斡刺降
附斡思和
秃巴思
乞降
種必附
失必附
南林民
的附功
的附功

里山。按撒里黑崑地面就在撒里黑庫里山。

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刺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呵，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

○是委兀的異譯。 ○太祖女。

兔兒年，成吉思命拙赤領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合引路。斡赤刺種的忽都合別乞，比萬斡亦刺種先來歸附。就引拙赤去征萬斡亦刺，入至失黑惕地面，斡赤刺，秃巴思諸種都投降了。至萬乞兒吉思種處，其官人也迪，亦納勒等也歸附了。將白海青白驢馬黑貂鼠來拜見拙赤。自失必兒等種以南林木中百姓，拙赤都收捕了。遂領著乞兒吉思萬

戶千戶，并林木中百姓的官人，將著海青驕馬貂鼠等物，回來拜見成吉思。成吉思以幹亦刺種的忽禿阿別乞④先來歸附，將扯扯亦堅名⑤的女子，與了他的子亦納勒赤。將拙赤的女豁雷罕與了亦納勒赤的兄將阿刺合⑥名的女子與了汪古種，卻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馬生受，將他林木中百姓都歸附了。我賞與你百姓。』

①丁卯，宋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元太祖二年（一二〇七）時成吉思四十六歲。②是阿爾泰山

以北近額爾齊斯河一帶林木內的百姓。③不合，是木華黎的弟。木華黎世居幹難河東，與林木

中百姓爲鄰。太祖以不合必熟悉林木中的途徑，故令引路。④是幹亦刺部長。幹亦刺是林木中

百姓的一種。⑤就是幹亦刺。考元史本紀無萬字。一說蒙古稱萬數叫禿綿，禿綿是衆多的意思，

萬幹亦刺當是衆幹亦刺。⑥色楞格河的北源，幹亦刺的南境。⑦林木中百姓的一種。⑧萬

是衆。此種族類甚多，故冠以萬字。乞兒吉思地，在金山以北近謙河一帶。⑨是一種名貴的鷹。

⑩種族名。失必是鮮卑的對音。一說失必是西北二字的對音，稱鮮卑遺族叫西北。⑪上文作忽。

命字羅
勒征伐
里馬惕
種字羅
勒殺朵
兒伯朵
申復禿
馬惕種

都阿別乞。②公主表不載。③成吉思皇帝有女七人，二公主叫阿刺合。

再命孛羅忽勒①征豁里禿馬惕種②其官人歹都禿勒③已死，其妻孛脫灰塔兒渾管著百姓。孛羅忽勒到時，令三人於大軍前行，至日晚入深林徑路間，不覺他哨望的人自後至，將路截了，殺了孛羅忽勒。太祖聞之大怒，欲親征。孛斡兒出、木合里諫止。別命朵兒伯朵、黑申再去征。朵兒伯朵、黑申嚴整軍馬，於先行的把截處虛張聲勢，卻從忽刺安不合④獸行的小徑行去。又恐軍人畏惡不行，令人各背條子十根，若不行的，用此懲戒。每人又各將帶鑿⑤斧、鋸、鑿等器，將當路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視禿馬惕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大軍直進，彼中不想卒到，⑥就筵席間擄了。

①前文忽作兀。②林木中百姓的一種。前拙赤北伐時，已經降附，至太祖卽位的十二年，復叛；故再命將征伐。③禿馬惕部主。④是紅柳的意思。獸行小徑，無可爲名，特指紅柳爲標記，猶言紅柳樹間不通人行的路。⑤音奔是平木器。⑥卒同猝。是匆遽。

被擄二將
的救還和
賜三將的
賞

母與子
的百姓的
分配

在先豁兒赤官人忽都合，別乞二人，被禿馬惕拏住，在孛脫灰塔兒渾處。其二人被拏的緣故，因太祖許豁兒赤娶三十妻，豁兒赤知禿馬惕女子生得美，要娶三十個，致那百姓反了，將他拏住。太祖得知，因忽都合，別乞知林木中百姓動靜，所以使他去，也被他拏了。既收捕了禿馬惕後，賞與了孛羅兀勒一分禿馬惕的百姓，與了豁兒赤三十個禿馬惕的女子。忽都合別乞處與了孛脫灰塔兒渾。

○孛羅兀勒有子脫歡襲職，故可賞以百姓。

太祖將百姓分與了母親，及弟與諸子說：『共立國的是母親，兒子中最長是拙赤，諸弟中最小是斡惕赤斤。○母親并斡惕赤斤處共與了一萬百姓，母親嫌少，不曾做聲。兒子拙赤處與了九千，察阿歹○處與了八千，斡歌歹○處與了五千，拖雷○處與了五千，弟合撒兒○處與了四千，阿勒赤歹○處與了二千，別勒古台○處與了一千五百。』

○烈祖神元皇帝有五子，別勒古台最小。太祖說諸弟中最小是斡惕赤斤，當是就同母四人而言。

○太祖次子。○就是太宗英文皇帝。○就是睿宗皇帝。世祖皇帝忽必烈的父。○烈祖神元

皇帝的次子。○太祖親姪。此阿勒赤歹與前文九卷的阿勒赤歹當是兩人，此爲太祖親屬，彼是

亦魯該親人。○太祖異母弟。

有叔父答阿兒台，○因先曾從王罕，太祖欲要廢○他。孛斡兒出等三人對太祖說：『自的家自壞，如自的火自滅一般。你的父親遺念，只留得這個叔父，怎忍廢他。他既不省事，你可想著你父親休絕了。』於是太祖心下辛酸，應許著，怒遂息了。

○就是把兒壇第四子答里台斡赤斤。○是殺。

太祖於訶額侖母親并斡惕赤斤處，與了一萬百姓，委付了古出等四個官人。拙赤處，委付了忽難等三個官人。察阿歹處，委付了合刺察兒等三個官人。又說察阿歹性剛，子細教闊客搨思。○早晚根前說話者。斡歌歹處，委付了

亦魯^①等二人拖雷處委付了哲歹^②等二人，合撒兒處委付了者卜客^③，阿勒赤歹處委付了察兀兒孩^④。

①就是闊闊搠思。②就是前文的亦魯該。③前文或作哲台，或作者歹。④帖列格禿第三子。

木華黎的叔父。⑤者勒蔑的弟，前文或作察忽兒罕。

晃豁塔歹^①種的蒙力克有七子，第四子名闊闊出爲巫，喚做帖卜騰格理。其兄弟七人比惡，^②將太祖弟合撒兒打了，來見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閒，說你平日說人不能敵，如何卻被他打，於是合撒兒垂淚起去，三日不見太祖。帖卜騰格理來說：「長生天的聖旨神來告說，」一次教帖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合撒兒去了，事未可知。」太祖聽了這話，那夜就去拏合撒兒。有古出等將這緣故，對太祖母親訶額侖說，訶額侖用白駝駕車，連夜起行。日出時到合撒兒處，正見太祖將合撒兒衣袖拴住，去了冠帶，問的中間，見母親到，好生驚恐。母親怒下車，將合撒兒解了，與了冠帶，盛怒盤坐，^③出

合撒兒被
打於晃
塔歹帖
騰格理
識言太
識性太
見母性
愧懼後
的及的

帖下騰格
的傷赤斤
兒的泣訴
帖兀真字

兩乳置膝上，問道：『您見了麼？這是您喫的乳。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初你小時，曾喫了我這一個乳。合赤溫幹惕赤斤兩個喫不了這一個乳。惟合撒兒將我這二乳都喫了，使我胸中寬快。爲那般，所以帖木真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敵人已盡絕，不用他了。』太祖見母親怒息了，卻說：『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說罷，遂退。後太祖不教母親知，將合撒兒百姓奪去，止與了一千四百。後訶額侖得知，心內憂悶，所以早老了。④合撒兒處初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巴兒忽真地面⑤去了。

①就是晃裕壇氏其先出於抄真幹兒帖該的子晃裕壇。②比音卑，去聲。是阿黨。比惡，是朋比爲

惡。③是盤膝而坐。④老是卒。早老，是早卒。⑤就是如今俄羅斯的巴爾古錫穆和屯。在尼布

楚城西北約七百餘里。

在後有九等言語的人，都聚在帖卜騰格里處，多如太祖處聚的人。有幹惕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幹惕赤斤使莎豁兒去取，被帖卜騰格里打了，韃著

夫人
的憤
恨帖
下
的慘
死格
理的

馬鞍在他身上回來。次日斡惕赤斤自去，其兄弟七人圍著說：『你如何敢差人來取百姓。』欲要捶打，斡惕赤斤恐懼說：『我不當差人。』他說你既不是，當伏罪，令於後面跪了。斡惕赤斤於次日清早，太祖未起時，入去跪著，說這緣故。說罷哭了。太祖未言中間，孛兒帖兀真夫人 欠伸，用被遮了胸，垂淚著說：『他是如何的，晃豁壇在前將合撒兒打了。如今又要斡惕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見在，他尚將你檜柏般長成的弟每殘害；久後你老了，如亂麻羣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兒子每管？』說罷哭了。太祖對斡惕赤斤說：『帖卜騰格理，如今來時由你。』於是斡惕赤斤起身去，準備了三個力士。少頃蒙力克領著七子來。帖卜騰格里至酒局西邊，纔坐，斡惕赤斤將他衣領擎住，說：『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與你比試。』斡惕赤斤擎向外去，中間，帖卜騰格理帽落於火盆邊，其父拾起嗅了，置於懷中。太祖說：『您出去鬪氣力。』擎著出時，門限外原準備的三個力士，迎著擎了。將他脊骨折斷，棄於左邊車

帖卜屍體
的失蹤太
祖實屬蒙
力克

梢頭。幹惕赤斤卻入去說：『帖卜騰格理昨日要我伏罪，今日纔與他比試，卻臥著了，推辭不肯起，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其父蒙力克覺了，垂淚說：『我自皇帝未起創^⑤之先，做伴當到今日。』纔說中間，六子便塞著門，圍著火盆立，掙起衣袖。太祖驚起說：『教躲了，我出去。』說罷出立。帶弓箭的散班圍著立了。太祖見帖卜騰格理已死，使人用帳房遮了死尸，便起營去了。

○音箠。是打。○兀真就是夫人。此嫌蒙古語未顯，故更用漢語夫人二字。○欠，是張口舒氣。伸是伸腰展肢。人在氣乏的時候就要欠；體疲的時候就要伸。○音啾。是互扭。○是起基創業的意思。

帖卜騰格理死尸遮的帳房，門與天窗，初皆壓蓋了，令人看守。至第三日將曉，天窗開著，死尸自出去了。審視果然。太祖說：『帖卜騰格理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讒譖的上頭，天不愛他，連他身命都將去了。』遂怪責蒙力克道：『自的子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

你與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每一例廢了來。』又說：『若早間說的話，晚夕改了。晚間說的話，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說呵羞恥，因在先說定免你死有來罷。』怒遂息了。自帖卜騰格理死後，蒙力克父子每的氣勢，遂消滅了。

①是一樣。是帖卜騰格理志不在小，要和太祖處於同等地位的意思。

征伐金國

在後羊兒年，^①成吉思征金國，^②先取了撫州；^③經過野狐嶺，^④又取宣德府。^⑤使者別古亦古捏克二人做頭哨。至居庸關，^⑥見守禦的堅固，者別說可誘戰，於是把軍馬伴^⑦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軍馬追襲。至宣德府山嘴上，^⑧者別卻翻回衝著，將金國陸續^⑨來的軍馬殺敗。成吉思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真^⑩等緊要軍馬都勝了。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木般堆著。者別將居庸關取了。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⑪下了營，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⑫教者別攻取東昌，^⑬不克。回了六宿，卻翻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間，將東昌取了。

○辛未，宋寧宗嘉定四年，金衛紹王大安三年，元太祖六年（一一二一）時成吉思五十歲。○時金主爲衛紹王；世宗第七子。大安三年四月，太祖往征。○今張家口的西北。○亦作也乎嶺。

又作扼胡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

⑤金爲宣德州，元初爲宣寧府，中統四年改宣德府。據此，太祖取宣德時，尙未升爲府。這是明人翻譯時，書中統後地名。按宣德府就是如今直隸省的宣化道治。○在如今直隸省昌平縣西北。

⑥是詐。○音（ㄆㄨㄣˋ）形勢尖銳向外的，叫做嘴。○相連不斷的意思。○金國有契丹軍、女

真軍。○在居庸關內。○攷金元無北平郡。北平等郡，元本紀作雲內、東勝、武朔等州。○金時

隸名大府，領六縣。

者別取了東昌回來，與成吉思相合。初北平被攻時，金王京丞相○對金主○說：『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到了。達達每好強盛，將咱勇猛的軍馬殺絕，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若再與他廝殺不勝呵，只恐軍馬就潰散了。莫若且歸附了達達皇帝，教他退軍。若退了軍時，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又聽

太祖九年
旋甲戌的凱

征合申合
申願以駱
駱進貢

得說達達軍馬不宜水土，見生瘟病。如今達達皇帝跟前，與他女子，金銀，段匹，試看從也不從。」

○時丞相爲高琪。

○至寧元年八月，金主衛紹王被弑，豐王珣立，是爲宣宗。乞和時的金主，就是

宣宗。

金主說：『王京說得是。』遂歸附了成吉思將公主○及金銀，段匹等物。教王京送與了成吉思，遂將攻城軍馬退了。王京親送至莫州，○撫州山嘴行辭回了。軍人將金銀等物，用熟絹拴定，儘力馱去了。

○衛紹王公主，歸太祖皇帝，是爲公主皇后。○今直隸省任丘縣境。

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將女子名察合的獻與成吉思，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駱駝，毛段子，鷹鷂，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送將

來了。

○就是西夏。○就是夏主李安全的蕃名。○卒同猝。

成吉思那一次征進，金主歸附了，多得了段匹。合申主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營了。

○在杭愛山麓。

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於宋，被金家阻當了。以此成吉思狗兒○年再征金國。成吉思要自取潼關，○命者別攻居庸關。金主聞知，命亦列等三人領兵守關，以忽刺安迭格列軍人^④做頭鋒把住關。成吉思至關，見金兵大至，與他對敵，金兵稍退。拖雷古出二人橫衝其陣，金忽刺安迭格列軍並亦列等軍大敗，殺人滿野。金主聞知，遷都汴梁。^⑤其餘金兵困餓，人皆相食。成吉思歸以拖雷古出二人有功，都賞賜了。

○甲戌，宋寧宗嘉定七年。金宣宗貞祐二年（一二一四）。時太祖九年，五十三歲。○在陝西省，屬

一出征降
服二國

太祖九年
甲戌再征
金國

太祖駐蹕
失刺客額
者別破居
庸關合答
留守中都
失吉忽禿
忽的廉潔

金主以子
入質合嫩

關中道。①是遼姓耶律的對音。這是遼將的姓。②就是女真軍。③今河南省的開封縣。

成吉思至北平。①失刺客額。②地面時，者別已得了居庸關，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命其臣合答留守燕京。③成吉思命汪古兒等三人往收其府庫，計其金帛數目。金臣合答將金帛等物來獻與汪古兒等。失吉忽禿忽說：『昔者中都。④金帛皆屬金主。如今中都金帛，已屬成吉思，如何敢擅取？』遂卻其獻。獨汪古兒、阿兒孩、合撒兒受其獻。及事畢歸，成吉思問三人曾受獻否？失吉忽禿忽具陳前言。成吉思責讓。⑤汪古兒賞賜，失吉忽禿忽說：汝可與我做耳目。

①就是京師。②就是京師西南四十里的黃村。按失刺，蒙古語是黃。客額兒，蒙古語是平地。③就是北京。④太祖十年克燕京，初為燕京路總管大興府；後世祖改中都，大興府仍舊。此中都當是未改大都路以前的名稱。⑤是賈。

金主至汴梁，稽首。①歸附於成吉思。仍令其子騰格里。②領百人入侍。於

兒東塔和
從合撒兒
的三將

征伐西域
的起始也
遼太祖議
納祖赤嘉
怒和赤嘉
的思和嘉
的調和嘉
的調和嘉

是成吉思自北平經居庸關回，命合撒兒領右手軍沿海自大寧^③經過女真。^④若便歸附，即緣彼中邊郡，經活刺，^⑤納活，^⑥二江沂討活兒河^⑦回營，不然即縱兵勦捕。合撒兒同主兒扯歹脫倫三人至大寧，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其餘城池，悉來歸附，遂沂討活兒河回舊營了。

①下拜頭至地叫稽首。稽，音啓。

②是金主珣太子守忠的番名。

③路名。金北京路大定府大定

縣地。

④古肅慎地。元時爲金鼻祖的部落。

⑤今松花江。

⑥今嫩江，源出大興安嶺，南流迤東

會松花江而入混同江。

⑦今洮兒河，源出內興安山，東南流與嫩江合。

其後太祖征回回，爲其殺使臣兀忽納等百人。臨行時，也遂夫人說：『皇帝涉歷山川，遠去征戰，若一日倘有諱，^①四子內命誰爲主？可令衆人先知。』太祖說：『也遂說的是。這等言語，兄弟兒子并孛斡兒出等皆不曾提說，我也忘了。』於是問拙赤：『我子內你是最長的，說甚麼？』拙赤未對。察阿歹說：『父親問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篋兒乞種帶來的，^②俺如何教他管。』纔說

察阿歹和
拙赤的分
讓諸子推
封的端分
拖雷與衛
的表示

罷，拙赤起身將察阿歹衣領擎住說：『父親不會分揀，你敢如此說。你除剛硬，再有何技能。我與你賽射遠，你若勝我時，便將我大指剝去。我與你賽相搏，你若勝我時，倒了處再不起。』說了。兄弟各將衣領擎著。李幹兒出，木合里二人勸解。太祖默坐間，有闊闊搠思說：『察阿歹你爲甚忙？皇帝見指望。』你當您未生時，天下擾擾，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不幸被擄。若你如此說，豈不傷著你母的心。你父初立國時，與你母親一同辛苦將您兒子每養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這等賢明，你如何可這般說。』

○一若是死的意思。

○李兒帖被篋兒乞擄去以配赤勒格兒，所以誣爲篋兒乞所生。

○音朵。

是斫。

○是心上希冀。

太祖說：『如何將拙赤那般說？我子中他最長，今後不可如此說。』察阿歹微笑著說：『拙赤的氣力技能，也不用爭。諸子中我與拙赤最長，願與父親並出氣力。若有躲避的，就便殺了。幹歌歹敦厚，可奉教訓。』於是太祖再問拙

赤「如何說。」拙赤說：「察阿歹已說了，俺二人並出氣力，教斡歌歹承繼者。」太祖說：「你二人不必並行，天下地面儘闊，教你各守封國。你二人說的言語，各要依著。休令人恥笑。如在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將自說的言語違了，後如何了來？如今他子孫見在，教隨您每以爲鑑戒。」又問斡歌歹「如何說。」斡歌歹說：「父親恩賜教說，我難說自己不能。儘力謹慎行將去。只恐後世子孫不才，不能承繼。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說：「斡歌歹既如此說，中也者。」又問拖雷「如何說。」拖雷說：「父親指名說的，兄跟前忘了提說，睡著時喚醒，差去征戰時卽行。」太祖說：「是。」又說：「合撒兒、阿勒赤歹、斡惕赤斤、別勒、古台、四個弟的位子裏，他的子孫各教一人管的。我位子裏，教一箇子管。我言語不差，不許違了。若斡歌歹的子孫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孫每，豈都不生一箇好的？」

○是太祖弟合赤溫的子。合赤溫是時已歿，封阿勒赤歹爲後，所以亦呼爲弟。

唐兀惕
沙敢和
大言不
的阿

翰惕斤
夫守從
者別人
將忽派
脫察吉
愈合失
北申河
戰爭太
命巴勒
札刺勒
等別勒
速者勒
的賞賜
脫忽察
的實嗣
兒和

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說：『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氣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不如何敢這般說。將我這軍馬逕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護回回處回來時，却去征他。』

○時西夏主爲李遵頊。

兔兒年，太祖去征回回。命弟翰惕赤斤居守。以夫人忽闌從行。命者別做頭哨。速別額台做者別後援。脫忽察兒做速別額台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太祖到時卻夾攻。者別如命。從篋力克王城。邊經過，不會動他百姓。至第三次，脫忽察兒經過，搶了百姓的田禾。篋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刺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斫殺。太祖命失吉忽秃忽做頭哨，與札刺勒丁對陣，敗了。將追及太祖處，者別等三人自札刺勒丁後至，將札

刺勒丁勝了。欲入不合兒城④不得，直追至申河，⑤軍馬溺死者殆盡。獨札刺勒丁與篋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⑥至子母河⑦巴魯安客額兒⑧地面下了營。命巴刺追札刺勒丁等。以者別、速別額台兩人有功，賞賜了。以脫忽察兒違令，欲廢了，後不曾。只重責罰，不許管軍。

①己卯，宋寧宗嘉定十二年，金宗宗興定三年，元太祖十四年（一二一九）時太祖五十八歲。

②在阿富汗西北阿母河西。③是封號。④今布哈爾，城在阿母河北。⑤就是如今的印度河。

⑥今巴克達山地。⑦是巴魯安南面的小河。⑧是巴魯安川邊地，地以川得名。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①至兀籠格赤城②下營。命拖雷往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籠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

①今阿母河；元人渡河處，在布爾哈東南，阿富汗北。②就是基窪國都北三百二十里的烏爾根

齊城。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刺兒等城，^①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山，^②嶺處過夏了，就等候巴刺。差人去對拖雷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拖雷已取了亦魯等城，^③正攻出黑扯連城，^④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相合。

^①宋之兀都刺兒城，在延安府南三百二十里。^②在阿富汗東北昆都斯與巴達克山交界處，是黃河發源的地方。^③亦魯城，是阿富汗西北要地。^④在波斯東北境。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木合里等說：『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城池及分要的儿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護，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衆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般怒。兒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教他謹慎，可以著他來見。』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來見。太祖依舊怪責，三子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晃孩、晃塔合兒、擲兒馬罕，^①等三人向前說：『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鷂一般，方纔出征，如此怪責，恐向後學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

皆是敵人，將俺如西番狗般使去。天若祐護，將敵人勝了，凡金銀匹帛都將來獻。」又說：「這西邊有巴黑塔惕種的百姓合里伯王，可命那裏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晃孩、晃塔合兒二人，命搠兒馬罕征合里伯王去了。

○後文亦作綽兒馬罕。○地在土耳其其東部體格里幼法拉兩河的中間，是回教祖國。○「合

里伯」亦作「合里法」，是回人大教師尊號；回人大教師就兼國王，所以叫做合里伯王。

再欣都思種、巴黑塔惕種兩間，有阿魯等種，命朶兒伯朶黑申去征進。

○今印度。○地在印度河西。

再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迤北康隣等十一部落。○渡亦的勒。○札牙黑。

二水，直至乞瓦兒綿客、兒綿等城。

○一康鄰。二乞卜察兀惕種。三巴只吉惕種。四斡羅速惕種。五馬札刺惕種。六阿速惕種。七撒連惕種。八薛兒客速惕種。九客失米兒種。十刺兒種。十一刺刺勒種。○水石，就是烏拉河。○就是

朶兒伯朶
黑申出征

速別額台
出征

回回父子
二人來見
太祖

命巴刺勒
札勒丁
及斡力克
王太祖
凱旋大克

裏海北面的佛兒格河。④就是烏拉嶺東面的求綿城。⑤今俄國克雷木省會星飛洛普爾城。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鎮守。有姓忽魯木石，名牙刺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籠格赤城來見太祖。因其能知城池的緣故，遂命其子馬思忽惕與鎮守官，一同管不合兒等城。又命牙刺洼赤管北平。

①是忽魯謨斯國的宗族，故姓忽魯謨斯。這是譯字不同。②知地形的險易。

太祖征回回七年，③初命巴刺勒丁并斡力克王，追過申河，直至欣都思種地面，根尋不見。回來，卻將欣都思邊城百姓的駝羊都擄了。於是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④第七年雞兒年秋，⑤回到禿刺河黑林的舊營內。

①自十四年己卯至二十年乙酉。②在十九年甲申。③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金哀宗正大二年，（一二二五）太祖二十年，時六十四歲。

從唐兀惕最後的征伐到太宗十二年的大會

唐兀惕最後的征伐
 太祖使馬
 賈沙兀人
 謁阿沙兀
 惕問唐兀
 不阿沙兀
 的暴敢
 交戰

成吉思既住過冬，欲征唐兀惕，^①從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②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冬間，於阿兒不合地面^③圍獵。成吉思騎一匹紅沙馬，爲野馬所驚，成吉思墜馬跌傷。就于擲斡兒合惕地面^④下營。次日，也遂夫人對大王并衆官人說：『皇帝今夜好生發熱，您可商量。』於是大王并衆官人聚會。其中有脫論議說：『唐兀惕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時，再來攻取。』衆官人皆以爲是，奏知成吉思。成吉思說：『唐兀惕百姓見咱回去，必以我爲怯。且這裏養病，先差人去唐兀惕處，看他回甚麼話。』遂差人對唐兀惕主^⑤不兒罕說：『你會說要與咱做右手，及我征回回，你卻不

從，又將言譏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與你折證前言。」不兒罕說：「譏諷的言語我不曾說有。」阿沙敢不說：「是我說來。要與我廝殺時，你到賀蘭山^⑧來戰。要金銀緞疋時，你往西涼^⑨來取。」使臣回，將前言說與成吉思。成吉思說：「他說如此大話，咱如何可回？雖死呵，也去問他。長生天知者。」遂到賀蘭山將阿沙敢不敗了。走上山寨，咱軍將他能廝殺的男子，并馱馱等物，盡殺擄了。其餘百姓，縱各人所得來自要。

①二十一年丙戌，太祖以西夏納仇人桑昆亦刺合，及不遣質子，詔親征。②丙戌，宋理宗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元太祖二十一年（一二二六）六十四歲。③在河套外騰格里泊西北五十里

許。④在黃河北岸謨爾根嶺相近處。⑤是時夏主爲李睨。睨，音賢。⑥今甘肅省寧夏縣的西

面山有樹木，青白如駁馬，北人呼駁馬爲賀蘭，故得此名。⑦指甘肅省的甘州、涼州、肅州等地。

成吉思在雪山^①住夏，調軍去將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盡絕虜了。賞字幹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

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已前金主曾倚仗著他做近侍，將咱速速，○祖宗廢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他每來使喚者。』

○西域隨地皆雪山，此雪山是楚瑣山，風氣多冷，夏日常有積雪，所以叫雪山。○是朱里真三字併文；朱里真就是女真。○當作達達。

不兒罕的
降附和
殺脫倫的
恩賞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過兀刺孩城，○卻來攻打靈州。○城時唐兀惕主不兒罕將著金佛并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九九爲數來獻。成吉思下令門外行禮。行禮間，成吉思惡心[○]了。至第三日，將不兒罕改名失都兒忽，[○]命脫倫殺了。對脫倫說：『初征唐兀惕時，我因圍獵墜馬，你會愛惜我的身體來，提說要回。因敵人言語不遜，所以來征。蒙天祐助，將他取了。今有不兒罕將來的行宮并器皿，你將去者。』

○今喜峯口古北口以北。

○秘史蒙文作朵蔑兒該。西夏建都寧夏，靈州在其東南，名西平府，爲

唐兀揚的
太祖纘派
崩

太宗即位

當時重鎮，所以先攻。③是要嘔吐。④和下文改金主名爲小厮同一個意思。

成吉思既虜了唐兀揚百姓，殺其主不兒罕，滅其父母子孫。教但凡進飲食時，須要提說唐兀揚盡絕了。初因唐兀揚不踐言，所以兩次征進。至是回來，至豬兒年，成吉思崩後，將唐兀揚百姓多分與了他，遂夫人。

①就是李昫。②是實行所說的話。③丁亥，宋理宗寶慶三年，金哀宗正大四年，元太祖二十二年（一二二七）時六十六歲。④太祖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歲，丁亥年七月十二日死於闕爾

墨格依城。

成吉思既崩，鼠兒年，右手大王察阿歹，巴秃，左手大王斡赤斤同在內拖雷等，諸王駙馬，并萬戶千戶等，於客魯連河闊迭兀阿刺勒地行，大聚會著。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歹做皇帝。將成吉思原宿衛護的一萬人，并衆百姓每，就分付了。

①戊子，宋理宗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一二二八），時元太宗四十三歲。②是時已封西域。

③是太祖長子拙赤太子的長子。④是年拖雷監國，故稱在內。⑤在客魯連河的初源，大肯特山的東南。

再征巴黑
塔惕及四
方十一部
命各王長
子出征

斡歌歹既立，與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塔惕種的王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①征進去了，如今再教斡豁秃兒同蒙格秃②兩個做後援征去。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命速別額台進去了；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秃、不里③、古余克④、蒙格⑤等做後援征去。其諸王內教巴秃爲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戶，也都教長子出征。這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歹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歹謹慎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

①前文十一卷作撈兒馬罕，是一人。②與憲宗同名。又與前文蒙格秃乞顏同名。③察阿歹子。

④就是定宗貴由，是太宗的長子。⑤就是憲宗蒙哥，是拖雷的長子，世祖的兄。

斡歌歹皇帝再於兄察阿歹處商量將去，說：『皇帝父親的見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令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爲如何？』察阿歹說：『是。但老營內委付下好人著，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說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斡勒荅合兒留守老營。

兔兒年，○斡歌歹皇帝征金國，命者別爲頭哨，遂敗金兵。過居庸關，斡歌歹駐軍龍虎台，分命諸將攻取各處城池。斡歌歹忽得疾，昏憤。○失音。命師巫卜之，言乃金國山川之神，爲軍馬擄掠人民，毀壞城郭，以此爲崇。○許以人民財寶等物禳之，○卜之不從，其病愈重。惟以親人代之則可。疾少間，忽開眼索水飲。言說：『我怎生來？』其巫說：『此是金國山川之神爲崇，許以諸物禳之，皆不從，只要親人代之。』斡歌歹說：『如今我跟前有誰？』當有大王拖雷說：『洪福的父親將咱兄弟內選者，教你做了皇帝。今我在哥哥跟前，行，忘了的提說，睡著時喚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誰行提著說喚醒著？』多達達百

姓教誰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來。我又生的好，可以事神。師巫你咒說著。』其師巫取水咒說了。拖雷飲畢，略坐間，覺醉。說：『比及我醒時，將我孤兒寡婦抬舉教成立者，皇帝哥知也者。』說罷，出去，遂死了。其緣故是這般。

○元太宗三年，歲在辛卯。宋理宗紹定四年。金正天八年（一二三一），時太宗四十六歲。○是

昏迷心亂。憤音潰。○音粹。鬼神禍人叫祟。○是祭名。

斡歌歹既將金國窮絕了，名其主爲小廝，掠其金帛頭畜人口以歸。於汴梁、北平等處，立探馬赤。○以鎮守之，遂回至嶺北。○下了。

○是管軍的官。軍士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盡是國人，探馬赤軍是諸部族。○指和林等處，地在杭愛山北，所以叫嶺北。

綽兒馬罕征巴黑塔惕種，其種歸附了。斡歌歹以其地面與所產之物好，就令綽兒馬罕等爲探馬赤官，留鎮其地。令將所出金帛駝馬等物，每年進貢。

平定金國
立探馬赤

綽兒馬罕
征伐巴黑
塔惕女真
高麗的征
定

巴禿者
禿及不
里余
克二
無禮
的

再速別額台的後援巴禿大王等降其康里，乞卜察等三種，^①破其幹魯思種^②城，悉殺虜其人。惟阿速惕^③等城百姓虜得虜了，歸附得歸附了，立荅魯合臣^④探馬赤官鎮守而回。又在先女真、高麗^⑤處，曾命札刺亦兒台^⑥征進去，至是再命也速迭兒爲後援，征進了。就爲探馬赤以鎮其地。

① 尙有巴只吉種、合康里、乞上察爲三種。

② 就是西域的兀魯思部。

③ 額爾齊斯河西岸是康

里種。從此漸西，是爲阿速惕種。

④ 是理民事的官。

⑤ 就是如今的日屬朝鮮。

⑥ 太宗四年八

月，奉命征高麗，中流矢卒。

巴禿自乞卜察差使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的福蔭，將十
一種國土百姓都收捕了。因大軍將回，各人分離，會諸王做筵席。於內，我年長
些，先喫了一二盞。不里、古余克、兩個惱了，不曾筵會成，上馬去了。不里說：「巴
禿與我一般，^①如何先飲？他是有鬚的婦人，我腳後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說：
「他是帶弓箭的婦人，胸前教柴打他。」額勒只吉歹子合兒合孫說：「他後頭

接與他個木尾子。○」如此說了。爲俺每征了這異種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處。說間，被不里、古余克兩個這般說著，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

○巴秃是拙赤太子的子，不里是察合台太子的子，同一輩分，故云一般。○是吐蕃舊語，吐蕃重兵死，惡病終，臨陣敗北的，懸狐尾於其首，表其和狐一樣的懦弱。木尾子就是這個意思。

巴秃使臣既奏了，斡歌歹大怒，不教古余克拜見，說：「這下等的，聽誰的言語，敢將哥哥○毀置！捨了你，如棄一鳥卵。如今教去邊遠處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又說：「哈兒合孫學誰來，敢將俺親人○毀傷。罪本當殺。若殺了呵，人必說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不里是察阿歹兄的子，教巴秃對察阿歹兄處說將去。」

○巴秃是拙赤的子，謗巴秃，無異謗拙赤，拙赤是太宗的兄，故稱哥哥。○巴秃是太宗的皇姪，故稱親人。

忙該阿勒赤歹等的

太宗大怒

大王忙該○官人阿勒赤歹○等奏說：「成吉思曾有聖旨，野外的事，只

與勤太宗
的叱古余
克筆

魏衛制度
仍舊

與民休息
輸羊以濟
窮乏取馬
乳以供祀
事設倉庫

野外斷。家裏的事，只家裏斷。如今古余克的事，係野外的，事，只可委付巴秃自處治。』幹歌歹怒息，召古余克拜見，就責怪教訓說：『你征進去，去時將軍人都打徧，挫了威氣，你敢想幹魯思百姓。爲怕你一人投降了，敢把哥哥來做敵人般欺侮。我成吉思皇帝曾說：「人多則人懼，水深則人死。」如今速別額台前頭遮護著，你與衆人得了這幾個幹魯思種。你自己殺擺的蹄子，不曾直得逞。』好男子，初出門便惹是非。因忙該等勸諫，且罷。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合兒合孫去，只教巴秃斷者。不里行教對兄察阿歹知者。』

○就是憲宗皇帝蒙哥二字的對音。

○太祖弟合赤溫的子。

○是撐得直的意思。

幹歌歹皇帝，將成吉思時守衛的，並衆散班，各各職掌，照依舊制。從新再宣諭了一遍。

幹歌歹皇帝說：『我成吉思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教百姓每安寧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合行之事，與兄察阿歹處商議。『一，百姓羊羣裏，可每

分盤川
勒地方
勒股站
井設立
的察阿
贊助歹

年只出一個二歲羯羊做湯羊。每一百羊內，可只出一個羊，接濟本部落之窮乏者。一，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每於百姓處科斂，不便當。可教千戶每，每年出騾馬，^①并牧擠^②的人，其人馬以時常川交替。^③一，賞賜的金帛，器械，倉庫等，掌守的人，可教各處起人來看守。一，百姓行分與他地方，做營盤住，其分派之人，可於各千戶內，選人教做。一，川勒地面，先因無水，止有野獸，無人住。如今要散開百姓住坐，可教察乃、^④畏吾兒台、兩個，去踏驗，中做營盤的地方，教穿井者。一，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站赤。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這幾件事，因察乃、李勒合答兒對我提說，我想也可行。察阿歹兄知者。』察阿歹聽了這話，都道『是。』只依著這般行。再說：『站赤^⑤一節，我自這裏^⑥立起，迎著你立的站。』教巴秃自那裏立起，^⑦迎著我立的站。』說將來了。

①音課。是牝馬。

②是放牧擠乳。

③常常的不間斷叫常川。

④前文稱主兒扯歹親人。

⑤是

驛傳的譯名。

④察阿歹立國於波斯，這裏二字，就是指波斯。

⑤太祖十五年建都於和林；太宗

七年春，城和林，作萬安宮。你立的站，就是指和林的站。從波斯起站至和林，約在如今的伊犁相遇。

⑥巴忝征斡羅思土部落，其站起自斡羅思乞卜察等部。

斡歌歹皇帝於是將這事，又宣布於諸王駙馬等知道。其諸王駙馬等皆道便當，好生是。然後差人於各處起取上項羊馬，并守倉庫站赤等戶。所擺站赤，命阿刺淺脫忽察兒。①兩個整治。每一站，設馬夫二十人，內鋪馬，并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如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沒官。②

①前文十一卷征回回作速別額台後援。②就是沒收入官的略詞。

斡歌歹皇帝說：『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一件立了站赤；一件無水處教穿井；一件無各城池內立探馬赤鎮守了。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沈湎於酒；①一件聽信婦人言語；②取斡赤斤叔叔百姓女子；一件將有忠義的朶豁勒忽因私恨陰害了；一件將天生的野獸，恐走入

兄弟之國，築牆塞圍攔住，致有怨言。②

①是溺於酒。②帝雖御極，朝政猶出於六皇后，乃馬真氏；太宗婦言是用，於此可知。③蒙古行國，以射獵爲生，驟變城郭，很是不便，故百姓有怨言。

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關送額阿刺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一)

④參照本書緒論第四段「本書的作者」。

(附注)續集爲元太宗十二年漢北文臣無名氏以蒙古文委兀字續撰。明洪武十五年翰林侍講火原潔等漢字音譯旁語旁譯。